迴旋梯

第6屆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新詩組

散文組

小說組

目錄

序　4

小說組

個評/詹閔旭　10

個評/謝文賢　11

個評/林培雅　13

第 1 名　醫社系　尤辰芳／小人物　16

第 2 名　醫社系　莊子雄／誰是鬼？　46

第 3 名　醫化系　吳珮婕／前三十天　82

佳作　　職治系　張馨云／317-阿育　110

心理系　林佳琳／An/Pair　120

醫社系　林昕葦／一二零頁故事書　138

醫化系　吳珮婕／童話大屠殺　150

應外系　黃薇／夢魘　178

目錄

散文組

個評/黃文成　190

個評/葉連鵬　191

個評/賴鈺婷　192

第 1 名　牙醫系　陳弘倫／失憶　196

第 2 名　語聽系　李允甄／寂·距　206

第 3 名　牙醫系　郭子瑋／白頰黑雁　214

佳作　醫社系　鄭宇涵／山城散記　224

牙醫系　許湘苡／阿公的鐵牛車　232

牙醫系　許晉瑋／茶房　238

醫學系　陳柏翰／濃霧與時光　244

應外系　陳冠妤／關於重獲新生　252

目錄

新詩組

個評/李長青　262

個評/李皇誼　263

個評/曹昌堯　265

第 1 名　應外系　鍾庭恩／換季　268

第 2 名　牙醫系　蔡宇涵／眠羊　272

第 3 名　醫社系　林桓暄／能看見的，全都不見　276

佳作　語聽系　陳震／

文學強暴犯——致所有受傷但存活的靈魂　280

語聽系　陳震／失語症　284

語聽系　陳震／在你墜落之前　288

牙醫系　丘孟璇／如常　292

醫社系　林桓暄／老家　296

醫化系　吳珮婕／旅行　300

醫技系　劉怡靚／眠之境　304

牙醫系　林維廣／靈感　308

序

醫學大學的教育目標，除傳授學生醫療專業知識與技能，及實踐社會責任之外，更是重視培養學生的多元能力與素養，尤其是反思內省及同理關懷的能力。而在醫學人文教育課程中，通識人文與倫理思辨相關課程時常容易被學生忽視。隨著醫學教育的改革與倡議，學校積極響應，將醫學人文、敘事醫學和關懷同理等元素融入課程教學中，以拓展學生的視野和素養。

近年來，隨著網路和智慧手機的普及，許多學生偏愛使用簡化的文字表達方式，雖然這提升了溝通速度，卻削弱了他們的思考和表達能力。在這樣的背景與挑戰下，本校於 2018 年首次舉辦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徵文活動，開放多樣的書寫主題，旨在鼓勵學生參與，激發創作熱情，呈現文學的多樣性。透過徵文比賽引導學生重視文字價值，並推動校園文學創作風氣，同時利用寫作敘事，抒發情懷，呈現感動的故事和引人深思的典範，激發學生情感與思辨。學生可以靜心浸潤於文學漣漪中，在杏林裡體現人文關懷的感動，也能結合文學與醫學，使之成為堅持初衷並保持熱情與復原力的良方。

「迴旋梯文學獎」已歷第六屆，獲得學生積極的參與和支持，已

經成為學校的一項重要文化活動，也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展現醫學專業之外才華的平台。今年共收到 81 篇投稿作品，主題多樣，風格迥異，從奇幻到科幻，從親情到愛情，無一不精彩。每個文學創作作品，都深藏有一個獨特的人性故事，都有需要深思的人文議題。活動邀請了來自中部各大學文學相關系所的老師及知名作家擔任評審委員，公平公開地評定成績，並給予適切評語與建議。相信在學生未來的生涯裡，更能敏銳地察覺到杏林裡真實感動的生命故事，充滿著人生的智慧，值得園丁們去細細品味。這樣的活動與教育能使年輕學生更加懂得尊重人性，熱愛生命，並在面對過勞與倦怠時保持內心的堅韌與彈性，讓學生更能體驗到「病袍之下，是個真實的人」，並省思到「白袍之下，也是個真實的人」。

中山醫學大學　副校長

林俊哲　　**寫於２０２４·04·16**

小說

小人物／尤辰芳

誰是鬼？／莊子雄

前三十天／吳珮婕





317-阿育／張馨云

An/Pair／林佳琳

一二零頁故事書／林昕葦

童話大屠殺／吳珮婕

夢魘／黃薇

小說組　個評｜詹閔旭委員

這一次獲獎前三名作品的風格各異，關懷主題不盡相同，卻均已掌握小說佈局與人物塑造的基本功。

〈小人物〉把底層人物比喻為鼠輩，既寫出在社會邊緣垂死掙扎的困境，亦帶出同類相憐的溫情。小說一開始強烈的魔幻寫實風格更是讓人印象深刻，榮獲首獎殊榮。

第二名〈誰是鬼？〉在本次投稿的不少校園故事裡鶴立雞群。這篇小說雖然採用第一人稱，但它並未讓「我」現身說法，反倒透過主角與其他角色的互動，迂迴帶出「我」的經歷與痛苦掙扎。

榮獲第三名的〈前三十天〉原屬我個人心中第一名。這篇小說表面上談的是死亡倒數，實際卻著眼於疾病與陪伴。整篇小說的結構設計有趣，敘述帶有一種抒情又疏離的韻味，可讀性甚高，結尾更是神來一筆。除此之外，五名佳作亦有可觀之處，無論是懸疑恐怖、校園愛情、科幻推理，在在展現新一世代創作者大量汲取類型文學養分的痕跡，讓人耳目一新。

小說組　個評｜謝文賢委員

《小說的體質》

這次參與評選的小說作品總共有十二篇，以一個大專院校的校辦文學獎來說，數量並不算多，聽說獎金挺不錯，想來同學們大概都不缺錢。

這十二篇作品風格殊異，有奇幻、有科幻、有親情、有愛情、有帶著寫實風格的校園小說，也有強烈童話元素的同人風格小說，參賽者文字表現各有勝場，當然也都有可以改進的地方，不管如何，青春少作，讀起來總有一股生猛無懼的質地，這點是很好的。

說說其中幾篇。

〈阿育〉以一個女子單方面的思戀為題材，觀點非常聚焦，情節單一，更像散文一些。通篇帶著一股少女單戀的羞怯與執拗，酸酸甜甜，又苦苦的，引人惆悵，彷彿青春版的《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

〈童話大屠殺〉故事熱鬧有趣，有時下團體遊戲「狼人殺」的懸疑氛圍，借調了童話文本，藉由對於童話角色的諧仿，鋪排了情節的複雜性，這是一種借力使力的操作，提升了故事的閱讀樂趣與挑戰性，可惜是結尾處有點控制不下來，過於單薄而理所當然。

〈小人物〉是有小說意識的作品，開場「碰」的一聲，帶出閱讀張力，並且開啟了情節輪轉的動能。小說敘事者「我」、母親、

一隻他們欲除之而後快卻總是看不見的水溝鼠以及母親的寵物黃金鼠，乃至工廠老闆娘，幾個角色之間組合出一齣底層小人物生存與相殘的悲喜劇，作者善用對話經營戲劇感，角色之間隱隱然的象徵喻意也令人讚賞，這是文學手法，敘事者「我」在結尾的一句話，饒有深意，引人低迴。

〈誰是鬼？〉作者文字靈動活潑，文章帶著鮮明的個性，是寫故事的能手，開場便能經營出懸疑感，描寫弱勢女孩不落窠臼，角色情節的安排也很有思考，使用得很經濟，結構清楚完整，不浪費拖沓，會讓人想一口氣讀到結尾，是好看的小說。

說起來，小說的體質是虛構的，相較於紀實文類的確有其人其景其事，小說作者相對辛苦一些，在建構小說世界時，必須多方參考並憑空捏造出角色場景事件對話……等等諸多敘事元素，就像電影導演一般，一場戲如何經營得細膩巧妙，扣人心弦，引人入勝，讓(預期或非預期的)讀者欲罷不能地跟著故事角色走到最後，還能看見主題，內心有所領略，甚且帶來多層次的讀後感觸，那便是功夫。

就像有些人天生數字觀念好，確實有些人天生對於文字語感敏銳，但這是可以練習的，尤其是小說。

小說組　個評｜林培雅委員

本屆小說組投稿的作品都在水準之上，少數幾篇文筆頗佳，情境的營造、情感的書寫都頗為細膩，可惜過於平鋪直敘，寫法類似散文，缺乏故事情節的設計，因此成績較不理想，若能重新審視小說與散文的差異，調整寫作方式與技巧，相信可以創造出佳作，期待這幾位作者再接再厲，明年參賽能有亮眼的表現。

本屆有較高比例的參賽作品使用第一人稱的視角進行敘述，有些沒有拿捏得宜，造成許多瑕疵。第一人稱的視角需限縮在「我」所見、所感之內，因此我看不見、感受不到的事物是不能描寫的，若要描寫這些事物應採用第三人稱全知的視角；其次，「我」的人物特色、屬性、個性的設定也需清楚，講出來的話、做出的動作與反應，都須符合這些設定，如此人物的塑造才會成功。

這次得獎的前三名作品題材、風格都頗為不同。第一名的得獎作品「小人物」，描寫社會底層家庭謀生的困難，在工廠工作的女工，靠著微薄的工資與年邁的母親相依為命，母親腦出血昏迷送醫，突如其來的變故讓這個家庭陷入困境，所幸工廠老闆娘伸出援手，借一筆錢給女工支付醫藥費，然而母親最終仍離開人世。作者善用隱喻，用水溝鼠（貧窮、社會底層）與黃金鼠（生活無虞、得到寵愛與重視）作為對比，主角家庭位於社會底層如同水溝鼠的存在，陰暗、被人鄙視；母親豢養黃金鼠，象徵她們想藉養寵物提升自己的社會位階，成為一般人。最後水溝鼠被主角用黏鼠板捕捉，臨死前的失禁，不禁令人聯想到她母親倒在樓梯間的模樣，而水溝鼠的死亡，象徵著主角生活中的困頓、陰暗隨之消失，黃金鼠的存在則寄託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想望。小說以第一人稱敘述，主角為工廠女工，描述她的想法、感受的文字，不宜太多雕琢，以簡約、平

淡為宜。

第二名的得獎作品「誰是鬼」，描寫一位被雙親遺棄、被同學霸凌的學生，現實的處境讓她孤僻、難以融入群體，唯一的朋友是個謎樣的男孩，他猶如鬼魂，不斷出現與她對話；也猶如她幻想出來的人物，陪伴她度過艱難的人生。小說成功塑造出主角渴求親情、友情，但卻不斷被冷酷現實鞭打、傷痕累累，於是武裝自己，成為老師眼中桀驁難馴的問題學生，不斷在命運中浮沉、掙扎，甚至一度想放棄這殘缺、孤獨的生命，讀之頗令人感到悲傷、心酸、不捨。整篇文章的氣氛、情境營造頗佳。可惜敘述視角有點混亂，有時是第三人稱，有時是第一人稱，應該統一視角，這樣故事情節在推演時才會有條理，也更能觸發讀者的感受。

第三名的得獎作品「前三十天」與佳作「童話大屠殺」為同一位作者，兩篇作品題材、風格相異，足見作者寫作實力。「前三十天」描寫一位重憂鬱症患者在長期罹病之下，決定放棄生命選擇自殺，然而在結束生命的前三十天將進行生命的最後一次旅程，他穿梭在鄉間、都市，猶如渡假般悠閒自在享受人世間的美好，並且約到同樣有憂鬱症的網友，在知情的情況下，陪伴他渡過人生最後的旅程。網友的陪伴呈現出生命相濡以沫、情義相挺的溫暖與純厚，使得小說中沒有死亡的悲傷與絕望，反之有一股暖流與對生命的祝福、和解流淌在其中，然而這樣看似美好溫馨的過程仍改變不了主角自殺的決心，於是死亡帶有耽美與浪漫的味道。文中對於主角為何非自殺不可鋪陳不夠，而他的伴侶之後又選擇自殺陪伴他，這樣的安排讓生命變得有些兒戲、任性，破壞了自殺前三十天所呈現的美好與浪漫情境。



第一名　小人物|尤辰芳

得獎感言：

很開心能夠獲得評審的青睞！也謝謝學校舉辦迴旋梯文學獎，讓懷有寫作夢的大家有伸展之處。

人們的所見所聞囿於成長環境，我也是在實習後才拓展眼界。此篇小說便是綜合實習見聞所產出（人物皆為虛構）。

每個人的人生都有難題，在小人物的世界中，有限的資源使得他們陷入殘忍的困境，最後的水果便是最好的解釋。

小人物 ｜ 尤辰芳/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系

「碰」。

有什麼東西摔著了，聲音悶悶的，沒碎開，但肯定是壞了。是當作黃金鼠籠子的塑膠箱嗎？雖然牠平日裡跑滾輪還挺吵的，但畢竟是條生命，造孽造孽。

我握著黑棕掃把的手緊了緊，沒有去關心情況。沒辦法，現在實在走不開，眼下的戰役容不得絲毫分神。廚房流理臺下，那隻困獸還蜷在潮濕陰暗的深處，必須屏氣凝神，找準時機將對方一擊斃命。算起舊帳，這隻水溝鼠前後咬壞了我的零錢包一個、手機充電線兩條、拖鞋三隻，還挑釁般沿途留下糞便，這晚牠更是目中無人，在我和媽吃晚餐時登門而入，害得面前的滷肉飯頓時不香了，白費這次還多加了滷蛋，看到又灰又髒的老鼠誰還吃得下東西！

蹲了半晌，流理臺下還是沒有動靜。這隻水溝鼠挺謹慎，我的小腿都開始發酸了，牠竟然還是沒有要出來的意思。這股酸痛感在不斷向上延伸後變質為煩躁，我抬起掃把頭連續敲擊流理臺邊緣，等待著牠受驚後現身。這種與水溝鼠正面對決的方法實在沒效率又累人，也不是沒想過放置黏鼠板，但家中還有八十幾歲的老母親，總覺得她老人家可能會不小心踩到。

水溝鼠像是看穿計謀，依舊不為所動。見此招無用後，我一咬牙，決定使出殺手鐧，將掃把貼齊地面，從流理臺下的縫隙刺入，左右橫掃，霎時間蟑螂、葉菜殘渣與糾結成塊的灰塵翻滾而出，我忍著噁心，繼續向角落突刺。

沒有。沒有任何撞到實體的觸感，就好像續勢已久的一拳，驀然揮空。我方才分明看見水溝鼠躲進流理臺下了，怎麼可能會憑空消失？顱內嗡嗡作響，不甘有之，疑惑有之，正待收拾殘局，腦中靈光一現，方才那一響突然清晰起來。

我以為媽要拿東西來幫忙一同追捕水溝鼠，但媽現在卻還沒出現，難不成真是那隻水溝鼠在我眼皮子底下溜走，媽看見後才拿東西砸過去？

眼下也只有這種可能了。我將汙穢胡亂掃到角落後旋身退出廚房，十坪的鐵皮屋沒有什麼可藏的，視線掃過置物櫃，架上大大小小的物品仍在老位置上，而媽的身影卻沒見著半分。

水溝鼠與媽皆憑空消失了。我撓了撓頭皮，看向通往上層的樓梯，樓梯深處猶如黑洞般要將人吸入，我切上開關後未等燈亮便拾級而上，正要登上中間平台時，露出一截的灰白毛髮阻擋去路，藉一樓燈火，朦朧光影下雖不能看清全貌，但仍能辨認出是隻仰躺著的哺乳類動物，手與腿違背自然的扭曲姿勢看了讓人冒出一身雞皮疙瘩。

可是媽年老體衰，睡覺、沐浴等生活起居都在一樓安頓，二樓只有我的房間，媽有事時也會喊我下來，平時不會上樓的。

遲來的燈光乍地揭曉答案，過於清晰的輪廓斥退所有試圖遮蔽事實的藉口，所有驚疑在此刻凝聚成喉間爆發的一聲：「媽！」

「從 CT 檢查結果來看，你媽媽是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

目前 GCS 只有 4 分，她年紀也算很大了，醒來的機率很低喔……」

從上救護車到做完一系列檢查，一路彷彿踩在棉花上，搖搖晃晃，好像隨時都會失足墜落。我對醫生的話一知半解，不過現在倒是清楚知道一件事：「求求你，無論如何都要救她。」

醫生點頭後，媽很快便被送進神經外科加護病房，而我則像是被送進霧靄籠罩的迷宮，無法確定方向，甚至連出口是否存在都不知。

在迷霧裡闖了一整晚，掏出手機要查資料時，指尖卻懸空在螢幕上方，遲遲無法按下。我無發拼湊出醫生說了哪些英文與專業名詞，最後只好在搜尋欄上打「老人跌下樓梯」、「老人撞到頭」等關鍵字，看一眼出現的結果後，嚇到差點把手機丟了。一夜輾轉翻覆，才入眠不久就被晨光喚醒，起床洗漱後，經過樓梯的中間平台時分明沒有任何東西，下意識仍貼著牆走過。

早上八點，我準時坐在口罩工廠內的塑膠椅上，如同以往，伴隨著機器轟鳴聲將口罩檢查後包裝，手中的工作未曾停下，但心中卻隱隱浮現憂慮。隨著疫情趨緩與政策轉向，與我們同樣生產口罩的工廠近期不是大幅裁員就是倒閉，上層雖然沒有說話，但沒有任何動作反而像是暴風雨前的寧靜。我們兩人的生活只靠這一份工作支撐，扣掉房租後幾乎入不敷出，現在媽又因跌倒而住院，我得要再更努力才行，必須要比之前更加積極，讓老闆娘覺得我是位好員工。

我手上動作又快了幾分，回到此前口罩需求量全盛時期的速度，其他作業員瞧了過來，她們的速度似乎也在默默加快。太沉浸於自己的世界，以致於手機的震動都如此嚇人，我咳嗽了幾聲

掩飾，藉著上廁所的名義，小跑步到外頭。

「您好，我是醫院的護理師，請問妳明天可以到醫院決定手術醫材和簽同意書嗎？」

我倒抽了口氣，果然是醫院打來的，連忙回：「好好好。」掛完電話後，我才想起老闆娘說最近有筆訂單快到期了，要我們把平日和週末的行程都排開到工廠加班。

下班前，我特意排在領薪水隊伍的最末端，心中不斷排練著明天要請假的台詞，輪到我時，才發現老闆娘眉頭緊皺，平時會對我們說的「辛苦了」、「再加油」之類的這次什麼都沒說。

「怎麼站著不走？」中年發福的老闆娘雙手環在胸前，即便是以坐姿微仰著頭看過來，那銳利的眼神也如豹般凝視獵物。

「那個.....老闆娘，我明天需要辦一些事情，要、要請假。」當話說出來時，我才發現聲音是顫抖的。

「蛤？」老闆娘口氣下沉幾分，震得我全身僵硬。「妳知道現在工廠在趕工嗎？」

我咬住下唇，點點頭。正欲解釋時，老闆娘的手機響了，她說話的語氣一百八十度大轉變，變得嬌柔又客氣，應是重要客戶。電話中，老闆娘信誓旦旦立下諸多保證，當她再度看向我時，眼神堅決，對我搖搖頭。

這是我有史以來做過最大膽的事。

翌日十一點，去廁所這個藉口屢試不爽，我從工廠偷溜去出來，趕上醫院加護病房探病時間。

醫師對各類醫材的好處、價格仔細說明，過程中我不斷點

頭，盡量使自己看上去冷靜，不表現出被價格嚇壞的樣子。做最終決定時，我不發一語，因為也不需要討論，我全部勾選了健保有給付的項目。放下筆後的手在微微發抖，分明再貴個幾萬，媽在手術上會更安全，日後也會恢復得更快，可是即便用最便宜的手術方案都不能保證能和親朋好友借到這個數目，遑論再往上疊加。

探病時間還剩一會兒，我耷拉著頭來到媽的床邊，這是我從媽出事後第一次看見她的模樣，各式管線覆蓋她本就佝僂嬌小的身軀。

「媽。」

無論在家中何處，只要喊媽一定都會得到回覆，而媽似乎也很喜歡被呼喚，每次都會回應：「什麼事呀？」

「媽，妳放心做手術，妳的黃金鼠我會照顧好，做完手術後要快點醒來喔！」

媽毫無動靜，只有儀器運作響聲填充空白，這招失靈了。

「小姐妳好，我是醫院的社工。」外人的聲音驀地打斷感傷，循著聲源望去，是一名穿著白袍的女生。「醫療團隊擔心妳有經濟上的壓力，所以讓我來關心情況。」

一聽到經濟，我錯開了與對方交會的視線。是醫院擔心我付不出錢才派人來了解情況的嗎？於是我立刻正色道：「醫藥費不夠的話我還有朋友可以借，絕對不會拖欠醫院的。」

社工點點頭，問：「那妳對媽媽治療後可能的情形已經有打算了嗎？」

我飛速地眨了眨眼，依稀記得剛到醫院時醫生有說過幾種

狀況，但當時腦中紛亂，醫生說的話如碎片般四散，組合不出全貌。

社工說：「沒印象也不為過，畢竟後面的治療情況是未知數，媽媽需要的資源也會不同，不過先做好準備才不會到時候手忙腳亂。」社工溫柔的語氣讓人放鬆不少，看來她不是來監視我的。「從大方向來看，腦損傷的病人可能因血塊壓到神經而出現偏癱症狀，不僅住院期間需要聘請看護協助，出院之後還可能需要專業人員全天照顧，無論是聘請看護還是去機構生活都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妳對於這些可能的花費有準備了嗎？」

「大概是……多少？」我捏緊口袋，錢包被我緊緊攢在掌中，裡頭的銀行卡片是我以及整個家所有的積蓄。

「收費的話會依病人情況而有所不同，不過看護費一個月大約會落在八、九萬，機構費則是一個月三、四萬。」

迷霧中的巨獸現身了，它張牙舞爪，鋪天蓋地地向我攫來，而我是個手無寸鐵的弱者，不落淚是我能做到的最大努力。

社工像是了然於心，又問：「妳們家有低收、中低收之類的福利身分嗎？」

我搖頭，去年才去區公所申請，卻因為家裡有爺爺留下的荒地而沒通過。那塊地已經掛出售廣告一年多了，至今仍無人詢問。

「這樣子呀，以妳們的情況要申請政府補助的話會比較

困難，不過我會再去媒合其它社會資源試試看。」

沒想到社工竟是來幫忙自己的，方才努力克制的淚水竟在這種時候決堤，也顧不上難堪了，我拉住她的手接連道謝。

社工接著掏出紙筆，一邊抄寫一邊說明我需要準備的文件，她一言一行洋溢著溫暖的氣息，讓人覺得如同沐浴在陽光之下。

離開醫院時，我才將手機提醒鈴聲點開，隨著一連串鈴響與震動，「未接來電－老闆娘」爭先恐後地灌滿螢幕。

我深呼吸後按了回撥鍵，老闆娘馬上接起，一句：「妳死去哪裡了！」彷彿要擊穿耳膜。

「昨天說的去辦點事情啦，現在要回去了。」我扯著嘴角回答，想讓氣氛別太難堪。

老闆娘冷嘲熱諷了一番，我跑著步往停機車的小巷趕去，午時炙熱的天讓人大汗淋漓，但我的心底是涼的，才想說要讓人家留個好印象，現在倒好，公司要裁員的話我應該被列為第一人選了。老闆娘越罵越兇，本來還想問未來能否請一個月的假，自己去醫院照顧媽就可以省下看護費，工廠只有給基本薪資，這樣算下來損失比較小，但眼下根本開不了口。

「現在都找不到人來做工廠，就算有新人要來，我們也沒那麼多時間可以教人家，在這種時候應該要共體時艱，妳怎麼可以靠勢是老員工就隨便曠職！妳以為工廠不敢把妳炒

魷魚嗎？」

「老闆娘妳誤會了！」我停下腳步，如同受到驚嚇的倉鼠，一股腦兒地將所有藏在囊中的東西吐出：「其實我媽在加護病房，我剛才是去醫院簽手術同意書……」我本來不想將家務事與老闆娘說的，這就好似在乞求憐憫，如今卻也只能全盤托出，願她能了解自己的處境。

靜默片刻後，老闆娘的回應是平靜不少，但她說的卻是駭人聽聞的話：「有簽放棄急救同意書了嗎？」

「什麼？」腦中的空白讓我無法防禦，老闆娘的一字一句緊接著襲擊而來。

「妳該不會要醫生救到底吧？急救是會救到肋骨斷裂、七孔流血的，救回來後能夠回家的沒有幾個，很多人醒不來，只能依靠管子有個活著的象徵。老人家本來就經不起摔，尤其又撞到腦出血，與其讓她在護理之家痛苦度完餘生，不如早點解脫。」

放棄急救一詞背後帶著太多禁忌，彷彿連思考它都是罪過。難道在父母性命垂危之際，傾盡一切心力救治不是應該的嗎？若對媽見死不救，那我豈不是冷血得與禽獸毫無二致？這要我怎麼有臉繼續活在世上！如今被老闆娘如扼住咽喉般質問著，酸楚從心尖蔓延四肢百骸，她輕易地就掀翻自己的信念與焦慮，就好像為此寢食難安的我是個笑話。

夜晚，不識相的「喀拉喀拉」聲響擾得人法安睡，那是黃金鼠在滾輪裡奔馳的噪音，平時都忍受的了，但今日的耐性格外稀薄，我將礙事的薄被踢到一旁，踩著重重的腳步來到置物櫃前，抬起裝著黃金鼠的塑膠箱就要終止噪音。

時間定格於我將塑膠箱高舉，耳邊傳來木屑摩擦的聲音，應

是裡頭的黃金鼠正掙扎著要脫離壓住牠的小家具。媽將黃金鼠捧在掌心的回憶一閃而過，只要能將牠放在手上，媽總是特別開心，每回要將黃金鼠從籠子中抓起來都要費好一番功夫，牠嬌小的軀體游刃有餘地躲過探進來的手，奔跑時也會把木屑弄得沙沙作響的。

我大夢初醒般將塑膠箱放下，打開蓋子後，一隻毛色黃、白、黑交錯的黃金鼠不住往上探頭。這隻黃金鼠是媽的寵物，倒也不是因為媽特別喜歡倉鼠，而是我們家只養得起這種便宜的動物。當時媽說想養隻寵物做伴時，我還以黃金鼠名字好聽作為說服的理由，媽也沒有多說什麼，在我上班期間把這隻黃金鼠當另個女兒去疼愛了。

最近都在煩惱媽的事，對這隻黃金鼠多有疏忽，連食盆空空如也我都沒發現。趕緊補充糧食後，我伸手想摸摸黃金鼠的頭部安撫牠，未料黃金鼠在手指湊近時猛地張嘴咬下，我反射性將手抽回，可憐的黃金鼠則被甩到角落，逃竄進木屑堆，指尖如被釘書機釘下般留下兩個細小而深的孔洞。深入洞中的不只有肉體上的痛，心中的虧欠也趁此發作，追加疼痛。

下一次醫院打電話來時，是通知媽情況好轉，順利脫離呼吸器，預計能轉入普通病房。

我推開醫生的診間，以為他會先驚嘆發生在媽身上的奇蹟，但對方面容嚴肅，我也只好先收起笑容。

「妳媽媽成功拔管了，等普通病房有床就可以轉過去。」

我萌生欣喜，但未完全展開又被醫生的話鋒一轉打斷：「只是她目前意識模糊，下肢肌力分數也很低，沒辦法自行下床行

動，之後要有人隨時陪在身邊照顧，包括吃飯、洗澡、上廁所等。」

儘管對照顧的內容有所猜想，但沒想到是連基本的洗澡和上廁所都需要他人協助，我自己都難以想像幫媽做這些事的情境，媽也不會情願在別人面前裸露身體的。

「那妳去工作時有其他人可以來照顧她嗎？沒有的話要請看護喔，出院後也要送機構給人照顧比較安全，我會再請社工把機構名單給妳看。」

媽身邊只有我，什麼人都不剩了。

老闆娘肯定不會同意我請長假的，要是照顧媽住院期間之後，我回去沒工作了該怎麼辦？還是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真的要去找看護來照顧，保住工作比較重要？

我來到媽的床邊，媽蹙著眉喘息，一副不大舒服的樣子。媽醒來後知道自己無法下床，每天都要看著天花板數日子，還要被看護脫衣服、擦屁股，她自己會同意嗎？出院之後還要離開熟悉的家，去到護理之家生活，她那麼依賴我，要是發現我不在身邊，會不會覺得焦慮和恐慌？

老闆娘說的「痛苦度完餘生」在這時有了真實的樣貌。

這全都是因為我的不捨與自私，不顧一切地要將她留在世上，而到了現在，我才發現這是多麼地殘忍。

媽會不會討厭我啊？

回家途中，每走一步，那些尚未籌足的醫療費和看護費壓力便更沉一分，彷彿不將我輾壓成齏粉不罷休。

癱在床上後，身體無法動彈，腦中卻胡思亂想起來。要是在

最一開始就……我是不是就不用面對現在跟本無法承擔的重擔了？而媽也不用在晚年還受盡折磨？

就什麼？老闆娘前幾日提及的詞語逐漸在腦中構築成型，我驚恐地發現，自己竟然感覺到一絲悔意。

「啪」。我一巴掌搧向自己，要讓火辣辣的疼焚盡這個邪念。

媽含辛茹苦地一手將我拉拔長大，我還長得不稂不莠，到了這個年紀沒什麼成就，只是個工廠的小作業員。我其實都知道，她的朋友早就過上含飴弄孫、享天倫之樂的生活，而她還陪著我蝸居在這間鐵皮屋，屋裡是永遠照不亮的燈光，以及不時逸散過來的水溝臭味。而她從來沒有把我和其他人做比較，也不曾抱怨什麼，這樣一路支持、陪伴我的她，到了鬼門關前，卻被自己的女兒想說要拋棄。

我怎可如此不孝？

「啪」。這一掌是替媽教訓我的。闃寂的夜裡，巴掌的響聲格外清晰，隨之清晰的，還有我的決心。

我不能害怕也不能逃避，錢借不到頂多去貸款，我也可以搬去住更小的房子，將生活花費再縮減，日子總有辦法過下去的。

像是要肯定這破釜沉舟的意志，翌日午時，我接到了社工的來電。

社工說：「我跟醫師確認過了，妳媽媽符合重大傷病證明，這次治療的醫療費幾乎可以全免。」社工的聲音激動，連帶在我的心裡迸出希望的火花，「我也有聯絡社會局，他們說會派人來了解情況，未來也許會有更多資源幫忙，這樣一來媽媽去機構的

費用多少會有補助。」

「真的謝謝妳，謝謝。」我驚喜地站起身，顧不上掉落的筷子與同事的異樣眼光便跑到無人的樓梯間。

「住院期間如果妳能親自照顧而不用請看護的話基本上不用太擔心，至於出院入住機構，社會局若要補助，流程會跑比較久，保險起見還是要先準備好機構一、兩個月的費用喔！」

「好的、好的。」我接連點頭，又道謝數次才結束通話。

「什麼事這麼開心？」老闆娘拿著吃完的便當盒從上一層樓走下來，「沒偷聽妳說話，剛好經過而已。妳媽媽情況穩定了？」

「嗯。」我小心翼翼點頭，深怕她又要說我的不是。

老闆娘詫異地挑眉，說：「吉人自有天相，恭喜。」說完話後便逕自繞過我，去一旁的廁所沖洗便當盒。

我本想趕緊逃離只有我和老闆娘的空間，但一想到還沒向老闆娘詢問是否能請長假照顧媽，一時間便僵在原地，左右為難。

老闆娘甩乾便當盒的水珠後看了過來：「有話直說，別磨磨蹭蹭的。」

「……老闆娘，我媽媽住院期間需要有人照顧，所以我需要請假一段時間，可以嗎？」我實在不敢與老闆娘對視太久，頭又不自覺往下低。

一聲嘆息傳入耳裡，老闆娘沒有了當回答是或否，而是說：「上次和妳說的那些話我都經歷過，我們家兩位長輩現在都插著管躺在護家，當時他們不只一次面臨急救，而我每次都不敢放手，讓他們錯過解脫的機會，現在只能過著沒尊嚴的生活。前

年，輪到我老公了，他說他不要插管，當我承諾他到時候會簽放棄急救同意書時，妳知道嗎，他反而還謝謝我。」

老闆娘話語間的嗓音變得與平時不同，她緊閉著眼，似乎在壓抑著情緒，而當她再度開口時，已經恢復如常：「妳媽媽也不簡單，一大把年紀了做完腦部手術還能回到普通病房，妳就好好陪她吧！」

言下之意便是同意讓我請假了！我大力彎下腰，說：「謝謝老闆娘。」

踏上樓梯的腳步不過一、兩聲就停止，我抬起頭，陽光從樓梯平台的窗子透入，老闆娘身後是萬丈光輝，她對我說：「跟我上來。」

揹著的托特包比平常重了些許，但我的腳步卻輕鬆幾分。

孩童的嬉笑聲傳來，我朝身側望去，原來是一群孩子正在玩著翹翹板、盪鞦韆。都來醫院不少次了，怎麼現在才發現這裡有座公園呢？

抬起手錶一看，離加護病房探病時間還有二十分鐘，與其在病房門外罰站，不如到公園消磨時間。這麼一想，我便尋了張木頭長椅坐下。

我將手蓋在托特包上，心想待會還要找社工確認最終的醫療費和機構的收費細項，不知道這些夠不夠？

肯定夠的吧！畢竟老闆娘借我這麼多。我閉上眼，感受歡聲笑語和清風拂過臉頰，心情飄飄然起來。

風向突變，飛揚的沙土吹向幾位正對風的孩子，他們低頭大

力揉搓眼睛，我連忙起身，在包裡尋找衛生紙想遞過去，當手觸碰到手機時，才驚覺它正在躁動著。

上頭的來電顯示是醫院，現在離探病時間不過幾分鐘，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待會再說的嗎？懷著惴惴的心，我按下通話鍵。

「妳媽媽病情突然惡化，現在需要急救，其中包含插管和電胸，妳同意嗎？」

事發突然，我明白眼下容不得自己慢慢去消化這段話，現在就應該立刻做出決定。預設的回應都衝到嘴邊了，卻戛然而止，勒住它的韁繩，是這些天被我以為徹底消滅的悔意。

兩難之間，我頓時像是失去重心，心臟驟縮，痛到無法呼吸。

終究，還是踩空了。

老闆娘一次借我十五萬，要我先料理好媽身上的必要花費。正好，十五萬可以辦個簡單的葬禮。

有了禮儀公司操辦，我沒有可以插手的地方，奠儀用品、告別式場的布置等都由他們來完成，我還能分出心思顧慮那些放在長桌上的水果，要是沒把它們收好會被水溝鼠偷吃的。

當我再次留意長桌上的擺設時，許多水果皮上已經出現咬痕，我這才意識到昨天忘了用網罩罩住它們。

唉，這麼貴的果物竟被糟蹋了。蘋果因氧化而呈黃褐色的破損處越發礙眼，這種厭棄轉化為一個念頭：「總是水溝鼠破壞什麼才保護什麼也不是辦法，這個家遲早會被牠弄垮的，還是得將其根除才能免除後患。」

這般一想，我當即騎車到隔壁街的大賣場買了幾塊黏鼠板回來。

晚間，刺耳又高頻的「吱吱」聲從廚房傳來，我本就睜著眼，聽見聲響後不慌不忙地穿好鞋子走下樓。黏鼠板上氈了隻碩鼠，牠的手伸出板外，徒勞地扒著光滑的磁磚地板，其他部分的軀體則困於黏著物質上，牠圓滾的肚皮劇烈地上下起伏，再往下是失禁的大小便，看上去既混亂又骯髒。

我沒想到使用黏鼠板會有如此慘烈的景象，水溝鼠垂死掙扎，卻是在劫難逃，那一聲聲尖叫似乎在催促我做些什麼，但我做不到。最終也只是拿著黑棕掃把將牠連同黏鼠板倒進屋外的垃圾桶，再反覆將垃圾袋打上死結。

回到靈堂時，那些沒有遭殃的水果也突然變得刺眼，我一看見它們就會想起水溝鼠的慘狀，嘔吐的慾望愈演愈烈，瀕臨爆發時，「喀拉喀拉」的聲響帶走我的注意力，及時阻止我將莊嚴肅穆的場景弄得一蹋糊塗。

我將其中一顆蘋果切片後餵給黃金鼠，牠雙手搭在比腦袋還大的蘋果片上，吃得津津有味，伸手去觸碰牠時牠沒有反抗，任由我順著牠的黃毛撫摸，暖意從指尖傳遞到心底，我趴在塑膠箱邊緣，輕聲說：「水溝鼠走了，水果以後都是你的了。」



第二名　誰是鬼？|莊子雄

得獎感言：

這次得獎，我其實挺意外的，因為我自己對這次的作品其實不太滿意，以為最多只有佳作，結果竟然有第二名！讓我對自己更有信心，可以繼續在這條我喜歡的路上走下去，我感到十分開心。

之所以會寫這篇小說是因為我高中時不想上表藝課，老師就同意我用寫小說的方式去抵掉要上的課，只要我寫到兩千字，就算我過，但在寫到兩千字後，故事裡面的人卻沒有要結束的意思，他們彷彿在我耳邊低語，這只不過是個開頭而已，回過神後，自己又刪刪改改了四五千字，看著自己故事中的一點一滴順著自己的手指出現在自己的眼前真的是種神奇的感覺，你沒有見過他，可你對他卻比自己還熟悉，這種感覺使人上癮。

我其實有很嚴重的拖延症，在截稿的前一刻我都還在趕稿，這次成功寫出來，也算對我自己的肯定。

誰是鬼？ | 莊子雄/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系

日暮低垂，牆壁被染上一層金輝，斜陽穿過一扇扇窗戶，在空蕩蕩的校園中追逐躲藏，最後一起灑落在一個女孩的頭髮上，她踮著腳尖踩在窗台上，吃力地伸長手試著擦拭高處的玻璃窗，但由於她的身高，整個畫面詮釋著什麼叫有心無力，過了許久，女孩似是認清了現實，蹲了下來，開始清理窗溝，窗戶映照著女孩辛勤的模樣，清澈的眸、粉色的唇、披著暮陽的髮，如果此時有畫家，肯定會坐下來細細品鑑此刻，但此刻一個無奈的聲音破壞了氣氛

「為什麼我們還不能走啊？」

「我還有窗戶沒擦。」

「那又不是你的工作……」

「我還有窗戶沒擦。」

「……你再不走校門就要關了，你難不成還要再翻一次牆?」

「我不會被抓到。」

「可是你今天穿的是裙子欸！？」

「我有穿安全褲。」

「……」

原本映照在窗戶的女孩身影不知何時化為一個男孩無奈的臉，黑色的繃帶纏繞著他的身體，空洞的眼框望著女孩，眼神透著幽怨，他撐著頭指著天邊的夕陽：「別嘴硬了！等天完全黑下來，路都找不著，怎麼回家！」

女孩停下動作瞇起眼認真看著男孩的臉，男孩被看得心裡發毛，但也不甘示弱的回瞪女孩，雙方互瞪良久，男孩終於忍不住開口：「你看什麼看啊！？」

女孩低頭嘟囔道：「鬼也會怕黑嗎？」

男孩像被踩了尾巴的野貓，聲音驟然拔高：「我說過我不是鬼！」

女孩聳了聳肩：「那你跟我說什麼生物會在窗戶倒影上，還會講話？」

男孩搖了搖手指：「嘖嘖！少見多怪而已。」

女孩：「油嘴滑舌。」

男孩：「謝謝誇獎。」

女孩瞥了眼天色，時候真的不早了！

她躍下窗台，把抹布丟進水槽，拍了拍手，拎起書包，扭頭跟男孩說：「看誰先到校門口！」

話畢，撒開腳一頭衝了出去，散開的髮絲飛舞

男孩：「等等我阿！」他轉身化為黑影在窗戶上跳躍騰挪追逐女孩

在夕陽最後的餘輝下，兩道黑影互相交織。

白色，白色，還是白色，大大白白的門口像一張嘴擇人而噬，每個人都一臉嚴肅的行走著，我抬頭看著爸爸，畏縮的不想踏入這個地方，用眼神哀求爸爸可不可以不要進去，但爸爸一改往日的脾氣，粗魯的拉扯我的手，我被拉的踉蹌，只好跟著爸爸走進去，我忍不住問爸爸：「為什麼要來醫院啊？」

爸爸一言不發，只是抓我的手力道又加大了幾分，速度也加快了幾許，走了好久，好久，好久，看不到盡頭的走廊在慘白的燈光下，像是怪獸的食道，我則是正在被消化的食物，突然，爸爸停了下來，停在了一扇玻璃門前，他轉頭對我說：「在這等我！不要進來。」，話畢，他推開門走進了房間，嘴巴慢了半拍才發出回應：「啊？」，我不知所措的看著玻璃門，看著我在玻璃門上的倒影，鬼使神差地把耳朵貼到門上

爸爸：「醫生，這是真的嗎？」

陌生的聲音：「請冷靜點，先生」

爸爸：「你叫我怎麼冷靜？」

陌生的聲音：「先生，這很難接受，可.....」

爸爸咆哮：「閉嘴！閉嘴！給我閉上你的狗嘴！」

沉重的腳步聲傳來，我嚇得退開，爸爸一臉兇橫的站在我面前——這是我爸爸?

「爸..爸.....?」

他惡狠狠的盯著我，聲嘶力竭的吼道：「都是因為你，都是因為你！」

「....什...麼....?...」

「媽媽離開了我們，都是因為你！！！　」

他撲向我，化為無數的重影，每道影子都指著我，怒喝道：「都是因為你！！！」

「哇！呼呼呼呼呼呼.....」

是夜，女孩滿臉冷汗的坐在床上喘著粗氣，濕冷的髮黏在臉上，臉上一片病態的慘白，肩膀一抽一抽的聳動：「該死！」

公車上

「她就是三班的李莫何噢？」

「對啊！聽說阿村都把工作丟給她做。」

「好過份！怎麼可以這樣！」

「沒有啦！聽說她家.....」

好吵

對別人不理解就站在遠處指指點點，好像這樣就能產生一種得天獨厚的高高在上，我倚靠在車窗旁，看著窗上的倒影，努力地忽略旁邊的嘰嘰喳喳，看著這些扭曲的人影，橘色制服，白色

長褲，像是一條條沒烤熟的熱狗硬塞在半張衛生紙裡並洋洋自得的訴說著自己的愚昧。

「所以啊！丟給她只是剛好而已啦！」

「原來是這樣！可老師不是說要多幫助單親家庭的小孩嗎？」

「吼悠！你都沒在聽我說嗎？她家是.....嗚嗚嗚嗚!」

「幹嘛啦！？搗我嘴做什麼？」

「等一下，她好像在瞪我們欸。」

好吵

上課鐘聲響起，班導踏著她那令人煩躁的黑色步伐，踩著最後一秒的鐘聲進入教室，手指敲著講桌，冷著臉問道：「為什麼昨天上面的氣窗沒擦？」

空氣似乎降到了冰點，平常吱吱喳喳的小鳥們通通都閉上了嘴，一雙雙黝黑的眼紛紛看向他——陳建村，他倉促起身說道：「抱歉，因為我昨天身體不舒服，所以——」

「是嗎？」

一道黏膩到噁心的聲音打斷了陳建村，一個頂著捲毛的高個子正壞笑的看著他

「說謊可不是一個好習慣噢！陳大天才。」

「我.....」

班導瞥了一眼還想說什麼的男孩，瞬間所有的辯解便噤若寒蟬

「你坐下！」

班導鋒利的視線掃向高個子，冷漠地問道：「你想說什麼？」
高個子也識時務的收起嘻皮笑臉，指著我說道：「是李莫何擦的。」

傾刻間，我也變成了「眾望所歸」的人，我站起身面無表情地說道：「我不夠高，所以擦不到。」

她扶著眼鏡的邊：「這不是理由吧？」

頸後的髮也躁熱起來，我問 :「那你想聽什麼理由？」

空氣中瀰漫著火藥的氣味，一雙雙無辜的眼中竄動著興奮的火花，整個空間似乎只需要在多一點火星就能引燃。

「阿勒.....」

一道不合時宜的聲音在緊繃的空間中驟然響起，龜裂的黑色

門框不知何時溜進了一隻蒼白的手掌，如受驚的小獸般惶惶不安的打著轉，疑惑的目光們不約而同地轉向聲音的主人——一個消瘦的女子。

「陳獨音導師，我有事找李莫何同學。」

班導微不可察的嗤了一聲後，和藹得轉過頭對女子說道：「幼瑄老師，現在恐怕不太方便。」

名為幼瑄的輔導老師下意識地低下頭，但又回過神來把已經到了喉嚨的「好」字嚥了回去，抬起頭認真地看向班導說：「這是輔導處的事。」

班導挑起眉毛深深的看了她一眼：「好！我知道了！」

又是熟悉的薄荷涼茶再加上幾包聊勝於無的藍莓餅乾，李莫何靜靜地坐在鬆軟的沙發上看著眼前的女子，她無奈的揉著太陽穴，小口喝著她的熱可可，安撫她脆弱的神經。

捧起茶杯舔了一口，一股苦澀混雜著涼意的複雜味道直衝腦門，辛辣的滋味在喉嚨間流淌，最後在胃裡匯聚成難喝二字，皺起眉並把茶杯不著痕跡的推遠後，重複了那句不知重複了多少次的台詞：「下次給我杯冰水就好！」

似是終於用手裡那杯熱可可補充完能量，幼瑄老師把空的杯子輕輕放下，看著眼前面無表情的女孩，嘆了口氣道：「她想要見你！」

「.....」

雙手不自覺的握緊，讓鬆軟的沙發皮扭成一團，身體微微前傾，眼睛直勾勾的盯著老師，如釘釘子般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

「她，已，經，死，了！」

空調的嗡嗡聲擠滿了這個狹窄的會客室，面對這撲面而來的壓迫感，幼瑄老師表情卻出奇的平靜

「那就算你拒絕了吧？」

一邊站起身子，一邊把杯子湊到唇邊，張開嘴

「那杯已經空了。」

持杯的右手僵在半空中

「明明是隻兔子卻要裝得像隻獅子，不累嗎？」

苦澀爬上了嘴角，她一屁股又坐回沙發上，整個身體陷入沙發中，翹起二郎腿

「這麼明顯嗎？」

李莫何默不作聲，但這沉默卻是最好的回答

「你剛剛那樣子可真的嚇著我囉！」

女人似是鬆開了一直繃著的弦，手指捻著髮梢苦笑道，女孩聞言低下頭，眼神瞥向角落的陰影，悶悶地說道：

「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消瘦的女人突然咧開嘴笑了，扔了一包藍莓餅乾過來，女孩下意識的接起

「吃吧！在放就要過期了。」

女孩愣愣地看著手上的餅乾，默默的撕開包裝紙咬了一口，微酸的扎實口感在口中逸散，算不上多好吃，但也還行，細細咀嚼後竟還有一絲甜味。

幼瑄老師看著李莫何臉上少見的放鬆神情，嘴角的笑容擴大，把那盤餅乾推到她面前。

「還要嗎？」

正要伸出手，但莫名的窘迫感讓我收回手，別過頭讓表情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模樣，沉聲說道：「你找我還有什麼事嗎？」

幼瑄老師臉上閃過一絲失望，收起笑容，認真地問道：「你爸爸還有給你生活費嗎？」

這突如其來的問題讓我呆住了，而她似乎已經從我的表情得到了答案，帶著某種我無法理解的情緒忿忿不平地說：「怎麼會有這種爸爸！」

「不干你的事！」

我猛然打斷了她大聲說道，她錯愕地看著我，而我也意識到自己的失態，卻也沒有道歉的意思，只是低聲重複道：

「不干你的事。」

房間內再次跌進沉默的深淵，兩個人相視無言，時間在這令人窒息的空氣中流逝，像是過了幾百年又好像只是過了幾秒，雙方都在思量著剛才的對話，思慮如何接續或者收尾，而最後幼瑄老師率先打破了沉默

「好吧，我知道了！如果剛才的話讓你不舒服，我很抱歉。」

「你不需要道歉。」

「唔？」

「因為我不想道歉。」

「.....好。」

我看了眼牆上的時鐘，十一點五十二分

「我該走了。」

「喝完茶再走阿！」

「……」

「不用了。」

她站起身走到門前幫我拉開門，而我則趁她轉身的空檔，掏了一包餅乾進口袋。

「再見。」

「再見。」

中午的學校瀰漫著飯菜的香味，樹下的陰影，樓梯間的拐角，似乎都沾染上了那可口的味道，讓整個學校都變成了一個特大號的飯盒。

我提著剛從學務處拿到的愛心便當，注意力卻被手上的通知單吸引，上面寫滿花花綠綠的行程，最頂部則洋洋灑灑的寫著公費戶外教學資格八個大字，不知不覺間我已經離開了學校最喧鬧的區域，進入了被各種鬼故事佔領的舊大樓，蒼老的大樹們擠壓著脆弱的水泥鋼筋，把地板牆壁滲透的千瘡百孔，綠色的傘蓋頂替灰色的天花板，在枝椏間撒下溫暖的陽光，一隻蜻蜓從這塊斑駁的地毯飛過，帶來徐徐涼風，我走到了最大的一顆榕樹前，倚靠在盤根錯節的樹根旁，打開飯盒

「耶！是糖醋排骨欸！」

骯髒的窗戶上不知何時已經被一個男孩的身影佔據，他整張臉貼在窗戶上，眼巴巴的望著女孩手上的便當發著小小的歡呼

「你又吃不到……」

「對吼！」

男孩有些喪氣的把臉從窗戶拔開，空洞的眼眶卻瞥到了女孩手上的通知單

「你要去嗎？免費的欸！」

女孩嚼著飯含糊不清的回道：

「不知道。」

男孩舉起手作加油狀，身上的繃帶都微微揚起

「去啦！去啦！可以去海邊欸！」

女孩看著亢奮的男孩，無奈的揉了揉眉心

「要分組。」

「噢……」

男孩身上的繃帶垂了下來，但下一刻又飄起

「你可以找那個什麼村的啊！」

「他？」

「對啊！就——啊！蜘蛛！！！」

男孩指著女孩手上的一個小綠點大叫，只見一隻指甲月牙大小的蜘蛛正在女孩手臂上爬行，女孩側頭掃了一眼，放下便當，隨手就把它彈飛

「別這麼大驚小怪的！」

好歹你也長得比這隻蜘蛛恐怖——這是女孩沒說出的後半句話，她從口袋掏出那袋餅乾，正要撕開

「你不是不喜歡吃餅乾嗎？」

聞言女孩的動作稍稍停滯，看著手上的餅乾

「我喜歡吃餅乾，只是很少吃而已。」

男孩好像是想到什麼一樣，突然沉默了下來

啪！

餅乾的包裝終於被打開，女孩一口吞下整塊餅乾

「真的不好吃啊！」

乾澀的味道充斥整個口腔，讓那股甜味被深深掩埋，吃力地咀嚼卻讓它越發黏稠難以下嚥，吃著餅乾，思緒慢慢地飄回泛黃的角落，在某個模糊又失焦的畫面停下，那是我最後一次對於媽媽的記憶，媽媽臉上那一天流了好多水，緊緊的抱著我，一次又一次地說著對不起，明明那一天她只是忘記幫我買那包餅乾，明明我也說沒關係，明明說好下次再買就好，明明有那麼多明明，但一切卻像斷了線的風箏，可追而不可及，不管是追趕、哭喊、祈求，時間捲起的狂風只是把風箏越吹越遠，任憑我拿著沒有意義的線在原地失魂落魄。

「這不是我們的李莫何大小姐嗎？」

一道戲謔的聲音把我從思緒中拉回現實，四五個班上的男生正站在不遠處，為首的高個子正指著我表清誇張地大喊，我面無表情地看向他們。

「嗤！還是每天那副死人臉。」

為首的高個子大步向我走過來，頭上頂著剛燙好的紫金色捲毛。

「別碰我！」

「喲！還有餅乾吃，不是低收入戶嗎？」

他眼神掃過我手上的包裝紙，挑著眉毛說道

「那用我們的錢買的便當就不用了吧！」

話才剛說完，他舉起腳徑直踩向我的便當，我還來不及反應，我的便當就被徹底踩扁，擠出來的菜液湯汁飛濺到他的白色球鞋上。

「你看你，害我都弄髒了！」

世界突然變得很安靜，時間像是橡皮筋般被拉伸延長變得異常緩慢，我蹲下身查看被徹底踩扁的便當，變形的紙蓋邊緣還滴著弄髒他高貴球鞋的低賤湯汁，而幾塊糖醋排骨正蒼白地躺在地上，我小心翼翼的把它們拾起，掀開變形的紙蓋把它們放好，拿起便當，抬起頭看向他，他正浮誇地打開雙手，身體前後搖擺著，嘴巴好像是在說什麼連這個都敢吃

我笑了！

一剎那間，橡皮筋被鬆開，時間重回原本的流速，我高高跳起，把便當盒狠狠的砸進他那紫金色的髮旋裡，好像我的嘴巴也在嘶吼著什麼，但我不在乎，讓他那張還在大笑的臉優雅的跟地板來了個親密接觸，我看著湯汁飯菜從他的額頭流下，還有幾塊肉滑稽的掛在他的後腦杓上，喘著粗氣，轉頭望向那群男生，他們驚愕的愣在原地竟不敢跟我對視，眼簾低垂，緊抿嘴唇，突然間我感到一陣荒謬，他們失去了領頭者後，看起來卻比我這個當事人更像是受害者，讓我不禁啞然失笑，遠處嘈雜的人群似是終於注意到這裡紛擾正往這趕來，時間抓的不多不少，維持在一個可以看熱鬧卻又不會弄髒自己的節點，這樣看來，那群男生又莫名的有點可憐，嘈雜的人群似是發現倒在地上的人影，在經過一

陣驚呼後，手機拍照聲跟討論聲如雨後春筍般鬱鬱蔥蔥的成長在人群裡，最後被一個趕來的老師驅趕作鳥獸散，而「受害者」們則急匆匆的向老師傾訴他們的嘰嘰喳喳，最終代表正義的手掌搭在我的肩上，怒氣沖沖的要我跟他走一趟。

仰起頭

我看到

枝椏間一隻蜘蛛捕獲了一隻蜻蜓。

太陽再次西斜，疲憊的影子癱在地上任我拖拽，在經過一整個下午的調解與釐清，不論是氣急敗壞還是義正嚴辭都得到了一個還過得去的答案，回到空無一人的教室，拎起書包跟空無一物的皮囊，走在針落有聲的走廊，長舒一口氣——終於結束了！

殘陽如血，校門口一個黑影倚靠在角落，等待著某人的出現，像是響應他的期待，一抹嬌小的人影自走廊一端緩緩出現，疲倦失焦的瞳孔在看到黑影後重新聚焦，訝異的問道：

「你怎麼還在？」

黑影從角落走出，尷尬的抓了抓頭，拿出一個小袋子遞給李

莫何

「這是昨天的報酬！還有……對不起！」

「沒關係。」

李莫何接過小袋子，把裡面的東西倒在手心，幾枚 50 元硬幣在夕陽下反著玫紅色的光，沉甸甸的份量也讓人一陣安心，她的嘴角不由得翹起，連影子都變輕了幾分

「謝謝囉！」

男孩小心翼翼的觀察女孩的表情，在聽到這句感謝後，不知道是不是夕陽導致的錯覺，他的臉變得好紅好紅，深吸一口氣，挺起胸膛，拿出一張被握的皺巴巴的紙，暈頭轉向地問道：「你後天的.....戶外教學可以.....跟我一組嗎？」

回應他的是一隻素白的小手，李莫何踮起腳尖，摸著他的額頭

「你發燒了嗎？怎麼臉這麼紅？」

帶著擔心的語句鑽入陳建村的耳中

更紅了！

「喂！聽得到我說話嗎？」

李莫何拍打著紅的發燙的臉頰，略帶焦急的問道

「有有有有有！」

「你今天怎麼怪怪的？」

「有有有有有！」

「.....？」

李莫何看著眼前胡言亂語的男孩，思索起離最近的診所還有多遠

回過神的陳建村懊惱著自己剛才的表現，笨拙的揮舞雙手，大聲地說道：「那個你可以.....」

女孩疑惑地轉過頭，剎那間所有的勇氣都煙消雲散，只剩一片空白在大腦嗡嗡作響

「.....跟我一起回家嗎？」

「蛤？」

女孩困惑的歪著頭看著臉紅到耳根的男孩，心中不禁感到一陣詭異，但男孩奇怪的狀況也讓她不太放心，思考半晌，點了點頭

「走吧！你帶路。」

陳建村糊裡糊塗的應過，走到李莫何身前，一路上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只剩晚風的嬉笑聲在兩人之間打轉，而這抹涼爽也帶走不少男孩臉上的紅暈，他悄悄放慢速度，讓自己跟李莫何肩並著肩走著，女孩的側顏在晚霞的襯托下顯得嬌嫩，不苟言笑的眼眉都變得柔和，這副風景讓陳建村不禁希望這段路不要結束，但似乎有什麼小偷偷走了時間，明明半個小時的路程，家門卻一下子就已經不通情理的矗立在眼前。

「這是你家？」

李莫何愣愣地看著眼前的透天厝，臉上盡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似追思又像悼念，最後擺了擺手，頭也不回的走了。

陳建村望著逐漸遠去的背影，直到其消失在巷尾才如夢初醒般呼出一口氣，顫抖的拿出鑰匙，卻發現始終對不準近在眼前的鑰匙孔，他不得不停下動作放鬆肩膀，顫抖才緩緩停下

「對了！我答應你！」

一道聲音如平地驚雷陳建村背後炸響，只見李莫何從巷尾探出頭來，對他喊道，不等他反應過來，女孩的身影就又消失了，只剩陳建村呆站原地，任鑰匙再次發起抖。

黑色的輪胎壓在掉漆的鐵皮屋頂，乾涸的水溝裡堆積著如山的廢棄物，幾隻烏鴉三三兩兩的站在枯樹上嘶啞的叫著，生鏽的大門在風中唱著咿咿呀呀的歌。

女孩抱胸凝視自己的家半晌後，喃喃的說道：「好一個不用錢的鬼片場景。」

「特效那些也還是要錢的吧！？」

黑影男孩捏著下巴，頭下腳上的在大門上的八卦鏡中發表意見

女孩抬起頭默默地看著男孩

默默地看著

「喂！！！我說過我不是鬼！」

女孩聳了聳肩

「我什麼也沒說。」

不理會男孩的嗷嗷亂叫，女孩俐落的撞開生鏽的大門，再從沒了半邊臉的財神像下拿出鑰匙，打開象徵比實際意義大的鋁門，把背包扔到餐桌下，徑直走進廚房把白色的米倒進綠色的電鍋，捲起袖管，打開瓦斯爐噴出紅色的火，取出雞蛋打進平底鍋，金黃的流體在油鍋跟煎鏟的淫威下不甘地變成散發焦香的小可愛，最後再撒上一撮鹽點綴

「完美！」

不等心中的自我良好消散，只見男孩從抽油煙機的曲面滑了下來，指著電鍋說道：「你沒插插頭。」

「.....」

女孩翻了翻白眼，抹掉額上的汗珠，把插頭插進插座，但電鍋的指示燈卻沒有一如往常的亮起，她不信邪的又插了一次，可指示燈仍然不為所動，像是想到什麼可能，她沉著臉扯動頭上的拉繩，電燈無動於衷的俯視女孩

「被斷電了啊！」

她撇了撇嘴，趁還有餘光透過紗窗，迅速的把荷包蛋放上托盤，並從身後的櫃子裡拿出幾個罐頭揣在懷裡，穿過鋁門，大喇喇地坐在門檻上，絆著最後的幾縷微光吃起晚餐。

「我以前其實不住在這！」

嚼著荷包蛋與麵筋，我莫名地開口說道，身邊並沒有傳來熟悉的回應，但我繼續自顧自地說道：「我記得以前我住的地方門口有一株龍眼樹，我會趁大人不在家偷爬上去摘龍眼吃。」

枯樹上的烏鴉背著夕陽展翅離去

「還會有蜻蜓跟青蛙在晚上闖入家中，我會尖叫著叫爸爸趕快把他們趕出去。」

裝滿廢棄物的水溝中幾隻蟑螂爬過

「而且每次放學走回家，媽媽總是會一邊曬著衣服，一邊在門口等我！」

不知不覺間我的嘴角微微翹起，輕聲描繪著記憶中的舊家

「聽起來還真是一個好地方！」

一抹黑影在夕陽徹底落下後的陰影裡感嘆道

我閉上眼微笑地說道：

「當然！」

緩緩睜開眼

「但也回不去了。」

橘紅色火光點燃蠟燭，滿是灰塵的供桌上放著過期的餅乾，陳舊的黑色牌位上刻著一個大大的「李」字，雙手合十對著祖宗牌位拜了拜後，拿出一本小說藉著微弱的光線讀了起來。

「你也太隨便了吧！？」

她頭也不回的回道：「我又不認識他們。」

她一直都認為逢年過節不過是逢場作戲，所謂的血緣不過是一條好看的領帶，如果是家人你別不別領帶，家人並不會在乎，而如果不是家人，那別不別領帶更不會有人在意，所以真正需要打領帶的人恰恰是不懂領帶的，而列祖列宗就只不過是那個領帶的標籤，如果祖祖輩輩都是什麼大人物，那麼不光自己人想戴這條領帶，別人家也會陪著笑臉「認祖歸宗」，但如果祖上是什麼作奸犯科的，那這條領帶就成了上吊繩，後輩吐著舌頭在房樑上晃啊晃，供那些打著漂亮領帶的人觀賞，因為這樣才更能彰顯領帶的價值。

男孩歪著頭盯著李莫何，若有所思地說道：「可這世界上也有很多不認識的人會互相幫助，那為什麼你不能先踏出第一步呢？」

李莫何闔上書本，搖了搖頭，略有些不屑地說道：「所有的饋贈早就被暗中標好了價，只是早點跟晚點的差別而已。」

昏黃的火光後，男孩的眼神變得異常的鋒利

「這就是你不喜歡接受幫助的原因嗎？」

像是沒想到平常隨和搞笑的男孩突然能說出這種話，李莫何愣住了。

男孩繼續不依不撓的提問：「抑或者說你還在憤怒？」

昏黃的火光照得李莫何的臉陰晴不定，她舉起手指指著牌位冷冷地說道：「所以你認為這個木牌裡的東西會保佑我？」

「如果我不認識的祖先會保佑我，那為什麼我認識的人卻不會保護我？」

一剎那間神明廳內只剩火光的顫動，黑色的影子也變得捉摸不定，一人一影就這樣僵持住了，直到最終火光熄滅，所有一切歸於黑暗。

「早點睡吧！」

日子總是過得很快的，尤其當你抱持期待的時候，戶外教學當天小雨陣陣，破碎的風夾雜著淒厲的狂嘯吹的路人一身濕，遊覽車的雨刷不停地擺動，讓人不禁懷疑在這種天氣下出遠門是否是一個好主意，但車上倒是一如往常的吵鬧，撥了撥濕透的劉海，眼角習慣性地搜尋那抹黑影，可仍是一無所獲，自從前天的那次吵架後，他就像人間蒸發般杳無蹤跡。

「你到了啊！？」

陳建村不知何時已經坐在我身旁，手上還拿著一隻滴著水的雨傘

「嗯！」

我點了點頭，望著窗外雨色朦朧的世界，漫不經心的應和著

「各位！注意我這裡！」

班導站在車頭處拿著點名板喊道，在等每個人都把注意力轉過來後，班導說道：「因為天氣因素所以包括海灘健行等戶外行程全部取消，我們會另外安排室內行程。」

「另外我們等一下就要出發了，檢查自己有沒有忘記帶什麼東西！」

雖然早有預料，但在被錘定為事實後仍免不了一陣失落，畢竟海邊才是這次戶外教學的主軸，其他的行程我並不感興趣。

「唉！這什麼鬼天氣。」

陳建村抖了抖雨傘不滿的嘟囔著，隨後轉過頭遞來一包衛生紙，問道：「要嗎？」

我正準備搖頭拒絕，但想到前天的爭吵，默默的點了頭，接過衛生紙擦拭起頭髮，透過髮絲間的縫隙，我悄悄的看著他，我其實不太明白這個人為什麼總是喜歡多管我的閒事，明明是個乖到不行的書呆子，卻會替我撒笨拙的謊，明明手頭也不寬裕卻總是會為了不打掃豪擲千金，稱這是等價交換，他的數學可是班上最好的，卻連這最基本的比大小都分不出來。

「還你。」

我把還剩半包的衛生紙遞給他

「你後面的頭髮還是濕的啊！」

話畢，他不由分說直接靠了過來，正準備要撩起我的頭髮

「別碰我！」

我下意識地直接推開他，不料卻讓他撞到前面的椅背，發出匡的一聲，班導的詢問的視線隨之而來。

「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他揮舞雙手，表情尷尬地說道

「系好安全帶我們要出發了！」

輕微的失重感傳來，伴隨粗重的引擎聲，等待許久的遊覽車緩緩啟動。

待班導的視線移開，我用眼角餘光偷瞄著他的表情，只見撿起掉在地上的衛生紙遞給我

「再不擦真的會感冒噢！」

我接過他遞的衛生紙，看著他腫了一個包的腦袋

「謝謝.....」

「還有對不起。」

他敲了敲自己的腦袋，笑笑的說道：「沒事的。」

突然間我又覺得這趟旅行值得期待了。

休息站內學生們三三兩兩的結伴下車休整，其中不乏幾聲咒罵天氣的聲音，由於下著大雨導致發生連環車禍，兩輛遊覽車也遭到波及，校方基於安全考量決定取消這次的戶外教學。

我獨自從女廁走出，撐著傘走到一個廢棄的攤位前，無聊的猜起這裡以前賣什麼，畢竟還有半個小時才要集合，沒有手機的我也不知道怎麼打發時間。

「小何？」

背後突然傳來熟悉的呼喚，我僵硬的轉過身，愣愣地看著眼前的女子，乾澀地說道：「媽媽？」

她撐著傘站在雨中，風吹來的雨打濕了她的衣裳，一切是那麼的虛幻，像是泡泡一樣精緻又脆弱，只要眨眨眼就會破掉，但當她向我走來時，卻真實的過份，每一步都在扎扎實實的拉近我跟她的距離，最後她走到我面前，我透過模糊的雙眼看著她，她的面容沒有記憶中的俏麗，增添了幾分歲月的皺褶，烏黑的髮裡也多了幾縷銀絲，一切都昭示著她也老了。

我鼓動發抖的嘴唇，沙啞地問道：

「你怎麼在這？」

「幼瑄跟你說的？」

「你不是真的，我媽媽已經死了！」

「你.....」

一個擁抱打斷了我的質問，時隔多年，這份擁抱卻還是跟記憶中一樣溫暖，她顫抖地說道：「我很想你！」

掉落的雨傘被風越吹越遠

「別再說媽媽已經死掉的傻話好不好？」

猛然間一股滔天的怒火從胸口竄出，我一把推開她，怒吼道：「當初離開我的是你，現在說想我的也是你，憑什麼什麼都由你說得算？」

「既然你已經離開我過著你想過的生活，那為什麼我不能讓你死在我的回憶裡！？」

跌坐在地的女人囁嚅道：「我也是有苦衷的。」

「苦衷？」

「你們大人每個都有他媽的苦衷，誰沒有苦衷，這個世界最不缺的就是苦衷，別拿這種彆腳的理由當藉口！」

胸口大力的起伏，看著跌坐在地的她，我眼中的厭惡越來越濃

「你想去做你的貴婦就捻好你的蘭花指，我不過是妳跟他的副產品，別拿那副樣子噁心我！」

話畢，我頭也不回的走了。

失魂落魄的走在街上，來往無關的人群急匆匆的從我身旁流過，他們眼中都只有自己的目的地，急切地往那處趕去，我任由這條「目中無人」的人潮沖刷我這顆漫無目的的頑石，會被帶去哪了？我自己都不由好奇起來

「跟我走吧！」

冥冥中一道聲音在腦海裡響起，手指像被什麼東西拉著，回過神時雨已經停了，而我正坐在海邊的涼亭裡，身旁的男孩牽著

我的手，但他卻出奇的矮小，只到我的腰的高度

「你還記得我們一開始遇到的地方嗎？」

「當然。」

當時在醫院我被爸爸的凶橫氣勢嚇到，一個人跑到醫院的逃生梯裡，獨自坐在黑暗裡啜泣，而一道模糊的黑影就在此時突然出現，問我為什麼在哭，我抽抽噎噎地什麼話都說不清，只能一個勁的哭泣，而黑影就這樣一直陪著我，陪到哭暈的我終於被趕來的爸爸發現。

這些回憶好像才剛發生，但又那麼遙不可及。

「妳想要回去嗎？」

「不知道。」

我看著涼亭下洶湧的浪花，白色推擠著藍色，莫名的美麗

「妳想做什麼？」

「重要嗎？」

「不重要嗎？」

「……」

「別做傻事。」

「……」

「答應我。」

「……」

女孩攀著欄杆眺望著遠方突然開口道：「我其實一直都知道你不是鬼。」

身後並沒有任何回應傳來，她轉過頭，身後空無一物。

鬆開欄杆。

一個平平無奇的派出所裡忽然走進一個平平無奇的女孩

「抱歉，我把自己弄丟了。」



第三名　前三十天|吳珮婕

得獎感言：

很高興我的兩篇投稿在這次的文學獎能夠得到評審老師們的青睞，也很感謝中山醫能夠為有寫作理想的學生提供一個發光發熱的舞台，並藉由專業評審的點評，了解自己的作品還有哪些地方能夠精進或是改善，而能夠將自己所學的專業融合進作品裡，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學到了如何在修辭與描寫上更加精益求精。在得知作品入圍時其實很驚訝能夠在眾多優秀的作品中脫穎而出，得知獲獎更是讓人喜不自勝，再次感謝中山醫大與評委老師能夠為喜歡寫作的學生們提供一個優質的管道去實現理想。

前三十天 ｜ 吳珮婕/醫學應用化學系

「你好，我想預約六月十四的兩間單人房，四天，謝謝。」

20XX 年 6 月 11 日，天氣晴，今天是準備自殺前的第三十一天。

沈亦恒在上禮拜辭掉了工作，帶上整理好的行李，從 C 市搭了車來到 H 市，在離開前他看向在電腦桌前工作的人，問道「你真的不一起來嗎?」

「沒看到我還有工作要忙嗎，什麼事情等我忙再說。」

「行吧，下個月有個包裹會寄來，記得簽收。」

「不要太想我，我走了。」

沈亦恒頭也不回的離開了曾經的家，在旅程開始前去了一趟周醫生的診所，做最後一次的心理諮商。

「最近還好嗎?啊、不，應該說，最近有什麼計畫嗎？」醫生問道。

個人等待。

日出很美，初升的陽光穿透遠方稀薄的雲霧，柔和且飄渺，卻又氣勢磅礴。六月的山上微涼，陽光灑在身上，明明已鄰近端午，青年卻從這輝煌燦爛的金光中感受到一絲悲戚，彷彿幾百萬光年外有雙眼睛穿透光陰與時空，悄然地注視著自己，帶著神性的悲憫，令人不敢細看，卻又覺得那是一雙空無一物的眼睛。

拍起來吧，儘管只有一瞬間也好，一張照片便能傳達無盡的思念。

20XX 年 6 月 14 日，今天是自殺前的第二十八天，旅程的第三天。

沈亦恒搭著小火車下了鹿南山，一路昏昏欲睡，突然一聲手機的提示音響起，打散了他的睡意。

乙醯柳酸:「我上高鐵了，我們下午一點在 H 市車站旁的文旅會合。」

百憂解:「好。」

火車馳騁在田野間，風將大片的稻田帶動著起舞，一望無

「我這次來就是為了這個。」說著，沈亦恒將一份行程表遞到醫生面前。

上面詳細地標示著每一站的地點和預計遊玩的天數。

「還有這個」他拿出幾個顏色各異的平安結。「是我辭職之後才做的，有點匆忙，不要嫌棄。謝謝你，也謝謝那些幫助過我的護士及藥師。」

「等我到了第一站的那天開始往後推一個月，是旅程結束的時間，到時候再麻煩你們來接我。 」

「我知道再怎麼勸你都沒有用，這三年你凡是有聽進去那麼一次，或許情況都會不一樣。我以一位老朋友的角度，希望你這趟旅程能過得比以前任何時刻還開心。」

沈亦恒從背包裡拿出幾個信封，「還有這個，這些信封也是我前幾天寫的，麻煩你之後幫我寄到上面的地址。」

醫生:「我可以問一下你這趟旅程的動機嗎?」

「我想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有人想要我好好看一下這個

世界。」青年無奈的笑了笑。「幾天後應該會有一個包裹寄來，是給你的。」

「我會期待的，讓你費心了，你知道的，我討厭別離，就不送你了，玩得開心。」

「再見了，周醫生。」青年認真道。

出了診所後沈亦恒在路上遇到一對雙胞胎小孩，他們給了他一顆糖，說:「我和哥哥把點心給你，大哥哥你不要傷心了好不好?」

「我看起來……很難過嗎?」青年喃喃道。

20XX 年 6 月 12 日，今天是自殺前的第三十天，旅程的第一天。

第一站是鹿南山，那裡以鹿農場和日出而聞名。花了半天便到了農場，安頓下來後已是半夜，小睡了一會，便準備去看日出。

其實以前也看過很多次的日出，但這是沈亦恒第一次自己一

際。

「市中心站到了，要下車的旅客請在右側下車。」

沈亦恒跟著其他旅人緩慢的向票口閘門移動，抵達文旅時正好下午一點，只見門口站著一個女孩子，身穿黑色上衣和白色襯衫，帶著銀框眼鏡，頭髮用鯊魚夾俐落地夾了起來，這時女孩彷彿注意到他的目光，眼神一亮，興奮地向青年招了招手，快步向前。

「請問你就是『百憂解』嗎?」女孩輕快地問道，「我是乙醯柳酸，你可以叫我時衧，時間的時，『春曰祠，夏曰衧』的衧。」

青年面帶微笑，答道:「你好，我叫沈亦恒，人云亦云的亦，恒久的恒。」

亦恒亦恒，我心如一，雖沉亦亙久。

20XX 年 6 月 15 日，今天是自殺前的第二十七天，旅程的第四天。

這次預計在H市停留四天，一路走走逛逛，因為是自由行，所以沒有太大的時間壓力，第一天參觀當地科博館，時衧驚奇地發現紀念品店的有賣石頭盲盒，忙不迭地拉著沈亦恒去看。

時衧:「我可以相信你嗎?」

沈亦恒:「那你相信運氣守恆的定律嗎?」

時衧:「有時候人生就跟這盲盒一樣，結果不會是自己選的，所以有時候你要選擇相信運氣，放手一搏，充滿未知的選擇不失為一種樂趣，畢竟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你也可以選擇不要相信運氣，累了就停下來看一下沿途的風景，因為我可以陪著你。」

沈亦恒愣了愣，沒想到女孩會說出這樣的話，笑答:「我會的。」

下午兩人乘車去最近的電影院，看了一部剛上映的愛情片，令人想不到的是，電影是悲劇結尾，哭著走出影廳的人竟也不少。

時衧:「你覺得他們有沒有可能，其實可以避開這個結局?」

沈亦恒:「不可能的，沒有人可以走出時間，儘管死亡不會是最終歸宿，但他們死在了最愛對方的那一刻，他們的生命便完整了，畢竟他們愛的是對方，而不是這個世界。」

女孩低著頭，似是在思考這番話背後的意有所指。

20XX 年 6 月 18 日，今天是自殺前的第二十四天，旅程的第七天。

兩人搭著火車一路南下到濱海的 B 城，出了民宿步行三分鐘，便能看到一大片白沙灘，海浪拍打著沙灘，夏日的微風夾雜著熱氣與輕快的音樂，悠閒的心情體現在每個遊客的歡聲笑語上。

女孩一襲白色長裙在海風下飄舞著，她張開雙手將腕上的傷痕展露出來，頸間掛著的戒指隨之起舞，足尖在沙灘上輕點，似是想擁抱路過的風，抑或是想投入大海的懷抱。

時衿:「想聽聽看我的故事嗎?」隨後便自顧自地說了起來。

「你知道嗎，有個人曾經告訴我，海水湛藍，是因為充滿了悲傷。」

「如果我能夠早點發現他情緒不對勁就好了。」

盛夏的清風將隱晦的愛意表達，一聲喜歡，兩人沐浴著三月的杏花微雨，她陪他徜徉在四月的花海裡，他給她擋住五月梅雨的氣息，牽起手在六月的畢業季。

那個夏天有霜淇淋、沙灘和他，可是夏天過去了，風吹走了熱意，也吹熄了少年的生命力。

他說黃昏是海溢出來的思念，文字是他藏不住的執念，而至今愛戀未解，人事已非。

「所以我每次想他了都會寫一封信，兩年了沒間斷過，寫給他的信堆滿了整個櫃子，但他從來沒回覆過我，聽起來很可笑吧?」

「可是他再也不會對著我笑了。」

有人釋懷，有人徘徊，有人孤寂至現在。

我們誰都別笑誰。

20XX 年 6 月 21 日，今天是自殺前的第二十一天，旅程的第十天。

時衧心血來潮買了兩張船票，打算去附近小島上的水族館看看。

時衧:「可以問問為什麼你會叫『百憂解』嗎?」

沈亦恒:「都說人會用自己有的、相近的或缺少的東西來取名，那是我第一次去看身心科時醫生開的處方藥。」語畢，他好奇道:「那你為什麼叫乙醯柳酸?」

時衧:「跟你的道理差不多吧，我上了高中後開始會頭痛，但又對布洛芬過敏，所以買止痛藥的時候只能選阿斯匹靈的。」

五十分鐘後，船靠了岸，岸上的人群熙熙攘攘，跟著人流排隊買票，晃晃悠悠地進了海洋館。

「歡迎來到我的領域!今天就讓我來當你的一日導遊吧!」時衧興奮地說道。

「那就請多多指教了，我們的一日小導遊。」

「這是錐齒鯊，牠們雖然有血腥的尖牙和兇殘的長相，卻也和我們一樣擁有柔軟的心臟喔。」

「櫛水母其實不是水母，儘管在最黑暗的海洋哩，牠們也會綻放著最柔和的、屬於自己的光。」

「食人魚會不會認為我們是牠的午餐?」

「小知識，雄性的小丑魚可以變成雌性，但雌性不能變成雄性，神奇吧?」

20XX 年 6 月 23 日，今天是自殺前的第十九天，旅程的第十二天。

沈亦恒和時衧報了旅行團，從 B 城一路坐遊覽車到隔壁的 Q 城，準備跟團賞花，恰逢幾年一輪的流星雨，不出意料一下車便是人山人海的景象。

民宿旁的小路通向農場，走過去便能看到一整片的向日葵花田，再往裡面走能看到好幾區繽紛的薰衣草花田，最深處是成片的竹林，蓊蓊鬱鬱，自成一方天地。

沈亦恒今天穿了一件暖黃色的襯衫，時衿也身著暖黃的連衣裙，兩人竟不約而同地有了同一種默契。

「喀擦。」快門聲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遠處一個手持單眼相機的人忙不迭跑向他們。

「抱歉，剛才那一幕太好看了，腦袋還沒反應過來，手就先按下快門了，需要刪掉照片嗎?」

時衿:「沒事，可以再幫我們拍一張嗎?拍完再傳給我們。」

「當然好啊。」男人開心地答道。

「來，看鏡頭笑一個，再拍一張啊，小妹妹提一下裙襬，帥哥給她回個禮，對，這個狀態很好，來看一下成果吧。」

相片裡兩人的身影，在下午陽光的斜照下，影子被無限拉長並交疊在一起，看不出繾綣的氣息，卻看出了幾分孤寂的味道。

「先生，你覺得我們像情侶嗎?」收到照片後時衿調笑著問道。

「這不是很明顯嗎小姑娘?我給這裡的旅人們拍過的照片少說也有幾千張，叔叔我看的出來，你們眼裡可沒有對方的身影。」

青年失笑道:「那麼明顯的嗎?」

「別怪我說話不好聽，人家小姑娘看起來就是心裡有人了，更何況，我看你對人家也沒有想法，你應該也有喜歡的人了對吧?」

半晌，沈亦恒才答道:「是啊。」

漫山遍野的向日葵是藏在心底不語的秘密，如今連初識的人都能一語道破，但日夜相處的人卻從沒看出來，一時間沈亦恒竟不敢確認那個人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在裝傻充愣。

小插曲過後，兩人肩並著肩在薰衣草田裡走著。

時衿突然問道:「你說，我們這樣像不像小王子和狐狸啊?」

沈亦恒:「怎麼說?」

「我們的時間都所剩不多，還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就像我之前跟你聊過的，這兩年來我忘了很多東西，他的長相、聲音、個性，我都想不起來了，唯獨還記得我愛著他。」

「而你拋棄了一切，逃離了所有人，現在卻跟我在這裡一起賞花，我們之間也算建立了一種超越友情的關係了吧?」

「說白了我們只是第一次見面的兩個網友，能見面出遊的網友那麼多，我卻是唯一一個能夠一起踏上旅程的，我知道你是會離開的。我之於你，是人生最後一刻的送行人，你之於我，是漫漫旅途中一個隨時會被忘記的過客。」

「小王子最後回到了 B612 去找他的玫瑰，留下狐狸孤零零地在地球上，我不知道小王子還會不會記得跟狐狸建立過的馴養關係，但狐狸看到金黃色的麥田，便會知道小王子留給牠的、曾經存在過的證明。」

「那我們誰是小王子誰是狐狸啊?還是說我們是兩隻擁有玫瑰的小狐狸?」

夜幕降臨，晚風拂過兩人的髮鬢，宣告著無形的默契，吹散了答案。

一個是拋棄了玫瑰的小王子，一個是早已被其他人馴養的狐狸。

20XX 年 6 月 26 日，今天是自殺前的第十六天，旅程的第十五天。

凌晨一點，兩人騎車到花田旁邊的山嶺上找沒有光害的地方看流星雨。

時衿:「在城市都看不到這麼清晰的星空，只可惜沒帶到望遠鏡。」

沈亦恒:「調相機的感光度跟快門速度就行了，我教你?」

找一塊平坦的草地，鋪上野餐墊，拿出 0%的海尼根和消夜。

「0%你是認真的嗎?」

「我們是騎車上來的，忘了?」

「確實。」

凌晨一點半，人開始多了起來，忽然，一個光點自天外滑落，緊接著，便是無數個星點接踵而至，如同火柴般劃亮了整片夜空。

沈亦恒:「許願了嗎?」

時衧:「我還以為我們都已經過了會像流星許願的年紀，我倒是想許願，但感覺挺像詐屍的，那還是算了。」

沈亦恒:「我希望，除了你跟醫生以外，不要有人記得我。」

時衧:「這算是一種『特別優待』嗎?」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想出來旅遊嗎?」

「因為這幾年我已經快受不了了，壓抑的環境，冷漠的親情，漸行漸遠的朋友，還有岌岌可危的戀情，我感覺那些東西都沒救了。」

「有一天腦袋出現這樣一個聲音:『逃走吧，逃到一個沒有人認識你的地方，拋棄現在的一切，在你被他們拋棄之前。』」

「說實話，我心動了，而我也的確這樣做了，我花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安排這次的行程，本來想給認識的人都寫一封告別信，才想起來自己早在每一次的畢業和離別時，就把同學的聯絡方式刪掉了。」

「當人懷疑起自己的努力時是一件沒完沒了的事情，懷疑自己為什麼要努力，為什麼要抱這麼大的期望，懷疑自己活著的意義。」

「而我不想活在別人的記憶裡。」

時衿:「但你想讓我記住你。」

沈亦恒:「畢竟我們也算是『馴養關係』?」

就算我之後離開了，我的靈魂也會指引著你，陪著你，一直。

20XX 年 6 月 29 日，今天是自殺前的第十三天，旅程的第十八天。

一路從 Q 城坐車到 A 市，來到了女孩所就讀的 S 大。

時衧:「要不，我們去逛科博館?」

沈亦恒:「走吧，小導遊。」

平日上午的博物館沒多少人，兩人一路走走看看，從一樓的大王魷魚看到榫卯結構的建築物，透明斜坡底下的考古跟陶俑，討論幾百萬年前的恐龍到底有沒有頭髮。

時衧最終還是買了一個石頭盲盒。「你說我會抽到金屬鈦嗎?」

沈亦恒:「錢帶夠了抽幾個都不是問題，快打開。」

運氣之神小小地眷顧了女孩一把，館內明亮的燈光將金屬鈦氧化的表層呈現的彩色照得更加絢爛。

時衧:「我想起以前聽過的一句話。」

「洗耳恭聽。」青年回道。

「所有命運饋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很多時候，我總是會想，如果我當時再努力一點，是不是許多事情都會變得不一樣?」

「資源不好，那我就努力一點考到好一點的學校爭取資源；環境不好，我就磨練意志並提升自己的適應力。」

「可是好像很多東西都還是回隨著命運安排好的軌跡而動。」

「如果我每天多觀察他一點，多跟他說點話，他是不是離開的時候還會感到一絲溫暖?」

「如果我能早一點發現我生病了，能及時治療的話我還會忘記他嗎?」

「我不想再體驗一次那種失去掌控的無力感。」

「對我來說，他是命運給我的饋贈，但我最後卻沒能守住這份禮物。」

究竟在期待什麼，期待一切都會如自己所願?

是悼念那些既定的事實，還是只是不願承認自己在重蹈覆

轍。

20XX 年 7 月 3 日，今天是自殺前的第九天，旅程的第二十二天。

「接下來我們要一路北上，到東北角的 Z 城參加童玩節，然後去放天燈。」

火車沿著海岸線一路北上開向 Z 城，遠方天空大片的雲朵翻湧著，旅人沿途祈禱著未知的天氣。

下了車，天氣雖然算不上晴朗，卻也挾帶著涼風，一絲一絲的用它溫柔的指尖去輕點旅人微紅的臉頰。

火車毫不留戀地駛離，倏忽帶起一陣風。

大概是風太大了吧，他竟聽到了多年前少年呼喚他的聲音。

20XX 年 7 月 4 日，今天是自殺前的第八天，旅程的第二十三天。

戶外的童玩節活動因下大雨而取消，兩人打算去附近的老街看看，聽說那裡的水景不錯，而晚上的夜市估計也因為下雨的關

係不會出來擺攤了。

小雨淅瀝淅瀝地下著，打溼了行人的衣襬，時衿便拉著沈亦恒去附近的成衣店買了兩套現代化的古裝，權當江南小鎮的情調。

女孩一身純白交領上衣，配著長至腳踝的墨色馬面裙，裙面上的修竹隨著女孩的步伐搖曳生姿。

青年一襲玄色衣衫，配上長袍馬褂，手持紙傘佇立長廊下。

江水連著天，湖面上半月橋倒影如畫，黑白配色的磚牆如一幅山水潑墨，歲月靜好。

初見不知畫中意，再見已成畫中人。

20XX 年 7 月 6 日，今天是自殺前的第六天，旅程的第二十五天。

天氣放晴，兩人從老街一路漫步，從街頭逛到街尾，看到不下十幾間製作天燈的店舖，最後選定一間在最末尾的小店。

不知是想到了什麼，沈亦恒提筆的手懸在空中，遲遲不肯落筆。

「怎麼了?」時衧問道。

「我只是在想，我這些年許了這麼多願，到底有哪個是成真的?如果神明真的在天有靈，知道我現在的想法的話，就不會實現我的願望了吧。」

寫完字的天燈被點燃，跟著其他無數個天燈緩緩上升著，直至成為看不見的光點。

而沈亦恒不知道的是，從時衧的視角裡看過去，他望向燈海的目光愈發的繾綣與溫柔，身上的煙火氣彷彿跟著燈火的上升與熄滅變得愈發淡薄。

「我已經忘記了你的聲音跟長相，也無法根據別人的描述來想像你的樣子了，那就希望我能在還記得的時候，能每天把我們曾經做過的事情都回憶一遍，希望我不要再忘記你了。」--時衧。

「願世間的每個善良都能夠被溫柔以待。願我能走出時間。願每個人都能走出回憶。願我不要再有下輩子了。」--沈亦恒。

時間一直在向前走，但他再也不想出現在其他人的餘生裡

了。

燈火闌珊裡，沈亦恒驀然回首，恍若回到了大學那年的上元燈節，五年前苦心找尋的那一方，在今時今日成為了最想被隱藏的存在。

20XX 年 7 月 8 日，今天是自殺前的第四天，旅程的第二十七天。

是時候該告別了。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也沒有能一直出行的旅人，兩人都心知肚明。

時衧其實什麼都知道，正是因為知道的太多了，才會跟著沈亦恒走完整趟旅行。

我是你路上的最後一位隨行人，最後一個夏天，最後一片花海，最後一次求生的契機。

「這二十多年來，發生了太多事，那些壓垮我的稻草並非一朝一夕便能形成的，所以我想讓你知道，這一個月來是我被診斷出憂鬱症後的七年裡最開心的日子了，我很高興是由你來陪我走

完這段路程。」

時衧的聲音聽上去有些哽咽:「還有四天不是嗎?只要你需要我，我就會留下，你知道的。」

沈亦恒:「但我們都無法避免孤獨的死去，不是嗎?所以別為了這次的分離難過，如果想念我了，就抬頭看看夜空，看哪顆星星在閃爍，那一定是我在對你招手。」

米桑·昆德拉曾寫過這樣一句話:「這是一個流行離開的世界，但是我們都不擅長告別。」

所以我們也不要告別好嗎?雖然不能悄無聲息地來到這個世界，但我想安安靜靜地走。

20XX 年 7 月 11 日，今天是自殺的前一天，旅程的第三十天。

沈亦恒從 Z 城回到了 C 市，這一段的行程他並沒有寫在給醫生的行程表上，在最後一天，他突然回心轉意，回到了那個以為不會再回去的「家」。

沈亦恒把房間和書房都搜刮了一遍，連牆上及冰箱貼著的照

片也沒放過，他將自己的所有相片燒了個精光，好在自己和另一半都沒什麼拍照的習慣，全部清理乾淨也不過十來分鐘。

處理完這些，他將自己的筆電及手機裝到一個盒子裡準備寄給時衧，有些東西他打算等過一段時間再讓她知道。

再見，再也不見了吧。

20XX 年 7 月 12 日，今天是他的二十六歲生日，沈亦恒再也不會醒來了，那些人先拋棄了他，那這次換他先拋棄這個世界。

那個少年第一次是死在了十八歲，自我與感知情緒的能力全死在了那一年，苟延殘喘地又多活了將近三千個日夜。

第二次死在了二十六歲生日那天，生日和忌日同一天，多好啊，那些人甚至不用再多記住一個與他相關的日子，他拖著破碎的身心靈迎來了解脫。

他最終還是死在了那個夏天。

給醫生的一封信。

「謝謝你這八年來為我耗費的精力與努力，但我始終無法越過心裡的那道坎，我在這裡待得太久了，而時間並沒有讓所有事情慢慢地好起來，離開是必然的。在此由衷的感謝你做過的一切。」

留給時衧的一封信，隨信附上一盒阿斯匹靈。

「希望你在這一個月玩得開心，我猜或許你也和我有一樣想離開的念頭，你比以前的我多了幾分活力與生氣，這是我至死追求的嚮往。如果有那麼一天，你也需要來一場三十天的旅行，那就像我一樣找個人作伴吧，你可以認為這是一個傳統，我在幾年前也曾陪過某個人去旅行，他希望我能一路小跑向春天，現在我將這句話傳給你，連我的份一起，多看看這個世界。」

留在家裡茶几上的信。

「或許我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愛你，你這次打算用什麼留住我，我帶你去看春日的暖陽，夏日的蟬鳴，你回贈我秋日的黃昏，冬日的餘燼，究竟是誰該道歉，誰該挽回，誰該挽留誰？我在生日的前一個月，決定放棄了所有的一切，你知道你改變不了我的決定，你可以怨我為什麼突然消失，可我也想問你為何這些年都不放我走，我累了，殘缺的心理狀態讓我無法支撐這段感

情，放我走，我也放你自由，你不用再繼續承受我的歇斯底里，誰也不用怨恨誰，你永遠失去我了。」

六個月後，時衧再度收拾行李來到Ｈ市，準備開始她的第二段隨行旅遊。

火車站前，一個身穿深色風衣的男子正在等人，看到時衧後溫和的笑了一下，說道:「你就是『乙醢柳酸』對吧?我就是『福安源』。」

時衧:「你好，我叫時衧，時間的時，『春曰祠，夏曰衧』的衧。」

男子:「我叫謝天星，天空的天，星河的星。」

「有興趣在這趟旅程中聽聽看我的故事嗎?」

「我有個愛人，他在我準備求婚的前一個月永遠離開了我們的家。」

謝天星當時為了準備相關工作跟婚禮事宜忙得焦頭爛額，絲毫沒發現伴侶的異常。

「他的人生停在了二十六歲那年，死在了我最愛他的時候，他那麼怕孤單的一個人，我得早點去陪他。」

我不能陪你走向未來，那讓我陪你一起走黃泉路，好嗎?
等我。



佳作　317-阿育|張馨云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評審老師對這篇文章的肯定，能得獎我感到無比榮幸與開心。起初交稿時我並沒有想太多小說結構的問題,到宣布得獎作品前評審說明期待的結構與視角時，我才察覺到這篇文章和小說似乎有差異，擔心會不會得獎。

經過活動的交流，我清楚的知道自己還有許多進步空間和可以改進的地方，感謝評審老師細心的講解；感謝學校舉辦文學獎以及安排很棒的互動環節；感謝當天幫忙活動的老師們以及感謝看完這篇感言的你！

317-阿育 ｜ 張馨云/職能治療學系

317 阿育是我在立可帶芯上寫了無數遍的名字；是我現在聽到他人提及還是會在意的人；是認識了一年，國中三年卻怎麼也無法淡忘的學長，但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確定到底有沒有愛慕過這位曾在直排輪場上叱咤的少年。

梧桐樹上聒噪的蟬鳴，回憶起了那個夏天……。還記得第一次社課正值梅雨季，雨嘩啦啦地使整座城市的空氣瀰漫著柏油路被烈日曝曬後的味道，周圍又潮濕又悶熱，想當然我們戶外的訓練場地也積滿了雨水無法使用，於是只好到附近學校的穿堂練習。初來乍到周圍沒有熟悉的人，哥哥向來不喜歡在公眾場合與我相認，早早丟下我與朋友聊天去了，就在我正緊張的無法將那大腳丫子套進新直排輪鞋且急著滿頭大汗時一個身影映入眼簾，身高大概一米七五勻稱的身材中帶點肌肉線條，漆黑的短髮乾淨俐落，這更凸顯出他臉上輪廓的稜角，有著濃密的眉毛、烏木般的黑色瞳孔、高挺英氣的鼻子，健康的小麥膚色在他露出潔白的牙齒時形成強烈對比，學長背著他的直排輪鞋手拋著樂樂棒球徑直的向我們走來，教練今天雨下好大啊！他那爽朗的聲音夾雜著雨聲在穿堂迴盪著，那是我與他的初相見。

之後的社課都是大晴天，在夏天毒辣的陽光照射下，戶外彷彿是巨大的烤爐，令人頭疼的是社團時間是下午一點半到三點，每每才剛開始暖身汗水就像斷了線的珠子，順著臉頰往下流。雖

然小時候自學過直排輪，但因基礎功不扎實導致練習時頻頻被倒追。一次又一次一圈又一圈，每當被超過時我總想再加把勁跟上大隊，接著就是體力與意志力的拉距戰。順帶一提，我們社團暖身排隊順序結合了耐力與爆發力，綜合能力越好的越靠前，而排在最後的我總好奇前面的人何來源源不絕的精力，暖身最後幾分鐘不僅衝刺完成，甚至連休息時間也在一旁追逐嬉戲，搞得在後面大口喘氣的我直困惑，就這樣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我的注意力時常落於這位總在社團暖身時帶隊的學長身上。下午一點二十五分他會騎著那台亮黃色自行車從路旁轉角出現，頭戴鵝黃色自行車帽，帽子上貼著一張張每場比賽疊上去的號碼牌，腳踏車習慣停在練習場旁的機車格，樹下的長椅是他的固定座位，也是我常常回頭看的方向。不僅帶隊，帶操、連示範動作教練都請他幫忙，學長直爽朗的個性偶爾也會當眾吐槽教練令我們哄堂大笑，這使原本炙熱難耐的練習多了幾分趣味，風在一片笑聲中又重新活了起來，吹下的落葉飄過他臉龐，那一刻他側身扶腰，大笑間露出一排白牙，陽光彷彿都被學長的笑容收斂再一起釋放，耀眼而美好。後來我只記得去社團前會格外不自在，倒數著星期六的一點二十五分，看向路旁的轉角。

聽其他人說學長還會利用時間到鹿港的菁英隊練習。學長畢業後能力提升的我也去那裡練習過，但是訓練程度和社團相比差異實在太大:200 公尺 19 秒並且堅持十五分鐘，光要跟上隊伍我就顯得格外吃力再加上車程往返路途遙遠，累的我直乾嘔，這不禁讓我對當時能堅持下來的學長又多了幾分敬佩。同時學長會將

學到的技巧與訣竅同教練討論、商討出適用於社團的方法，看到姿勢錯誤的學弟妹也不吝嗇上前糾正、親自示範，他的休息時間沒有一刻停歇。在我看來學長於社團是耀眼的存在:暖身時永遠的排頭、社內比賽穩坐第一、笑話出奇的好笑就連教練問話回答都需要他當暗樁。我想社團裡應該沒有人不認識他吧!他是團內的開心果更是帶領著我們一路進步的”老大哥”。

因為就讀同一所國中，在校園內當然也有機會見面，可惜我們學校將不同年級的教室分成獨立三棟，校方嚴厲警告不能跨棟，基本上沒什麼特別的事我們也不會這麼做，所幸各處室與三年級所在同一棟大樓，於是我就利用每天副班長要到學務處填寫出缺席的機會，和朋友一起繞到 2 樓 317 教室門口悄悄地瞄他一眼，但是常常因為太緊張導致甚麼都沒看到就走過去了，到後來每天和朋友繞到 317 已經變成例行公事，至於那天有沒有看到他好像也沒顯得那麼重要了。

在學校時還有讓我很期待的時刻，那就是中午集合。每當要參加比賽前校內負責的老師便會在中午吃飯時廣播直排輪社集合，廣播一響聽到熟悉的聲音，我壓制不住上揚的嘴角，連午餐都吃得格外匆忙，因為在午休時間加上學校沒有裝冷氣，天熱的連蜻蜓都只敢貼著樹蔭處飛，衣服上沾滿濕了又乾的汗水，濕濕黏黏的空氣參雜著汗水與老師低沉的聲音、喃喃念著比賽報名的注意事項，昏昏沉沉的午休很難讓人想特別出來，但是一想到能在練習以外的時間看到學長，我午飯簡單扒了兩口，儘管還沒到表定時間還是拉著朋友一起三步併作兩步的跑去集合了。我一邊

和朋友討論老師襪子搭配拖鞋的奇怪穿搭，一邊偷看坐我對面的學長，他也和他的朋友聊得很起勁，談笑間又露出了他的大白牙，眼睛像月牙般彎起細細的笑眼中閃耀著如鑽石般的光芒，他慵懶的坐姿正適合這令人發懶的午後，整個午休我都在好奇他們在聊什麼，至於老師交代的注意事項混著蟬鳴被熱到嗡嗡作響的腦袋當成白噪音了。

賽前幾次社課，按慣例我們會到比賽場地訓練，十分鐘熱身到後來我依然體力不支被倒追，明明剩兩分鐘了我咬牙堅持著想跟上大隊，學長再次領著大隊慢慢接近我時他說了句加油加油，瞬間激動的內心使身體裡湧出許多能量流竄到每一個細胞，原本笨重疲憊的身體化如羽毛般輕盈，因為他這句話我努力跟上隊伍直到暖身結束，片刻休息後不再大口喘氣，但心跳依然怦怦大聲地跳個不停。到了比賽當天，我們學校的參賽選手有一個休息區，我原本想著可以在休息區內看見學長，但是整場比賽下來我滿眼找他到幾乎快看穿了比賽場，但除了點名時看見他將他那長長的劉海束成一小搓在頭頂，其他比賽時段幾乎不在休息區內。終於輪到他上場比賽，各就各位 預備 砰 隨著比賽槍響我看著他衝出起跑線，我連呼吸都亂了規律甚至比自己比賽時還緊張，一圈…二圈…鈴鈴鈴學長不意外地奪得第一，場外的我既開心又替他感到驕傲，或許他永遠不知道場外還有人這麼替他感到開心吧!

自從開始關注學長以來，關於每一次社課發生的事我都會順手寫在日記本裡，例如有一次學長意外得知我哥哥的妹妹也在社

團裡，而那個妹妹也就是我，個性大喇喇的他便一個個女生好奇的問你是阿瑋的妹妹嗎?只見他離我越來越近，我甚至還沒想好要怎麼回答，他便滿臉笑意地走到面前，還是那句你阿瑋的妹妹嗎?我先是愣了一秒然後微微地點了點頭，他隨即雙手一拍說道:「太好了，男的帥女的美」。說實話當時的我還真的不太好看，體重到達人生巔峰、皮膚被烈陽曬的發黑、練習後凌亂的頭髮再加上滿頭汗水，那狀態叫一個狼狽。「女的美」縈繞在我心頭良久、幾個夜晚輾轉反側，不確定是他真的覺得好看還是我自作多情，但也是這簡單的一句話打動了我想變漂亮的初心，終於在學期快結束時回到正常體重，臉型不再臃腫、練習時也知道在烈日下需要塗防曬，暖身慢慢的能完整跟完十分鐘，漸漸地一點一滴的進步不再是吊車尾了。

晃眼又夏，不經意的一瞥已經隔年。鳳凰花開迎來了畢業季，那年夏天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林志炫的 ”鳳凰花開的路口”，現如今每當聽到這首歌，思緒被拉進時光漩渦隨著周圍的時間齒輪緩緩倒轉，彷彿置身於當年的場景。畢業季午飯時間校內廣播播放著一首又一首的畢業歌，和我同社團的朋友也知道我對學長那不明所以的情感，當他們乍聽到我想送學長畢業卡片，並看見手上早已準備好的禮物，於是大聲嚷著說趁現在有音樂最合適了，雖然我在家已練習了數次怎麼給卡片比較自然但沒想到這一刻來的這麼快，心理還沒準備好的我推辭了幾句，接著便被一群女生不管不顧的拉著直奔三年級那棟大樓，更貼切的來說是被拖過去的。說來那畫面也好笑，到了 317 教室附近我被一群朋

友圍著，其中一位和我說別怕我去看看他在不在教室，說罷便如做賊般偷偷摸摸的蹲守在後門，不一會兒她著急忙慌的說學長要走出來了，果然他從前門踏出了教室，我從後面一路追趕，但他步伐實在是太敏捷直到一樓草地我才追到，我鼓起勇氣和他說:「學長，畢業快樂」

他好奇的低頭看了看禮物，隨後又看向了我，眼中填著笑意

學長:「哇 謝謝!」

頓時間他笑出了聲，正巧一束陽光照在他泛紅的雙頰上

接著又說:「學妹 你是幾班的阿? 」

我不好意思的說:「我是一年 9 班的 」

學長:「好 那我畢冊再拿去你們班給妳簽名」

他接過禮物後便笑著轉身了，我的朋友們從後方向我圍了過來，「怎麼樣他說甚麼」他們好奇的追問，開心和激動如決了堤的洪水，浩浩蕩蕩地從心理湧出，歡喜之情轉為淚水忍不住從眼眶中滑落，滑過了勾起而顫抖的嘴角，這也是我唯一一次因開心而哭的經歷。那天中午陽光高掛在天空，曬得人心裡暖暖的，幾位女孩踏著綠油油的草地，歡歡喜喜的走回了教室。等畢冊的這幾天，每到下課我便站在走廊上最顯眼的位子低頭望向一樓的空地，在來來往往的人群中找尋學長的身影，等阿等，等過了下午又等過了一天，左盼右盼還是沒有盼來學長，突然間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拉著朋友直接找學長簽名去了。

我抱怨般的咕噥著:「你怎麼沒來 我都沒看到你」

他睡眼惺忪的撓了撓後腦勺說道:「抱歉啦 這幾天忙畢業海

報設計」

學長邊說邊拿出畢冊讓我簽名，簽罷我以為結束了蓋起筆蓋，他又拿出一本畢冊

我好奇的問:「這本是…? 」

他說:「這是另一位和他同班且和我們同社團學長的畢冊怎麼?你忘記了嗎?」

啊!我當然知道那位學長，但從來沒想過要給他簽名。簽完兩本畢冊後我猶豫再三，還是決定向學長提出邀約。

我吞吞吐吐的說:「學長 你直排輪這麼厲害，暑假能不能約一天教教我們這些學弟妹們」這句話是我在紙上打了無數次的草稿，說出去當下深怕被拒絕，沒想到他立馬爽快的答應了，答應的當下我的心繃的緊緊的深怕是錯覺。

當天沒有勇氣的我當然拉著哥哥一起去赴約，我們習慣性的提早十分鐘到，穿好鞋等待學長的那幾分鐘我興奮的心沒有片刻安寧，雀躍的跳動著、顫抖著，難以自持，下午一點二十五分學長再次從轉角映入眼簾，和往常不同的是他帶著朋友還有同社團的表妹，也就是我的學姊一同出現，滑稽的是那陣子學長似乎正在學習滑板所以沒有下來直排輪場，停好車便到一旁空地與朋友滑起了滑板，想當然和他也沒有講到話，幸好有學姊陪我們一起練習、聊天才不至於那麼尷尬。至於學長他沒有忘記約定前來赴約我便心滿意足了，說實話我和他交集不多，不熟悉也是理所應當的，那時不知道哪來的勇氣約他出來，我想他現在連我是誰都不知道吧!

學長畢業後，我繼續留在直排輪社，在一次次的訓練中突破體力極限，漸漸地能超越原本排在我前面的同儕，慢慢變成社團裡數一數二的帶隊者、成為女生中速度最快的領隊，暖身時站到了當年學長的位子，帶領著學弟妹滑過一圈又一圈，依舊還是那熟悉的十分鐘，比賽得獎名單上也終於有了我的名字個人賽、團體賽，一面又一面的獎牌，可惜的是學長已經畢業，當年技不如人的我不敢與他搭話，到了畢業前夕才敢送出禮物，現在有底氣和學長分享時他卻早已離開社團，或許….是那份膽怯才讓這懵懂的青春添了幾分遺憾吧!

你說人們沒有相約分別後多久會重逢，那還真說不準。我本來以為學長會如同那年暑假一樣，與他相關的回憶封存在心裡再也不翻騰。國三時一個平凡外掃的午後，發懶的我們拿著竹掃把在紅磚頭上意思意思揮了幾下，抬頭間看見遠處夕陽餘光下那熟悉的身影，身形依舊那麼挺拔，但與兩年前不同的是綠色的高中運動服取代了原本橘色運動服，在一片橘的校園中他還是那麼顯眼，學長站在他班導旁聊天，我何其幸運剛好能遇上，他距離外掃地有一段距離，人在遠處顯得小小的聲音幾乎聽不見，他與老師談話的畫面對在遠處的我而言那只能用默劇來形容，但鑒於學長對我不怎麼有印象我也不好上前打招呼只在旁默默的看著他，直到鐘聲響起我不得不回教室。

高中時我有了手機、有了社交帳號，創帳之初先加完了一輪周圍好友後再次打開社交軟體輸入學長的名字，翻了翻他的近況:

國中畢業後學長開啟了徒步環島之旅，每天的經歷與感想都會發佈於貼文內容既好笑又發人深省，每一句話都帶給困頓時的我方向與無限勇氣，他就像北極星，是迷航時的參考座標也是我追尋的方向，就如同當年我望著在排頭的他努力想跟上一樣。看罷我忐忑的送出交友邀請，一連好幾個月手機的另一頭都沒有回應，我不抱任何期待的取消又發了一次，終於!一天晚上接受邀請通知彈出螢幕，學長，這是我等了四年似乎能證明我們的青春曾經交匯過的證據阿!

大一那年寒假我回到了往日的練習場，換上直排輪鞋滑行在跑道上，獨自一個人享受迎面而來的微風，那天天很藍、陽光依舊燦爛，學長常坐的長椅靜落於樹蔭下，機車格內沒有那輛熟悉的黃色自行車只有我騎來的機車獨佇於空蕩蕩的停車格內，我和以前一樣一圈又一圈的溜著，角落的落葉、被撞歪的鐵欄杆、地上的磨痕等，練習場每個角落都有屬於我們的故事，滑經每個角落時回憶如一幕幕的幻燈片，連聲音彷彿都從耳邊傳來……

梧桐樹上聒噪的蟬鳴，回憶起了那個夏天，我對你的思念沒有人為我們敘寫，回憶起來的也僅僅是在那個夏日，微風把那位少年的髮絲吹亂，時光的河入海流，幾度花開花落，有時快樂有時寂寞，很欣慰生命某段時刻曾一起度過，阿育我們的故事有緣再續寫吧!



佳作　An/Pair|林佳琳

得獎感言：

人生有如跑調的吉他，不在調上也可以遇見美好的事物，寫作亦是如此，在不美好中追求完美，在不完美中追求美好，此次能參與其中，讓我很慶幸沒有放棄熱愛寫作這件事情，也沒有放棄熱愛生活在每篇故事中的你們，雖然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但如今我依舊會持續為你們創造人生下去。很謝謝參與在活動中的每一位老師及創作者，讓我感受到，原來一群人一同看著天空的感覺是如此的溫暖且感動。

An/Pair | 林佳琳/心理學系

戒指隨著晃動閃著微光，手指不自覺婆娑的動作，都意味著戒指主人的情愫。

一年一度的日子，總有個願望持續的流傳下去，「希望我們能這樣永遠下去，兩個人就好，慢慢走只要兩個人就一定能幸福下去。」

不求多，只要待在那人身邊就好，這樣就足夠幸福了……。

在享受這份喜悅之際家裡電話響了，刺耳的聲響幾下後他才發現，慢慢移動到電話前接起，也是在這剎那，手上還把玩的酒杯摔到了地上，玻璃碎片加點紅酒散在地上。

有點駭人、有點不祥。

「怎麼可能……。」

我有一個愛了很久的朋友，再三強調我們確實只是朋友，他陪伴我走過四季，陪伴我走過這一生，我們一直相伴左右，即便到了最後，我單方面感覺不到他的實感，但我一直知道，他都在。

在一個盛夏澄泓闖入了我的生活，無聲無息地上了連結，像是月老偷偷牽的紅線，而我一直沒有去還願。

澄泓的家庭跟我不同，沒有成年男性只有成年女性進出的那個家，而我還記得那天晚上，澄泓又偷偷溜進我家後院，用小石

子往我窗戶丟，我聽到聲音後睡眼惺忪開窗，看見澄泓擺著小手，我知道他想要我陪他出去溜噠，而當下，我沒有拒絕。

我躡手躡腳出家門，前腳剛踏出門檻，澄泓就拉起我手腕跑起來。

我不知道要去哪裡，只是跟著前面人的不乏奔跑著，即便我感覺澄泓也不知道目的地，但我也沒開口問。

兩隻手牽著的溫度不同於炎炎夏日的燥熱，它很溫暖很溫柔，但同時也帶有一絲絲的悲傷。

之後澄泓在一處河畔旁停了下來，我煞不住車撞了上去，摸摸鼻樑後見牠在草地上坐下，我有樣學樣地在旁邊停留。

這一晚，夜很黑很晴朗，澄泓的話語很輕也很慢。

這一晚，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見澄泓掉淚。

我想起了父親書房架子上的某本書，我偷偷拿來看。

「男人只會在自己信任的人面前展現脆弱的一面。」

所以我算是那個澄泓信任的人吧？

那一晚，澄泓說，叔叔說他是個累贅，說他像阿姨一樣的長相像個娘們，然後叔叔跟人跑了，拋下他跟阿姨兩個人。

澄泓說，很好笑的是他沒有難過的感受，反倒是很開心。

他一邊說一邊掉眼淚，我則是聽還是只有聽，然後在遠方的天空泛起些許橙色時我們一前一後走回家。

那一晚河畔旁，我很想說些什麼，但始終沒有開口，直到我溜回房間從窗往外看，看見澄泓還在樓下時，我轉身隨意撕了書桌上的紙在上頭寫字。

「不用管叔叔是不是喜歡你，只要阿姨還有我喜歡你就夠了。」不一會兒，我看到澄泓笑了，嘴巴呢喃著什麼，隨後離開。

而我蹲坐在書桌旁，東西也丟在一邊，胡亂地將臉埋進雙臂中。

明明夜晚的微風涼颼颼，雙頰卻灼熱的不可思議。

我記得那一晚的隔天我就發燒病在床上，兩天後我們在學校遇到，澄泓就跟平常沒兩樣，但看到我進教室，澄泓從位子上離開，湊上來摸我額頭後往自己額頭摸。

那個瞬間我相信我臉紅了，心臟跳得很快，快到有點窒息，然後我從他面前逃掉了。

我掠過澄泓到位子上，從早上我就試圖冷靜，但卻冷靜不下來，還不熟悉的小玩意兒一直蠢蠢欲動的感覺，讓我很不好受，真的，很難受……。

等我們再長大一點，性格跟行為不像是以前打打鬧鬧，弄著一身傷後回到家，分別被家長罵完後同時跑出門，在路上興致被激起兩人幼稚地比賽跑步，然後到終點時一左一右大字形躺在地上。

有些事情悄悄變了，視線角度變了，應該說早該察覺的，小時候只能仰頭看著大人們，現在能平視了甚至微微低頭。

一個瞬間，彷彿看到了周圍人都老了，尤其是阿姨的臉上多了幾條細紋，然後是身形顯而易見的消瘦，然後是……。

很多事情都不斷變化著，不知從何時變成了現在這樣子，可

能是因為平時我的眼中只有澄泓，周遭發生些什麼一概進不了我眼，不過慶幸的是有件事情沒變，那就是阿姨拿手的蘋果派，甜甜的蘋果塊，顆粒跟泥狀搭配，有青森蘋果的甜而不膩，也有果醬滑順的口感，再添上淡淡的肉桂香……。

又是某一個難忘的夜晚，澄泓來我家過夜，我們一起打玩電動後相繼入眠。

我在一個睡夢中醒來，揉揉眼睛見澄泓坐在窗前看向高掛的皎潔月光，我輕聲問：「怎麼不睡？」。

他沒看向我，只是接著轉身一聲不吭地抱住我，我感受到他身體的顫抖，肯定是做惡夢了吧，我心想。

我輕拍澄泓的背，「沒事的，都會好起來的。」話語在寂靜中裡迴盪後消散，我們也呈現擁抱的姿勢一陣子才紛紛鑽回被窩。

隔天澄泓回了家，這之後我過了一段時間才又見到他，那時我才知道，阿姨過世了。

我想到那晚我脫口的話「都會好起來的」突然有股羞恥及內疚還有一些我不清楚的情緒湧上，什麼事情都沒釐清楚就說這種話，這算什麼……。

我是個差勁的人……。

這時我待在自己的房間，窗戶又傳來喀喀一下下的聲音，我湊過去往下一看，是澄泓。

我下樓找他，剛要開口他就說：「去那晚的地方說。」很神

奇的是，我懂他的意思，我們一前一後走去，一路上沒有說半句話直到目的地。

他又像那晚一樣逕自坐下，只是這次他微笑看向我，拍了拍身邊的草地示意我坐那。

接著他說，事情都處理妥當了。

他說他現在的家會由阿姨的親戚賣掉，分給他一點錢過生活還幹嘛的，他也不曉得，總之會有比錢。

他說……我會不會介意哪天家裡多了個無血緣關係的家人。

那時我不明白，但幾天後的晚上我被父母叫去飯廳，那時我才知道，我們家以領養的名義將澄泓納入。

我不知道這是好是壞，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期望這樣的事情發生，但至少、還能再一起，好像、也沒有那麼糟？

這段時間所有事情一瞬間襲來，令我時不時就從惡夢驚醒，我害怕到顫抖、無聲吶喊，然後在夜晚的時候，緊裹著的被窩被澄泓輕鬆揭開，他鑽了進來，摟住了我，在我乾咧的唇上點綴了一點濕潤。

略顯稚嫩又成熟又沙啞的聲音，在我聽來真的很安心很性感，然後、還有洗髮精的鼠尾草香味。

「我跟你一樣，所以、不要怕……。」然後、不要問……。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時我抬眼所看到的，我張開嘴又闔上。

對、不要問，只要保持這樣就行了。

這之後我們兩的狀態都有點低靡，不光因為這些破事，還有

學校的課業還有……說實話我不清楚澄泓在想些什麼，不過也就一段時間罷了。

當我們又離成年更進一步時，每天都能見到澄泓，對我來說死矣足以似的，澄泓是照亮寒冬的太陽，只要有澄泓在，溫暖且安定就能籠罩我全身。

所以只要在身旁就行了。

追求安穩不就是人類的生存的目標嗎?

我的信念是如此，但總會有閒言閒語，而又是在夜晚，我們倆面對面坐在床上，我說了我聽到的，但澄泓沒回應什麼。

他翻下床躺回地板那坨被子裡。

「睡覺了，別想那麼多。」

這次，可能是我長大了我膽子大了，我喊了澄泓的名字，他轉身，我們兩對到眼。

「一起睡嗎？就這次。」

聲音出賣了我，我依舊是個膽小鬼，不敢說出口內心話，只能按著世俗所期望地行動……。

那晚也沒發生什麼，就是睡個覺一大早起床兩個人的狀態都莫名的尷尬，澄泓清了清嗓子去洗漱，我則倒回床上。

不要想太多……。

我用手蓋住兩眼，心裡默數一隻羊兩隻羊三隻羊…然後又能恢歸平常。

澄泓依然比我早到學校，依然坐在教室邊角靠窗位置，依然在一陣風吹進教室時帶起了淡淡的鼠尾草味。

他依然會對我笑，只是那個笑容從來都不只屬於我一人。某天一如既往的放學回家，家裡沒人而我進房間看到了桌上貼了便條紙，我知道那是澄泓最近新買的，淺綠色的紙張上有著黑色有如 word 裡標楷字體，穩重成熟又有點獨善其身的清澈感。

「不用管其他人說什麼，做你自己就好，因為就像你曾經對我說過的，我還給你，只要我喜歡你就夠了。」

這時我不得不承認，跟澄泓相處多久，我就喜歡了他多久，一字一句、一舉一動，他是我的「白月光」。

突然的過敏讓我趕緊抽了一旁的紙巾，執著地將鼻子弄得通紅或許就能真的成為過敏……。

我知道，我們的情感不一樣，這樣的我也不可能配得上他，而我深知這點，但心甘情願陷入悸動中。

很好笑吧、沒錯，我就是如此愚蠢的人。

很快的我們都高三了，澄泓讀完高三後不再往大學邁進，他拖著腮幫子說對學業不感興趣，早點出去打工賺錢偶爾搞搞攝影多好，但我看著我們兩人的成績單，笑著說：「一個成績那麼好不想讀，一個成績那麼差卻想讀，真諷刺。」那時我們不約而童地笑了。

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澄泓對著父母提想法，而且如此堅決。

「這幾年我真的很謝謝你們的照顧，我想了很久但是我真的對升學不感興趣。」

「我懂你們的感受，你們所想都是對孩子好，但、我成年了

我想當個能對得起自己負得起責任的人。」

「這是我的人生，是你們給我的第二人生，所以我不想辜負，這一生我更想做我自己。」

我知道澄泓心意已決，我也知道父親甩上房門的動作代表著什麼，而母親則是離開一下後拿了一個信封給我，小聲道：「這個錢你拿著，如果真的有需要就用這些，……那老頭你也知道的，刀子嘴豆腐心，你們就好好去闖吧。」。

母親的眼神來回看了我倆後上樓去，我看著這疊錢本想給澄泓，但澄泓拒絕了，一語不發回房，至此這事情告一段落，任誰都沒再提起過，之後我順利考上了大學離開家中在學校附近租了屋，想當然的，我跟澄泓住在了一塊兒。

澄泓找了份工作做，偶爾帶著一台相機出門，回來時我們兩會對著小螢幕看著戰利品，有時傍晚的光線照射進小房間，橘紅色的很漂亮。

「喀擦」一聲，這才發現相機對著我的側臉，澄泓抬頭朝我笑了。

如今的我，依舊會被這不經意的笑顏搞得心悸，但心境上貌似不像少年時期一定要得到什麼的執著，如今能在一起，就很美好了……。

平時我忙著課業，偶爾兩人都沒事的晚上，我會拉著澄泓去附近不遠處的夜市走走，在看到好吃的一盤 100 元大蛤蠣時，盯著錢包發愣。

「這個月還行。」澄泓在我耳邊一句話後就掏了百元給老

闆，不久換來了一盤鹽烤蛤蠣，我抬眼看到澄泓示意我趕緊吃，我最終不再糾結那紅色鈔票，秉持著不浪費食物的心將東西嗑了，在最後留了幾個挑出裏頭的嫩肉，手肘碰了碰澄泓，隨後直接將食物塞進了他嘴裡。

我們的生活就是如此，要在金錢上精打細算，但我們沒抱怨過，而且幸福就是如此的簡單，偶爾一起出去，偶爾我會想牽那隻手，只是很常不小心碰觸到時我觸電般收回手。

雖然沒有成功，但這樣的生活也足以讓我繼續下去。

這段時期還有一個小插曲，偶爾澄泓會來學校接我，站在某棵樹下時他被一群妹子圍繞，而澄泓自帶單身技能 buff 加上那面癱臉，我遠遠地沒法忍住不笑。

我快步走過去將澄泓拉走，多少帶著些許炫耀、傲氣及嫉妒回望那群妹子。

而之後在走了一段路，澄泓主動鬆開手說：「晚點想吃什麼我請客吧。」

突如的話讓我困惑，我問為什麼，澄泓轉頭笑了。

「感覺你不開心，我不知道為什麼，想說吃點好吃的你會心情好點。」

我看著他笑出聲，我想澄泓永遠不會知道我不開心的理由是什麼。

但是……，「別以為可以拿吃的收買我。」我轉過頭邁開大步，心情突然好了不少。

平時別看澄泓僅工作賺錢搞搞攝影，他還對我的專業瞭若指掌，私家家教一樣幫忙我考前複習、重點整理。

明明就對讀書沒興趣，幫我複習作業是圖什麼？澄泓淡淡回了句「沒圖什麼，就只是為了你而看看書罷了。」隨後我們繼續挑燈夜戰，隔天上戰場。

時間過的很快，課業越加繁忙，但生活開始變得穩定，我們有了點積蓄，物質上也不再那麼吃緊，我本身沒什麼物慾，所以自願將我這邊的錢給澄泓，我知道他一定會拒絕，但如果拒絕了我就把鈔票丟水溝裡，所以最後他接受了我的任性。

一點一滴地慢慢買了些器材，我們這個家的一個角落就被布置成了小型照片展覽館，然後、在我大學畢業的那天晚上，回到家是漆黑一片，我用手肘開燈的瞬間「砰」一聲，派對彩炮的彩紙從我眼前飄落，澄泓穿著一身正裝的樣子，我心中再次激起蕩漾，有多久沒有被觸動了。

他真的好好看，他真的好美好。

我隨後淡笑道：「這做什麼？」他回覆：「恭喜順利畢業，怎麼？不開心？」，他微微側頭彎腰看我，當下我哽咽了，感覺眼眶中在不斷生成淚水，我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只能一昧的搖頭。我不是不開心，是開心壞了。

接著我被領到另一個房間，桌上放著 5 吋的草莓蛋糕，澄泓讓我坐到沙發上，然後在我面前單膝跪下，手中的禮物盒擺在手掌心上。

「畢業快樂。」

我全身細微地顫抖，接過禮物後拆開，是一枚戒圍 14 的戒指，我每隻手指都試戴後，唯一完美的是無名指，這時澄泓拿過戒指緩緩伸入我右手手指中。

「果然適合你。」澄泓將衣領弄開後掏出項鍊，他淡笑，像在說這是我們倆羈絆的象徵。

我……真的有資格這麼幸福嗎?現在，只要這樣就好了，這樣一直下去就夠了。所謂的心意，怎樣都好了……。

那天晚上他接完電話，用手輕輕摸亂了我髮絲後就出了門，家門關上，就像是從此從我身旁銷聲匿跡，只留下了那晚離開前的撩過髮根的溫度。

這段期間我常常在想，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還是我透露出了至今鎖在心中的想法，因為流露出來了，所以他才離開。

還是說，是我沒有按照他的要求把洗衣籃的衣服拿去洗，還是，是我晚餐的白飯加太多水，他吃的不開心了，還是…還是什麼，他就是離開了，說這些又有什麼用。

那段時候我很常獨自一人賞著月光皎潔，月圓到圓缺，然後在幾杯黃湯下肚，我躺倒在地板上，眼睛正前方就是牆上的日曆，接著我睡著了，意識直接沒了的那種，然後再醒來時，頭是一陣劇痛，然後、澄泓坐在我身旁。

手旁邊撒出的酒像是滲進了地板，呈現一小片深咖啡，這個我可能清理不了，之後在跟房東道歉吧……。

我將酒瓶扶正後拎起，向著月亮的地方搖了搖。

我笑了，因為那麼久了，你回來了……。

澄泓的回來，我們的生活彷彿回到了曾經，但又有點不一樣，我不知道他在外頭那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他變得更少話了，然後也時常在我一眨眼功夫時不見人影，但即便如此，只要他還在就行。

我知道我的生活一直繞著他轉，就像地球沒法失去太陽，但我並沒有想改變的意思，不像地球人一直想找第二星球，我甘願一直活在地球。

澄泓的回來讓我發現了這世界上有好多「不細心」的人，怎麼說呢，就好比我們一起出去吃飯時，服務生會忘記給澄泓倒水，提醒之後還一臉不覺得自己做錯的表情；除了這個我還會發現「不禮貌」的人，我們會帶著環保餐具出門，餐館裡吃的津津有味時，就會聽到鄰桌窸窸窣窣的聲音。

「他有病吧？」

「對呀，對著前方自己在那講話，還笑咪咪的，神經病。」

「神經病。」

「怎麼不待在家裡不然就醫院裡面，出來禍害誰？」

我聽著很生氣，我知道他們是在說我們，但抬眼看到澄泓，我想起之前澄泓說過的「你就做你自己就好。」

沒有錯，我做自己就好，對吧？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定期要去醫院回診，出門時我會戴著耳機隔絕外面的吵雜，耳機中傳來的音樂聲是澄泓最喜歡的歌-空美しい我の空。

我們住的地方沒有櫻花，但每當走入教室，看到澄泓拖著下巴坐在位子上，頭微微側著看向窗外的遠方，我跑過去坐在他前面的位子，擅自拔掉一邊的耳機戴在我耳朵上，他會瞥過一眼後嘴角微微揚起，那時我真的覺得有花瓣掠過我眼前，這個空間彷彿只有我倆，就有如現在我走在路上一樣……。

現在我覺得很好，偶爾當我不吃藥的時候，我的身體狀況很好，我會帶著澄泓一起去爬山看日出日落，一起去海邊喝可樂看海潮迭起，夕陽餘暉，海風瑟瑟，然後一同掛病號躺在家中三天三夜，這樣的日子平凡卻快樂，這樣很好，但是總會有人想打擾。

某天父母親到了我們的住處，他們看起來很憤怒、很傷心，但我不明白為什麼，父親把書櫃中封存已久的牛皮紙袋拿出來，然後將裡面的文件抽出甩向我，紙張拍在我臉上後漫天飛舞，像大雪紛飛落下，我想到的是。

對了，我們還沒一起看過雪呢……。

現在正值冬季。

我逕自掠過父母親，草率收拾了東西打算出門。

「清醒點，澄泓不在了！」父親雙手抓住我肩，但我果斷甩開，然後說了句：「現在的時間上山應該能看到雪，爸爸請不要阻止我們」，接著我開門離開。

住處隔音不好，我依稀聽到了母親的哭泣聲……。

有時我會從夢中驚醒，摸了摸一旁的棉被，是冰冷的，我穿上外套就衝出門，像隻無頭蒼蠅找尋澄泓的蹤跡，而澄泓也像是

在和我玩躲貓貓一樣，有時我看見澄泓了，但當我跑過去後他早就不在，有時我聽見了他的聲音，但卻沒見到人，而我們也這樣玩了幾回，我承認是我輸了。

就當我傷痕累累疲憊地開門回到家時，澄泓坐在榻榻米上笑著迎接我。

「我回來了。」澄泓也張口回應，我的聲音獨自響徹在整間屋子裡。

我的身體貌似真的出了點狀況，我開始經常躺床上，經常咳嗽，甚至有時肚子痛、腹瀉，我不知道我的身體怎麼了，不過當所有事情都讓我茫然時，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澄泓在一旁照顧著我。

只是有時會忘記換熱毛巾，等到我睡醒後發現冷掉乾掉的毛巾才只好自己跑去換，然後狠下心罵道：「我不是說過要換毛巾嗎？」

得來的又是只有自己的回音。

我漸漸地沒有力氣走太遠的路，從以前就是如此，哪方面都比不上澄泓。

我忍不住吐槽：「你看看你保養的那麼好，我現在這樣子你肯定不會喜歡，一會你又要不見去外面找妹子玩耍了對吧？」然後心頭一緊我嗤笑了下。

這個冬天是暖冬，而天氣很快就更暖和了，屬於我的繁花血景也到了。

春天來了，我聽著外頭的鳥鳴，突然想到了，小時候澄泓拉著我亂亂跑的時候，我們在幾個轉角的空地中發現了廢棄的教堂，那裡是我們倆的秘密基地。

這時我也不經感嘆歲月飛逝，我們已經是大人了，偶爾懷念小時應該不過份吧?

過了幾天，我們就帶上行囊回到了那裏。

天氣盛好，太陽光灑在破碎的教堂建築物，顯得格外有氛圍，周遭全是高樓大廈，這裡就像是不可侵犯的聖地，潔白純淨莫名有股神聖感，就如同澄泓一樣，如同國文課上的出於泥而不染，一直以來都是如此的存在，我的信仰……。

在我抬頭欣賞著壯麗的建築物時，我劇烈咳嗽而蹲了下來。澄泓沒有關心我，而是自己走進了教堂裡，等到我恢復體力拖著身體進去時，我跪在了神像面前，那個在最接近神的地方。

「我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但是、如果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死，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活，我寧願就到這裡。」

「很抱歉我知道這樣做不對，但至少在最後一刻……。」

「我喜歡你……。」

「澄泓、如果你可以重新過一生你打算怎麼樣？」

「……我不會做什麼改變，就因為是這一生我才能遇見你，我最好的『朋友』。」

和煦的風吹進了只有兩人的教室，一個少年彎下腰湊近了趴在桌上的人，沒多久那人醒了，睜眼後的第一眼，一片櫻花花瓣飄過，他揉揉眼睛直起身。

兩人相視笑了。

如果有來生，我們……。



佳作　一二零頁故事書|林昕葦

得獎感言：

記得第一次參加迴旋梯，已是兩年前，作品集為紙本發行的「年代」。如同文中的兩位女孩逐步蛻變，伴隨著時間，依然熟悉的一切早已不同。現實生活中，我在就學的時區裡真的遲到了，期間那些曾經鑲金的、具重要意義的人事物也離開了。卻也因此，這些破碎的裂痕被其他重要的人事物重新縫合起來，看起來像帶著殘缺，殘缺也因而得以在生命裡繡上成長的花紋。

以姐妹間的聊天日常做為開端，其實想說的，更像是為改變的價值觀寫下結尾、想好好對離開的人說聲再見。

最後，謝謝評審老師、學校，以及在這裡佇足的大家。

特別感謝 Aung 和 Pink，兩位校稿文的優質見證。尤其是 Aung，給我運氣還聽我在半夜噴火，希望那些日子能讓你中文進步神速。

一二零頁故事書 | 林昕葦/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姐姐，為什麼妳要帶一大包衛生紙去上學？」

我看著鼓起來的書包，裡頭塑膠袋摩擦的聲音，與前方紅燈，對角線的倒數計時頻率不謀而合。

恍神之際，回憶起這個問題，思緒再度與現實相撞——現實是前十分鐘，我還肖想著能不能趕上直達車，與前五分鐘，我天真的以為接下來的紅綠燈會放自己一馬。然而十分鐘過去，車子走了，號誌紅了，僅存的信念全賭在一個隨時間流逝，正一步步崩塌的奇蹟。

我會心一笑，為什麼不帶一大包衛生紙上學呢?一包衛生紙的用途實在太多，像是擦掉公車手把上，手心留下的汗；像是能或多或少保護背包裡成堆的考卷，避免它們被壓爛，以免成為下一個大家的笑柄。

不過話說回來，一包衛生紙確實還是太重了。回憶不久前，鄰居的女兒嘉欣來自己家裡串門子，也看著這包衛生紙，一臉若有所思，「帶一大包衛生紙去上課，不會太笨重嗎？」

當綠燈被點亮，公車緩緩前行，我的身體響亮地隨油門搖擺，直到下一個紅綠燈再度轉黃，腳步留戀地往前推進，往後退卻，到靜止，任背景運作的心跳聲越來越猖狂。這時候我會想起它，那包衛生紙，畢竟它是世上唯一同我一起遲到的患難朋友，我們將一邊製造波瀾，一邊往平靜的地方走去；我們會被狠狠地

揭穿，而我會帶著它，它則會保護我的尊嚴，同時也會溫柔穩重地，承接所有不甘。

或許，比起笨重，沉重是帶著一包衛生紙面對眼前未來，更貼切的詞。

當車上的人逐漸散去，座位被遺留下來，我也明白，那位置並不正確，也不屬於自己。前方逐漸迷茫，像是被一團霧籠罩，卻仍隱約聽得見熟悉的的聲音，以奇腔怪調，呼喊自己的名字。它來自遙遠的目的地，來自補習班，更來自心裡對「遲到」最深的恐懼。

一陣惡寒自身上四處流竄，我下意識地打開背包，並從背包裡，抽起一張張衛生紙……。

「明明身體長大了，我卻感覺自己的步伐越走越慢。」還記得那年第一次遲到，我在車上，凝視遠方的天空，開始懷疑，從什麼時候，我的世界裡出現了「遲到」。

過一陣子，終於抵達補習班，在被時間鎖住的空間裡我打開教室大門，低著頭，在老師的揶揄，與同學「被冒犯」的眼神間穿梭，直到坐上位置，聽老師半開玩笑地問我「眼睛是不是得了過敏性結膜炎」。

我試著翻開書本，想抵抗那些無意義的注視，想不去在乎——可那些眼神，卻又隨老師的笑容左右迴盪、彎曲、起舞，像壺裡的蛇，像即將彈飛的橡皮筋。此時此刻，書包裡有包一百二十張數的抽取式衛生紙便成了福音，我不必計較手邊有多少籌碼，

便能把被放大的焦點擦掉，把在乎的情緒擦掉，也能把剛剛的記憶，擦掉。

「姐姐，妳遲到過嗎？」

「沒有，我從不遲到。」

還記得，遲到那天還為了打發嘉欣，我不得不為了趕緊出門，把腦袋裡能想到的生活碎片，編成一本沒邏輯的故事書。她總相信未來的自己也會跟我走上相同的路，就像我們現在住在同一個社區，搭同一班車上下學。我半捏造的記憶也成為了描繪未來藍圖的有力憑藉，只因為她相信。

自己隨意編織的過去，卻是嘉欣所認知的未來，不禁覺得有點奇妙，這樣不合自然法則的時空錯亂，原來也會理所當然地以極微小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的生命，並延續下去。

有時候，那些碎片中會夾雜曾經感到成就感的片刻——比方說，我之前沒遲到過——我會不小心說過頭，然後像那次，說得太滿，後來才會那麼不甘心。

因為說故事而遲到的那天，我還是個懵懂的高中生，而她還沒從國小畢業；我們在家，嘉欣吃了一口麻糬，沾滿花生粉的小嘴一張一合，清澈的眼睛倒映自己的影子。她手上拿著一張張衛生紙，時而擦嘴，時而擦手；她沒有說話，只是一直端視著自己，就是要我在出門補習前，說最後一個故事給她聽。有那麼一

瞬間，腦海閃過「遲到」，而當時的我，還天真地以為它會同這故事一起，飄離我們的思緒。

只是我錯了，它留了下來，下起傾盆大雨，讓空氣變得更加鬱悶、嘈雜。我只能無助的想著下一秒老師會不會又在課堂上，有意無意穿插一句嘲諷，以及下一刻我的臉上，該保持什麼表情。

無論如何，我想我無法跟我的老師一樣，笑著自嘲自己過去的黑歷史，彷彿那些黑歷史不是他的。

同樣，老師對每一位遲到的學生，也都一視同仁，全不盡人情地酸一遍，像當年他在班上對我說的那句：「妳第一次遲到耶，怎麼啦？因為過敏性結膜炎去看醫生啦？」

如果能回到最初，我強迫嘉欣先回家，會不會自己就不會因為遲到而懷疑自己？直到現在，這依然在心中游移不定，尤其是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都長大，面對這個問題，我依然沒有答案。

當年吃著麻糬的嘉欣，今天已經穿上國中校服；對於紀律，也有了屬於她的既定印象。如今她再度問了我一樣的問題，我沉默了，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姐姐，妳遲到過嗎？」她再度拋了一句，「我以前一直以為我會跟姐姐一樣，不可能遲到，因為我討厭遲到，我討厭追著時間跑的感覺。」

「但是有一天我竟然遲到了。」

她端正坐在我面前，稍微撥了一下頭髮，讓我想起曾經在補習班的我自己，從一進門到坐上位置，一邊害怕，一邊等待老師回應的我自己。「然後老師惡狠狠把我罵了一頓，應該說，在下課之前我一直以為這件事會發生。」

「因為我的老師很兇！」嘉欣大笑，「可是那一次老師只說，每個人這輩子都會遲到，每個人總會有那麼幾次在賽跑上輸給時間。」

「可是那天我只是太晚睡，太晚起，還花不少時間整理書包。」她掀開放在制服外套旁的側背包，「就跟姐姐的書包一樣喔！好多書，好多考卷，又多又重又雜，整理起來又得花不少功夫。所以背那麼多東西還沒有遲到過的姐姐，真的很厲害！」

「但是姐姐，妳還是沒有回答我，為什麼妳總是帶一大包衛生紙上學呢？」

我的記憶馬上重回到那天在補習班，被老師揶揄一番後，恨不得馬上衝進廁所，大哭特哭，最好哭到把所有情緒都發洩出來，把手邊的衛生紙全用光。

因為我真的好累。

想起自己遲到的那一瞬間，除了怕被大家否定的恐懼，我的心裡，也存在「被嘉欣否定的恐懼」。我害怕有一天，當自己不再能驕傲地說「是的！姐姐啊，從來沒遲到過！」會看到她臉上失望的表情，而後讓她誤會，她之後也會和我一樣糟糕。

於是在我準備帶著衛生紙起身的時候，老師突然停筆，要大

家闔上書本，提早發給大家下課才要完成的隨堂測驗卷。隨後開始再度自嘲了起來，說自己幾年前，還是學生的時候，也曾經因為過敏性結膜炎，把眼睛揉到像著火了般發疼。我已經記不得他還說了什麼，只記得在一陣笑鬧聲中，他揮揮手，示意我離開，在帶著衛生紙前往廁所的途中，我聽見腳步聲。

是老師。

「他們笑完之後就會把妳在哭的事情忘掉。」

「所以請盡情地哭，老師當年因為遲到而被記過時，也是這個樣子。」

老師的話讓我回到現在，只是這次我面前的人，是嘉欣。嘉欣對我說了一模一樣的話，然而我只是記得要成為完美的樣子，以保持過來人的形象，只求那些發光的碎片能無邊際的多；而曾經讓我哭得聲嘶力竭的安慰，我竟然忘了。

所謂的理想未來，它身上堆滿了無數眼睛，從而被迫長大，這重量真有那麼重要嗎？

這個理想未來並不理想，當初之所以出現，是為了拿來編織童話，拿來打發時間，然後讓自己遲到。我用那些連自己都懷疑的故事建造虛偽的夢，讓嘉欣相信它們有多美好；而她今天用我最不想承認的部分，讓我回憶過去，那些年在補習班遲到前後，到今天校服已經脫去。

感覺自己的步伐越走越慢，如今我才明白，是出於對那些不

全真實的曾經，還存有一絲牽掛。從前為了滿足嘉欣而特別珍藏的金色碎片，到後來才發現，和那次在補習班的走廊上，雙手緊握，包著鼻水的一張張衛生紙一樣，有一天也會因為褪色、因為黏著過期的事件不放，而被時間遺忘，不再被我們記得。

沒有人永遠都看著別人，我們都只是不想在自己的期待裡遲到。

於是我也沒察覺，自己下意識地對她說出口，不輕不重的那句「妳已經走得比我還遠。」遠到留下在過去徘徊、迷茫的我，終於發現自己也是時候，必須從那些不真實的包袱中離開。
那句「我遲到過。」也終於跟著說了出來。

「姐姐在高中補習時，曾經，遲到過那麼一次。」

「但也許這件事情到現在才說，它還沒遲到。」

故事裡的標籤成了金色彈藥，一顆一顆，把縫補過後的區塊炸成原本該有的樣子，而留下的炸痕，讓過去的一切全現了形，包含那些不完美、那些不是金色的碎片。「那個永不遲到的姐姐沒力氣走到最後，她太累了，她需要休息。嘉欣，我們讓她在故事裡好好休息，好嗎?」

嘉欣的眼角餘光再度瞥見我包包裡的那一大包衛生紙，「姐姐，我想我大概已經知道為什麼妳要帶一大包衛生紙去上學。」

「如果每個人的人生是一本故事書，那姐姐的故事書，就是

一包衛生紙。」嘉欣示意我把包包的那一大包衛生紙拿出來，要我把腦袋裡想到的，關於衛生紙的所有用途說給她聽。「嗯，搭公車的時候很有用，衛生紙也能拿來擤鼻涕、擦手；它軟軟的，枕在書包前，就能保護考卷不被折爛。」

「軟軟的，就像麻糬一樣!」她接續我的話，「姐姐遲到那天我記得家裡有好吃的麻糬，我害怕掉花生粒被挨罵，所以也拿了一堆衛生紙，以免哪一邊不乾淨，妳會說我不是一個乖孩子。」

「那一天我永遠忘不了妳跟我說的故事，就是姐姐的補習班老師對那些遲到的同學有多嚴格、多可怕，然後，他居然還可以一邊罵他們，一邊罵自己。那時候我完全不懂，但我知道如果讓姐姐遲到就糟糕了，因為如果妳遲到，這個老師一定不會放過姐姐。」

「然而我只專注在花生屑屑會不會弄髒姐姐的椅子，所以只想趕快吃完，趕快回家。我怕妳罵我，就像姐姐怕老師罵妳，而我從來沒想過那句遲來的『姐姐再見』會真的，讓那個一直引以為傲的姐姐離開。 」

「讓姐姐妳之後的故事，全染上了不屬於妳的顏色:我的、同學的、老師的，甚至陌生人的，就是沒有我想聽的。尤其在我第一次遲到之後，我才確定姐姐從那之後，全在說謊。」

「那一天姐姐告訴我補習班老師也會笑自己的那個當下，」嘉欣說，「加上今天的故事，一切終於可以連貫起來。老師之所以能笑著對妳說他遲到過，告訴妳今天站在講台上，帶領整間補

習班的這個人，也曾經因為區區遲到而拿到記過單，不是因為他不在乎了。反而正因為在乎，他才會告訴大家當年的他，也是一個曾因遲到而在意不已的學生，也曾經也把自己當成一個大笑話。」

「他沒有說的是他深深相信每個在時區裡遲到的人，不論基於哪種理由，縱使像姐姐一樣，沒辦法再背著金子繼續走，但姐姐還是可以用衛生紙保護考卷，帶著它們——妳的使命——繼續發光。」

窗外一絲光線透過窗戶照亮房內的我們，而我感覺，嘉欣才是主角。從什麼時候開始我開始在意「遲到」，我並不知道；然而，會在意，恐怕只是不希望眼中完美無缺的幻想，在別人、在自己的妹妹眼中黯淡。這樣帶著濾鏡的自己，手上握著上一秒認知的未來，比起理想，我反而感到一陣溫暖，自心裡蔓延。

是蛻變的感覺。

在時間不停流動的同時，我們窮極一身追趕，深怕自己又再度追不上某種有形、無形的事物。與此同時，沒有人發現，不論我還是嘉欣，不論外貌、年紀、身上跟著四季轉換的校服，也都隨著時間，悄悄地跟著變化。

我順手拿過嘉欣手邊的衛生紙，抽了兩張，就像那天已經對遲到感到無可奈何，十分扼腕，明明公車站牌近在眼前，我卻不能及早下車，不能隨著意念抵達大門，不能在按下下車鈴的那一刻馬上跳下車門。想到自己會遲到，責備自己、討厭自己、力不

從心，所有情緒一擁而上，我只是下意識地拿起衛生紙，卻沒有意識到，衛生紙在我聲嘶力竭，因自責而崩潰的那一瞬間，早已分擔了身上全部的重量。

因為放下僅存的自尊，才能跑到補習班，才能面對那些恐懼，才能用紅通通的雙眼面對老師，然後聽見老師用最溫柔的聲音，告訴自己，他們會忘掉的，即便當下我們都在看著妳，看著妳如何打破妳的未來，但是，就像他們會在笑聲中忘掉妳遲到過，有一天，那些多餘的在乎也會從妳的生命裡消失。

當那一天到來妳會明白，讓妳想用力記得和發自內心紀念的從來不是榮耀，而是瑕疵。

我想起了老師最後說的那段話，看著嘉欣，光線讓四周的空氣變得無比安靜、柔軟。我感覺眼眶紅紅的、腫腫的，卻變得輕盈，不由自主地想放鬆。「嘉欣，」我不禁開口，「姐姐現在才看到那些道路以外的世界，原來我已經戴著壞掉的望遠鏡，跑了這麼久。」

「當一切全被卸下之後，多了些聲音跑進了我的腦海裡，像是變緩的脈搏、牆上滴滴答答的時鐘、陽台的風鈴、附近樹上的八哥叫聲。這很奇怪，明明，我只是哭了。」

然而我只是聽見嘉欣笑了一聲，「姐姐的未來跟我的未來並不一樣，但是，姐姐妳跟我一樣，都是人，都有情緒。」

「我覺得姐姐的老師那一天可能有話，還來不及對妳說，」嘉欣起身，「如果我是老師的話。」

「我會在向妳道別妳的時候對妳說，妳跟老師一樣學會笑著

放慢腳步，穩穩地走的那天，就是超越那個過去無堅不摧的妳的那一天。」

她的結尾輕飄飄地落下，那重量將我按在原地，沉默了好一陣子。桌上放著的不再是考卷，不再是用來討小孩子開心的花生麻糬，只是兩張用過的衛生紙，和一顆終於不再倔強的心。或許一個下午的時間夠讓兩杯茶冷了，夠讓兩個人變了，也夠讓一個小小的故事，被圓滿了。

但它真的圓滿了嗎?

「姐姐，說了那麼多，妳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呀!」嘉欣拿起背包，接下來換她要去補習了。在我滿腹疑問的同時她先開口:「雖然只是大概知道，不代表姐姐有告訴我正確答案呢!」

原來是最初，那句問題呀。「有啊，我回答過了，妳趕快離開吧!否則換妳遲到，下一次就輪到妳要說故事給姐姐聽了。」

「嗯!但是姐姐，我希望妳記得，為什麼妳的故事就像一包衛生紙一樣。」

「我會。」當嘉欣走出房門，她回頭，我們對視一眼，有默契的對彼此揮手道別。

留下我一個人在房裡，收拾剛剛的思緒，那包衛生紙，那個破碎卻真實的曾經。

那本故事書。

怎麼會不知道為什麼呢?我只是想，再任性地遲到一次。

也謝謝妳喜歡它，我的妹妹。

喜歡這一包沉重的衛生紙，這個，沾滿淚水的故事。



佳作　童話大屠殺 ｜吳珮婕

得獎感言：

很高興我的兩篇投稿在這次的文學獎能夠得到評審老師們的青睞，也很感謝中山醫能夠為有寫作理想的學生提供一個發光發熱的舞台，並藉由專業評審的點評，了解自己的作品還有哪些地方能夠精進或是改善，而能夠將自己所學的專業融合進作品裡，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學到了如何在修辭與描寫上更加精益求精。在得知作品入圍時其實很驚訝能夠在眾多優秀的作品中脫穎而出，得知獲獎更是讓人喜不自勝，再次感謝中山醫大與評委老師能夠為喜歡寫作的學生們提供一個優質的管道去實現理想。

童話大屠殺 | 吳珮婕/醫學應用化學系

「今早，C市開往H市區間車原定早上8點由淺川站出發的列車，誤點了將近一個小時後始發車。原因是系統顯示，有另一輛『不應該存在的區間車』停在軌道上……」

火車上，赫爾辛聽著耳機播報的即時新聞，心想著這新聞胡說八道什麼，自己自從上了這班車次後，便一路北上沒停過幾站，更何來誤點一說。又過了十幾分鐘，列車平穩的到達H市的終點站，旅客們魚貫通過驗票閘門，青年跟著前面的行人們一起出了車站大廳。

一時間，天地風雲變色。

明明時間才早上十點初，但天際卻蔓延著屬於傍晚的淡紫色，熱鬧的車站大廳在青年出站的一瞬間變得異常安靜，只見周圍除了自己以外再無其他旅客。

「先生，坐車嗎?」一個低沉、不帶溫度的聲音出現在赫爾辛的身後，一股冷意瞬間攀上脊背。

「好。」他冷靜的答道，眼下自己正處於一個未知的境地，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去童話鎮是吧?一定安全給您送到。」司機自顧自地說著話，絲毫不給人商量的空間，「我們這個鎮子啊，人都越來越少囉，要不是前幾年改名叫童話鎮，把鎮子翻新成年輕人喜歡打卡拍照的樣子，否則連回鎮上的路都要荒廢了。」

「聽過鎮上的童謠嗎?我給你唱一個吧。」男人打開車上老舊的收音機，狹小的空間內響起沙啞陰沉的旋律。

「聽說大野狼活不久，白雪公主學會製毒藥；

聽說彼得潘才是兇手，睡美人的沉睡是祝福；

聽說醜小鴨反目成仇，灰姑娘其實精通魔法；

聽說糖果屋需要保護，大野狼才會替你祈禱；

童話故事都真假參半，沒人能成為最終贏家。」

「你說有趣不有趣，唱首歌的時間，我們就到目的地了。」司機也沒收錢，幫著赫爾辛把後車箱的行李拿出來後便開車走人。

只見面前有一條長長的道路，不遠處一個斑駁的路牌寫著三個大字「童話鎮」，底下一航小字寫著「前方 200 公尺處，歡迎蒞臨」

這時赫爾辛聽見附近傳來車輪壓過草地的聲音，又是一台計程車，這次下來的是一個青年，身高目測將近一米八，一頭棕髮

及腰，用黑色髮帶鬆鬆地束著，戴著一副金框眼鏡，身穿針織衫及深色風衣，散發著溫和的文人氣息，但赫爾辛卻捕捉到他眼神中閃過的一絲精明。

青年也看到他便走了過來，笑了笑說道:「你好，我叫時瀾，你知道這是哪裡嗎?什麼時候來的?」

這話問得有點莫名其妙，「我是赫爾辛，路邊的牌子也寫了，這裡叫童話鎮，我看你也是被奇怪的司機載過來的吧?」

「那司機有跟你說什麼嗎?」時瀾問道。

「他給我唱了首歌，我聽著覺得奇怪，便先記下來了，你那邊呢?」

「他跟我說了一句話，我也記錄下來了。」時瀾遞給赫爾辛一張紙，紙上用工整的字跡寫了一行字句: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殺之。」

時瀾:「你有頭緒嗎?」

赫爾辛:「這是不是能理解為我們還有一個同伴，但我們三人有一個會是壞人?」

時瀾:「你說的也不無可能，看起來我們該進城了。」

只見大片黑霧緩緩地伸出爪牙，無聲的驅趕在鎮外逗留的人們，霧氣遮蓋住天空原本怪異的紫色，只剩幾盞路燈還盡忠職守地亮著，為旅客照亮通往未知的道路。

進到了鎮裡，一個老者迎了出來，「你們就是這幾天要投宿的旅客對吧?歡迎來到我們矮人.....童話鎮。」

「我是這裡的鎮長，跟你們同行的旅人已經到民宿裡歇著了，就等著您二位呢。」

說來也奇怪，一個看上去七八十歲的老人，走起路來竟然比兩個年輕人還快，彷彿是用飄的一樣。

民宿是一棟三層樓的洋房，一樓是客廳跟廚房，還有兩間臥室，二樓是四間比較大的臥房和一間書房，上三樓的樓梯被封住了，但看起來似乎是閣樓。

兩人放好行李下樓，卻看到一樓客廳坐著另外兩個「旅人」，一個穿著白襯衫黑西褲，紮著俐落的馬尾，正翹著腳翻看桌上的報紙；一個看起來年輕些，兩條麻花辮軟軟地垂在肩頭，一身吊帶裙配上帆布鞋凸顯青春活力，大概還不到二十歲的樣子。

四人各自打了照面，綁高馬尾的叫做沈亦檸，她是最早來的，已經在城裡待一天了；穿吊帶裙的叫做秦昭，她是第二個到民宿的，據她說來到這裡前是下午，但現在童話鎮一片漆黑已然入夜，這樣一講幾人才發現，這裡的時間似乎不是自己所認知的時間概念。

時瀾:「你們目前有能用的資訊嗎?」

沈亦檸:「我是最早來的，當時村長拉著我絮絮叨叨地說了一堆事情。」

「村長說，這裡其實不叫童話鎮，最早的居民都以矮人為主，久而久之集結成一個大村子，他也還只是個村長而已，前幾年開始村子的青壯年人口急遽流失，人口越來越少，直到有一天突然進來一批以童話人物為主的勞動力，村子擴張為城鎮，老村長本想說這些『童話人物』能給鎮子帶來一些觀光財，便敞開大門歡迎外地人搬遷進來，沒想到安穩和平的日子只維持了一年多，直到鎮上傳來許多失蹤人口的消息，鎮民才意識到不對勁，但也為時已晚，曾經的村子逐漸被外人所佔據，他們無能為力，所以想靠著我們這些『外力』來改變這個死局。」

「但我總覺得這裡不太像現實世界，反而更像是一個遊戲，主線任務、NPC、故事背景全部交代得一清二楚。」秦昭突然出聲道。

秦昭:「我是第二個到這兒的，大概是這裡的下午兩點左右到的，我當時把整棟樓都逛了一遍，發現一些有趣的東西。」昨天下午秦昭放好行李後沒遇到沈亦檸跟村長，而是自己探索了整棟樓。

整體來看這棟洋房真的很大，一樓的客廳便能容納十多人，往上便是四間臥房及書房，怪就怪在，書房雖大，但整排書櫃上卻是清一色的童話故事書，秦昭本想著童話鎮有童話書倒也正常，但一翻開才發現大部分的內頁早已泛黃，字跡模糊到看不清楚內容了。

「我大致翻了一下，能辨認出來的只有《白雪公主》、《睡美人》、《小紅帽》、《糖果屋》、《灰姑娘》、《醜小鴨》、《愛麗絲夢遊仙境》、《花衣魔笛手》和《彼得潘》。」

聽到這裡，赫爾辛想起司機唱過的奇怪童謠，和時瀾對視一眼，默不作聲。

沈亦檸:「而我則是在昨天下午去鎮上晃了一下，大致摸清了這附近的地圖。」

他們所在的洋房對面是一間雜貨店，全鎮就屬這兩棟建築物離鎮子的入口最近；洋房後面一點有條小路通往村長家，沿著洋房外的大路一直走，會看到鎮中心的鐘塔，路上會經過唯一的一間餐館。

鐘塔為中心向外延伸出五條大路，一條與外界連通，東北方的路通往鎮上的警局及森林，旁邊的別墅屬於白雪的領地；正北方是灰姑娘的城堡；西北方有一座教堂及墓地，往裡面走會看到兔子洞；西南方是鎮上的醫院，後方的兩條小路分別通往睡美人的房子跟小紅帽的木屋。

沈亦檸:「鎮上比較著名的建築物就這些了，其他都是低矮的平房，應該都是原本就在這的矮人住的，但有好些個屋子都破敗不堪，屋主應該都是那些失蹤人口。」

這時，四人的手機不約而同地收到一封匿名郵件。

【歡迎您來到童話鎮，我們擁有純樸的民風及秀麗的風景，以豐富的童話故事為基底打造的觀光勝地，讓您彷彿身歷其境!】

【感謝您報名童話鎮旅遊團限時角色扮演活動】

【人數:3 人。您的代號為 XX，請遵守遊戲保密規則，希望您有個美好的體驗。】

這時客廳的電視突然亮了起來，傳出新聞台的聲音。

【震驚全鎮的人口拐賣事件已持續超過一年，我鎮警局已和外界勢力聯手，將帶領三位副警長一同辦案，勢必還大家一個安寧。】

【漢賽爾警長:我們已收到通知，明天將會和新來的兩位副警長一同商討未來應對及防範的方法。】

【葛麗特副警長:我們已經上任通知書以郵件方式寄給兩位副警長，請市民遵循宵禁，晚上十點後請關好門窗，靜待黎明的到來。】

眾人各自看著收到的郵件，神色各異。

半晌，赫爾辛打破沉默道:「時間不早了，都先回房吧，有什麼事等明天早上再說。」凌晨，他敲響時瀾的房門，門沒鎖，彰顯著裡面的人也在等著他。

時瀾:「再次問好，我的『新同事』。」

當時收到的郵件裡，時瀾跟赫爾辛的代號都是副警長，而奇怪的是，這場詭異的遊戲，參加人數應該有且只有三人才對。

赫爾辛:「很明顯，她們或許有一個是我們的隊友，那哪一個才是混進來的?我們要怎麼確認她的身分?」

兩人也開始意識到這個童話鎮似乎和以往認知的童話有很大的區別。

房間的座機電話響起，時瀾接起來聽了半晌，面色不虞。掛斷電話，他轉身對著赫爾辛伸出手似是在邀約，「走吧，我的副警長同伴。」

兩人副警長的身分不被宵禁所限制，一路暢通無阻地順著之前沈亦檸給的地圖來到了鎮裡東北方的警局，乍一看還挺有模有樣，走近才發現是一棟兩層的糖果屋，門口站著兩個小小的人影，一男一女，穿著警察制服及警徽，正是漢賽爾與葛麗特。

漢賽爾:「歡迎你們的到來，我先代表全鎮的鎮民感謝你們的幫助，事不宜遲我們直接切入正題吧。」

葛麗特:「就在剛剛，我們接獲線報，說是西南方又失蹤了一戶人家。」

漢賽爾:「我需要你們這幾天去調查一下西南方附近的情報與可疑人物。」

葛麗特:「有必要的話可以找西北教堂處的狼先生詢問情報。」

漢賽爾:「記住，提防小紅帽。」

兩人商討後決定先去教堂問情報。西北方的教堂沒有名字，似乎鎮上的人都已經習慣用方位來稱呼地標。教堂不大，兩層樓

高，裝修風格不像是任何一個時代的建築，微弱的燈光從毛玻璃透出來顯得有些陰森，走進去才發現，這裡頂多只能稱為「宗教聚集地」，大廳內祭祀的神像散發著不能用詞彙形容的詭異，長椅最前排坐著一個穿著黑色長袍的男人正低聲禱告著。

倏忽，男人睜開雙眼，站起來轉向他們，大廳想起低沉且不失威嚴的聲音:「你們來了。」不是問句而是肯定的語氣，彷彿早就知道二人的動向一般。

時瀾:「我們想問你對於最近幾起失蹤案的具體情況跟小紅帽的資料。」

男人自稱郎先生，他明面上掌管鎮上的教堂與墓園，背地裡卻與警方合作成為線人之一。「她比我還晚一點搬來，過沒多久鎮上就開始漸漸地少人，從最開始的一兩個，擴展到一個月失蹤一兩戶，等警方開始著手調查後鎮上已經不見了幾十人。我們合理懷疑小紅帽有作案嫌疑，但抓不到證據。」

「據說有人曾在凌晨聽到笛聲，隔天早上發現鄰居一家子都不見了，而那天鎮上唯一的餐廳竟人滿為患，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每一樁的失蹤案被發現後的隔天，因此我們也懷疑餐館的紅心皇后有嫌疑與動機。」

「對了，我可以很明確地告訴你們，所謂的『司機』其實是引誘人們過來的吹笛手，所以當務之急是解決鎮裡的小紅帽，再來才是逍遙法外的那些。」

「剩下的問題你們可以去問三位公主，沒必要的話別打擾睡美人，盡量中午去；記得跟白雪多拿些藥材，順道拜訪彼得潘，他知道一些事情；灰姑娘的城堡現在還開著，小心行事，隔壁的兔子先生也是我們的人，但要小心瘋帽。」

「聽，笛聲又響起了，願造物主保佑你們。」

兩人在夜色下疾行，一路來到了灰姑娘的城堡，城堡裡燈火通明，他們被管家迎了進去，來到一間寬敞的會客室，主位上坐著一個身穿藍色連衣裙的金髮女子，她身旁坐著一個穿粉色睡衣的姑娘，正揣著抱枕昏昏欲睡。

赫爾辛拉著時瀾行了禮，問道:「可否請兩位告訴我們一些失蹤案的資訊?」

睡美人先開口了，嬌俏的女聲夾雜著些許慵懶:「你猜為什麼小紅帽的斗篷是紅的?」

「為什麼每次失蹤案發生後餐館都會客滿?瘋帽是為了什麼而瘋的?聽說郎先生與小紅帽有秘密?」

「彼得潘最後會殺人，很可怕的。瘋帽最後會了結一切，你們還需要靠她。醜小鴨就在身邊，自己注意。」

「你們知道嗎?三個人的旅行團只剩你們兩個囉!」說完竟又睡了回去。

一旁的灰姑娘開口了:「你們都記下來她說的預言了吧?這個時間還醒著倒也難為她了。」語畢，一抬手，竟直接把睡美人給變消失了。

灰姑娘:「兩位警長遠道而來也辛苦了，長話短說吧，北方一個人都沒少，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和他們抗衡，只不過小紅帽的手還不敢伸過來而已，如果之後有必要的話，我們北方可以保護你們。你們首先要破解失蹤案，再來才是保護警長，他似乎不知道自己正處於危險當中，記得和葛麗特講一下。」

「瘋帽不算是壞人，但別惹她，她帶著仇恨而來，我建議你們可以跟她結盟，我這魔法好像沒什麼施展空間，那我送你們去白雪那?」

時瀾:「那就多謝了，祝您二位有個安靜祥和的夜晚。」

彈指一揮間，二人來到東邊與北邊森林的接壤處，旁邊是一個兩層的小木屋，炊煙正緩緩地飄向夜空。一聲爆炸聲驚醒無數林中鳥。一個穿著實驗袍的女人灰頭土臉的走了出來，哪裡還看得出膚若凝脂、唇色如血、一頭烏黑的秀髮。

「我下次一定要告訴她不准再用魔法把人傳送來我這了，我

兩個月的實驗心血啊!」

白雪:「剛來的兩位副警長是吧，正好有些東西漢賽爾要我先配好再轉交給你們。」她遞給赫爾辛一個籃子，裡面是滿滿當當的化學藥品，王水、乙醚、嗎啡，還有一些奇怪的標籤，如吐真劑、老鼠藥、麻醉藥等。

白雪:「記得把我剛剛的話轉交給那個新晉的神仙教母，再有一次我一定炸了她的城堡!慢走不送。」

時瀾、赫爾辛:「.....」

兩人往森林的深處走，夜晚的森林格外的靜謐，只聽得到風把樹葉吹得沙沙作響的聲音，高大的樹木遮蓋住傾瀉而下的月光，讓草地上暗紅的血跡和樹的陰影融為一體。

草叢邊突然竄出一人，時瀾藉著手電筒的燈光看過去，是一個穿著深色迷彩服的青年，袖口被大片的鮮血浸染，手上握著一把泛著寒光的匕首，一開口卻是溫潤的聲音:「新來的副警長?」

赫爾辛:「你們鎮上的消息都傳遞得這麼快的嗎?晚上才發布的新聞，現在已經人盡皆知了。」

彼得潘:「那是做給其他矮人看的電視台，能活到現在的童話人物或矮人基本上都有自己能存活跟獲取情報的渠道。」

「我看起來不像壞人嗎?」彼得潘舔舐著刀刃上的血液問道。

時瀾:「我們也沒說過自己是好人啊，你說是吧，另一位副警長?」

赫爾辛:「.....你們兩個差不多行了，演戲還演上癮了是嗎?趕緊把問題問完，快天亮了。」

彼得潘:「這麼說吧，我的身分跟瘋帽一樣是『獵人』，也是鎮上餐廳的貨源供給之一，另一個貨源就是南方小紅帽佔領的區域，那裡失蹤的人也不多，許多童話人物都知道他們有嫌疑，但執法人員只有兩個，忙不過來，到頭來還是得仰仗外人的幫忙。你們到了早上可以去看一下餐館的情況，那是紅心皇后的領地，我看那裡的植物多多少少也有些問題。」

時瀾:「多謝啦!」

兩人趁著黎明來臨前趕回洋房，卻發現鎮中央的鐘塔周圍正飄著絲絲的血腥味，他們將這個小插曲默默記下來，打算回頭再來調查。

赫爾辛回到二樓的房間，卻發現房內的東西被翻過了，他沒有大聲宣揚，而是默默地敲開時瀾的房門，打算跟他擠一個房間，順便捋一捋晚上調查到的消息。卻不曾想時瀾的房間也出現

了一樣的情況，兩人面面相覷，最後決定還是留在時瀾的房間。

赫爾辛:「先睡一下，我估計中午餐館會有異狀，起來再去看。」

時瀾:「剛剛在關門前看到沈亦檸朝我們這看過來了，能把她解決掉嗎?寧可錯殺不可放過。」

赫爾辛:「別這麼極端，在不知道是敵是友前別輕舉妄動。」

早上十一點整，房門被敲響，赫然看見沈亦檸在門外，面色陰沉，「快去餐館看，出事了。」

三人在餐館外看見湧動的人潮，上面掛著的紅布條寫著【肉菜限時大特價】七個顯眼的大字，無數個情緒激動的矮人正想盡方法擠進餐館大門去用餐，赫爾辛三人繞到一旁的窗戶朝裡看，卻被眼前的景象給嚇到了。

廚師用大杓子在鍋爐內攪拌著濃湯，砧板上血跡斑斑，中間的的烤架正緩慢地旋轉，上面插著的赫然是人的軀幹，手臂跟大腿的肉被割下來放進絞肉機，產出一條又一條的肉腸，還有些在砧板上被剁成肉醬，廚師用湯勺費力地將眼珠挖出來，仔細地把手指的骨頭剔除，多餘的腿骨被拿來熬湯，腸子從腹部的切口中被取出，清洗後下鍋成了肥腸，耳朵割下來後放入鍋中汆燙，被剃掉的頭髮凌亂地散落在地面，將砍下來的手指切成鑫鑫腸的大

小後加到湯裡。

餐館內的民眾不可能看不到廚房的景象，因此兩極化的民眾反應才更令人匪夷所思。

少數的民眾躲在家閉門不出，一部分是在圍觀人潮，剩下的全是在瘋搶進去餐廳的名額。圍觀的人潮面露驚恐，似乎對此避之不及，而那些失去理智的鎮民們如同行屍走肉一般，推搡著和自己一樣失去控制的人們，敲打著餐館的窗戶與大門。

這時一個髮色鮮豔如火的女人被簇擁著走了出來，「多謝各位鎮民對本餐館的捧場，你們的熱情與對美食的嚮往我與廚師們都親眼見證。」

「那麼，請入座吧。」女人聲音溫柔，音量卻恰到好處，赫爾辛卻感覺到話語裡似乎夾雜著一點誘導的意圖，當他回過神時，右手正被時瀾緊緊拉著，他已經半隻腳踏進餐館大門，而赫爾辛本人對中間自己做了什麼竟完全沒有印象。

沈亦檸:「你們有拿到一籃藥劑對吧?找到一瓶叫『照妖鏡』的，喝一口再來看，保證接下來的場面比現在更精彩。」

赫爾辛:「不對，你怎麼知道我們有藥劑? 」

沈亦檸打斷了他的發問，「這背後的水比你想像中的更深，

連你們昨天晚上出去過、調查到什麼、見了誰，我都一清二楚，不該現在問的就別問，遲早會知道的。」

時瀾湊到赫爾辛旁邊，低聲耳語，「先照她說的做，她不會害我們，但她也不是好人，之後再去解決她的身分問題。」

兩人回房間找到那瓶「照妖鏡」藥劑，而時瀾順手帶上了他之前沒被翻走的短刀。

再度回到餐館前，最先感受到藥效的是赫爾辛，從他的角度看過去，血腥的不再是廚房內的景象及那些餐點，而是那些正推擠著眼神卻逐漸變得空洞的鎮民們，以及餐館外種植的一大片玫瑰。

正如最開始認識到的紅心皇后的故事一般，嬌豔欲滴的紅玫瑰正緩緩地滴下濃稠的鮮血，人們為了爭搶空位而大打出手，掛彩後流出來的血液全被腳下的土地給吸收了，得到新鮮血液滋潤的玫瑰開得更嬌了，一朵一朵的綻放著，爭奇鬥艷的景象卻讓時瀾與赫爾辛幾欲作嘔。

而站在一旁的沈亦檸卻見怪不怪，彷彿置身事外，就好像她已經看過這種場面很多次一樣，也讓赫爾辛對她的身分有了諸多猜測。

沈亦檸:「行了別看了，不出意外的話應該是要出意外了，我

們先回洋房待著等新聞。」

話畢，時瀾也開始發現不對的地方，心中的違和感被逐漸放大，他閉上眼睛試圖讓自己的感知不被藥劑的效果給影響。

周圍的聲音安靜了下來，失去視覺反而讓聽覺變得更為清晰，不太對，他想著，似乎腦中那根代表著危險的弦被觸動般，突然睜開了眼。

是真的安靜下來了。

餐館周圍寂靜無聲，不管是瘋狂推擠的不正常鎮民，還是閉門不出在窗戶邊看著的正常鎮民，都不見人影，時瀾環顧四周，也沒看到赫爾辛與沈亦檸兩人的身影。更奇怪的是，他記得閉上眼前時間還是正中午，可現在餐館門上掛著【非營業時間】，周圍也一片漆黑，只剩幾盞路燈還兢兢業業地照亮著腳下的路。

他有預感，過不了多久，最多兩天，他們便能從這童話鎮裡出去了。

手機的提示音拉回時瀾的思緒，赫爾辛和沈亦檸兩人正待在洋房等晚間新聞的播報，讓他看到訊息後就快點回來，宵禁時間到了難免街上出現一些危險的事。時瀾趕在十點前回到洋房，在客廳坐定，才對著沙發上的二人問道:「這中間發生麼事了?」

「我們喝下藥劑後是 12:30，不知怎的，從我們的角度看過去，你閉著眼僵站在那，就好像被什麼東西魘住一樣，緊接著我們兩個就直接出現在這裡，連門窗都打不開，所以只能給你傳訊息，然後等晚上的新聞。」

「還有，」沈亦檸打斷道，「秦昭不見了。」

十點整一到，電視自動打開播報著新聞。

【晚間新聞快報，西北教堂晚間突發大火，經消防人員全力搶救及滅火後，火勢已得到控制，並於內部的懺悔室內發現一名燒焦男屍，經相關人員鑑定後，該男屍身分為教堂的神父郎先生.....】

【調查發現，起火點位於該懺悔室，起火原因與動機不明，正待警方確認是否為人為縱火.....】

還未待眾人反應過來，一聲驚叫瞬間拉回他們的思緒。

「失火啦!快滅火啊!」

時瀾知道，時機已經成熟了，謎題正一步一步地被揭發，是時候踏出最後一步了。

三人趕往南部區域，直奔小紅帽的領地。

周圍一片漆黑，連盞路燈也沒有，沈亦檸打開手機的手電筒，拿出之前白雪給他們的其中幾瓶藥劑，上面貼著「魯米諾」三個字，走到小紅帽屋子外的曬衣繩，那上面掛著幾件鮮紅的披風，往上面噴灑魯米諾試劑，那些被噴到的地方竟都出現了藍色螢光，這些化學反應在鮮紅披風上顯得格外的妖冶，藍色螢光持續了好一陣子才消失。

結合了之前彼得潘提供的供貨商名單，與睡美人的預言，三人也藉此確信有一部分的失蹤人口是被小紅帽殺害的。

想起之前彼得潘提到餐館後的植物，中午時親眼所見吸血的玫瑰，與前一天晚上路過鐘塔時隱約飄過的血腥味，他們也對那片玫瑰做了魯米諾測試，毫不意外的，在鮮紅的花瓣及肥沃的土地裡，血中的鐵催化試劑的發光反應，此時嬌豔欲滴的紅玫瑰在眾人眼裡彷彿真的能滴出鮮血一般，而餐館離鐘塔最近，或許當時聞到的便是從餐館附近飄過來的血腥味，令人細思恐極。

時間來到午夜十二點，鐘塔的鐘敲了十二下，鎮裡的火越燒越大，從西北教堂開始一路蔓延，「快沒時間了!」三人心想，快速來到東北方的警局，時瀾還記得當時灰姑娘說警長有危險，出於副警長的職責與來到這裡的原因，他們都必須保護好漢賽爾並解決這樁失蹤案。

最後三人決定由時瀾留守警局保護漢賽爾與葛麗特；赫爾辛負責處理找到秦昭，確認她的身分，有必要直接擊殺；而沈亦檸

負責解決最棘手的小紅帽，並找出整樁案件的疑點與動機。帶上警局配給他們的手槍，赫爾辛與沈亦檸在夜色的掩蓋下離開了警局。

火勢越演越烈，西北邊已然是一片灰燼，此時的秦昭開始唱起了《Hide and seek》，在詭譎的歌聲中，她單手拎著斧頭，以緩慢的速度在火場穿梭，就好像是真的跟時瀾幾人玩起躲貓貓一樣，紅心皇后拎著汽油桶，像澆花一樣把油潑在秦昭搜索完的房子周圍，接著再點上一把火。

Ding Dong. I know you can hear me.
Open up the door. I only want to play a little.

秦昭慢慢地走著，臉上掛著和善的微笑，語氣是那樣的溫柔，「時瀾?赫爾辛?沈亦檸?你們在哪呀?失火了我好害怕啊。」

Ding Dong. You can’t keep me waiting.
It’s already too late. For you to try and run away.

秦昭砸破一幢民宅的門，發現是空屋也不覺得掃興，走向下一間，繼續唱著歌。

I see you through the window. Our eyes are locked together.
I can sense your horror. Though I’d like to see it closer.

秦昭看向窗戶，與屋主對到了眼，咧嘴一笑，破窗入內殺了

屋主。

Ding Dong. Where is it you've gone to?

Do you think you've won? Our game of hide and seek has just begun.

窗外赫爾辛的身影一閃而過，他正在尋找擊殺秦昭的最佳時機。

半小時過去，鎮上大半部分已經被燒個精光，而赫爾辛也把秦昭引到洋房裡，眼看斧頭一步步地逼近，秦昭的音樂卻還在繼續。

I'm coming closer. Looking underneath your bed but, You're not there, I wonder.Could you be inside the closet?

就像變態殺人魔在和躲起來的屋主玩遊戲一樣，秦昭惡趣味的推開每一扇門，廚房、浴室、書房、臥房。

Ding Dong.Looks like I have won.

Now you're it.

最後一間臥房，赫爾辛在窗戶邊退無可退，「你到底是誰?」他咆哮著問，顫抖的聲音暴露出濃厚的恐懼。

「我是秦昭啊，」女孩歪著頭燦笑著，「或是你可以叫我

『醜小鴨』，但我討厭這個身分。」她吐了吐舌頭。「憑什麼都看不起我呢?我不夠可愛嗎?」秦昭思索道，「那就把他們全殺了不就好了?」她眼神一凜，問赫爾辛:「你覺得我可愛嗎?」

赫爾辛深吸了一口氣，似乎是下定決心，從背後掏出手槍，上膛瞄準扣板機，動作一氣呵成，嗤笑道:「副警長怎麼會覺得『叛徒』可愛呢?」子彈穿透心臟，秦昭臉上的不可置信都化為扭曲，在不甘心中嚥下了最後一口氣。赫爾辛下樓又是一槍解決掉了紅心皇后，而她們也將隨著起火的洋房一同化為灰燼。

反觀沈亦檸這邊，卻看到小紅帽正好端端的坐在自家中，嘴角噙著笑，從容地看著這個「外來者」。

沈亦檸下意識覺得周圍安靜得有些發怵，「你應該也知道自己做了許多十惡不赦的事對吧?你是餐館最大的供貨商，也是失蹤案的主導者，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聯合吹笛手把兩個外地人拉進來，但郎先生做了什麼，需要你大費周章的偽裝成失火?」

小紅帽坐在高腳蹬上盪著雙腿，說道，「一個男子送心愛的女子一份禮物再正常不過了，只不過，純白可不是我喜歡的顏色，所以我只能自己染成紅色啦!」

「不過火是他自己放的，這和我沒關係，你猜猜，當他發現這件披風變成鮮紅色時，他的內心有多驚訝；當他發現我殺了那些人來做染料之後該有多自責啊!如果當初不是自己送了一件純白的披風，或許整個童話鎮還能維持個三五年的和平呢!」小紅帽歪

著頭，不解道:「可是我只不過是提前幾年展開屠殺而已啊，為什麼妳看起來很生氣?」

沈亦檸不知道自己現在是什麼樣的情緒，「憑什麼因為你的屠殺我的親人就該遭殃!你忘記我了嗎?我一年前也被『騙』來過這裡啊，你怎麼還有膽提到你犯下的罪孽!」淚水凝聚在眼眶卻遲遲不滑落下來。

小紅帽端詳著面前的女人，半晌才慢悠悠地回想起來:「你是去年那個活著逃出去的副警長『瘋帽』?沈亦恒是你的哥哥啊?」

說時遲那時快，沈亦檸一個箭步衝了過去，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她不想用槍那麼快地結束對方的性命，連刀都是用鈍的來攻擊。

沈亦檸用力把刀拔了出來，連續又捅了好幾次，直到刀子因為手腕脫力而掉落才顫抖著退開。她蹲下身來抱住自己，似乎是訝異於小紅帽過於容易就被解決掉，冷靜下來後，她找到一桶汽油，潑在小紅帽的身上、家具、地板、房子周圍，和洋房裡的秦昭一樣，一把火了結罪惡的一生。

這時沈亦檸感覺到背後有一股涼意襲來，一隻利箭不知從何處發射，穿過了她的胸膛，她艱難地轉過身，發現樹上掛著的彼得潘正面無表情地搭著弓，準備對自己發射第二支箭，卻聽見一聲槍響，獵人從樹上掉落下來，又是兩聲槍響，乾淨俐落的解決掉了弓箭手。

「果然時代變了，熱兵器還是比冷兵器更有效率啊。」沈亦檸訝異自己在生命流逝之際還能生出如此感慨。

赫爾辛趕到時，沈亦檸剛中箭，他只來得及擊殺彼得潘，確認他已失去生命體徵後，才前往確認沈亦檸的狀態，只是已經來晚了，他只能給她闔上雙眼，抱著她逐漸冰冷的身體，拖著沉重的步伐與心情一步一步走回警局與時瀾會合。

明明不過十分多鐘的路程，回到警局時已經初見晨曦了。

中間消失的幾個小時裡，灰姑娘竟試圖攻破警局的守衛，最後被時瀾以精準的射擊給槍殺了，葛麗特則是跟著赫爾辛他們同一時間離開警局，前往白雪的實驗室，將人與研究成果帶離後引爆了實驗室，而白雪則利用自己的藥劑，毒死了睡夢中的睡美人。

鎮上蔓延的火與日出一同散發出熱量，也把整個鎮子燒得一乾二淨，至此，存活的童話人物僅剩糖果屋的兄妹與白雪，以及在醫院值班的救護人員與少數住較偏遠的鎮民，童話鎮將不復存在。

葛麗特與漢賽爾對他們二人行禮:「萬分感謝您二位的相助，那些童話人物在這裡能活下來自然多少有些不正當的方法，我們只是藉此機會徹地根除他們而已，我方人員除郎先生外皆無傷亡，還得感謝你們的正確判斷並擊殺那些壞人，以及解決掉叛變

的副警長秦昭，沈亦檸小姐我們會為她安葬的。」

「以後童話鎮也不會再存在，包括那輛『不應該出現的區間車』也是，我們會負責把你們送回去。」

直到時瀾與赫爾辛搭上回去的列車，臨近分別時才感嘆，這幾天發生的事說出去都不一定有人信，但身上的傷口卻又提醒著自己真實性。

這樣的經驗不管放到哪裡，都是會令人大呼不可思議的一趟旅程。

至此，一切塵埃落定，往日的恩怨了結，怨恨的殺人，虧欠的彌補，背叛者不的好死，作惡者自食其果，枉死的靈魂得以昇華，所有的所有終歸於零。

【希望您對這一次的童話鎮之旅感到滿意】

【下一梯次旅行團出遊時間:三個月後，成團人數:3 人(已額滿)】

【童話鎮全體鎮民歡迎您的再次蒞臨】



佳作　夢魘|黃薇

得獎感言：

首先，非常感謝各位對這個作品的愛戴，能讓這個作品被更多人看到我十分感激。

再者我要談談這篇文章最大的功臣-我此生最摯愛的摯友-蔡亮瑩。也許接下來的篇幅都會以她為核心貫穿，但請別著急，且聽我娓娓道來。這個世間上最美好的女孩，我和她是在國一時相識的。對她的初印象只覺得她就是一個放浪形骸的傻大姐，實在沒想到命運的輪盤，緣分的牽引，讓我倆成為了世上最相知相惜，無可取代的存在。這篇夢魘，是高中時期青澀的作品，用字遣詞上，其實總不免透露著生澀與稚氣。但這篇作品呢，卻是我們最美的絕響。從國中時，我們兩個小怪胎就喜歡胡思亂想，也許是因為生長歷程的相似，使得有些配他人側目的想法，我們卻能 get 到彼此的點上並會心一笑。那時的我們啊，很愛玩一些懸疑類的遊戲。直到最後一個遊戲被我倆破關後，我們便突發奇想-要不，來創造只屬於我們的小遊戲吧!於是乎，這篇小說便有了最初的構想，但以我們動不動就拖延的性格，這篇文章硬是在高中時才被我們生出來。原本啊，沒有想發表的意思，直到今年的 6 月 11 日，由於一場事故，她永遠的只能活在我的心裡。這對我來說，何嘗不切合這個主題-夢魘呢?於是我便翻出陳舊的稿紙，決心將我們之間的小秘密公開，不為得獎，只為讓欣賞到這篇作品的人，同我一起見證，世間上，有這麼一個百分百的女孩曾來過，她是短暫而絢爛的花火，也是世間最長久的琥珀。請各位同我一起銘記-塵世有女，名為亮瑩，紅顏雖去，傲骨永存。

夢魘 | 黃薇/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又來了，一股濃烈又刺鼻的消毒水味街擊著我的鼻腔，每每聞到這個味道，我就會全身產生無力感，又是這個房間，看起來純白美好，讓人覺得溫馨極了，但我每次待在這裡，卻都想著不如死了算了。房間門口，我看到兩個人在那裡徘徊，在討論著實驗是否成功，結果如何，我像隻待宰羔羊似的，無力動彈，無法反抗，當真恨死這樣的自己。

聽到門口那兩人，緩緩邁步，往房間裡走近，我心跳的頻率慢慢增快，而血液似乎凍結了。兩人終於走進了房間，笑著對我說：「孩子，你有沒有好一點，這次的治療做的很成功，你休息一下之後，我們再回家吧。」我的母親和藹的說著。「或許他還有一些不舒服，親愛的，你看看他的臉色多蒼白，我們先出去讓他自己待一下吧。」父親體貼的替我回話。但面對著他們，我只覺得噁心。「我好一點了，晚點大概就能回家了，爸媽你們先去忙吧。」我勉強的擠出了一抹微笑，顫抖著回話，可我沒讓他們聽出來，這不能有破綻的，一不小心就會沒命。隨便回應了一下，他們各自出去忙了。我癱軟在床上開始回想著，我的家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這樣。我原本跟那些平凡的孩子一樣過著快樂無憂無慮的日子，父母親相敬如賓，十分恩愛，而我也十分乖巧，就是比起一般的孩子還要聰明的一些。父母親是研究人類心理以及精神方面的醫生，而他們，也是科學家，他們極度瘋狂，十分投入他們的工作，也自己研究著藥物。精神心理方 面的藥物不好做，而目前的醫學界還未有人能夠研究出控制人精神的藥

品，那就是他們的目標。我以我的父母為傲，因為沒有一個小孩的父母比我的厲害，我每天的日子過得都很快樂。直到有一天，政府機構寄了一封信到我家來。

那張單子叫智力測驗單。全國這個年齡的孩子都必須去智力測驗中心測智力，沒去的會被抓走，之後會發生什麼我也不知道。有去過的不管結果如何都不會怎樣，結束測驗後，會將你的智力單寄回家，很多孩子就當去玩，反正有測就好。事實上，我真的沒想過，就是一張小小的單子改變了我的人生。測完之後的一個星期，單子寄到家了，我迫不急待的詢問著媽媽，我的測驗結果如何，只見媽媽眼中閃爍著異樣的光芒看著我。而後徽笑的對著我說：「小乖，你好棒喔！ IQ120 欸！晚一點我再跟你爸爸討論這個好消息。」我真的以為，是因為自己很棒，所以媽媽才這樣誇讚自己。當時 13 歲的我，因此自滿著。等爸爸這次實驗結束，回來大概也會誇獎自己吧！果不其然，不出我所預料的爸爸開心的誇獎我。我卻忽略掉了，爸爸聽到這個消息時，眼中閃過陰霾卻歡快的情緒。在這件事情發生後，幾乎每天，父母都會帶著我去，原本不讓我靠近的實驗室。我雀躍的想著，是不是他們終於願意讓我和他們一起研究實驗了呢？爸媽終於願意教我了？每天這樣想著我的心情一直在變好，完全沒有察覺，身旁人在盤算的事情。

在某一天，父親突然對我說了一句話，「小乖，我上次在你做身體檢查的時候發現，你身上有一個問題，以後必須定期打針，才能夠治好，但是打完針之後可能都會有些不舒服，你自己得要忍耐啊！這都是為了你好！」爸爸在提這段話的時候講的十

分憂鬱，之後回想起這件事時，我幾乎笑出來了。當時的我雖然有些害怕，但是為了以後能健康的生活，我當然要好好聽爸爸的話。我點了點頭，回應了爸爸。

在那之後大概過了 2~3 天，我又跟著爸爸媽媽去了實驗室，他們說，今天是要施打的日子。到了實驗室，我乖乖的躺到手術床上，媽媽壓制著我，以防我亂動。爸爸拿著一支針筒，叫我閉上眼睛。我感覺到了冰涼金屬刺進皮膚內的刺痛感。我的意識逐漸模糊，眼前一黑，我昏過去了。

潮濕的帶著些許黴菌的味道，讓人覺得噁心想吐，我眼睛微睜，還無法看的很清楚，只能知道自己在一個很暗的地方，聽到了熟悉的腳步聲，緩緩靠近我，她身後跟著一個手上拿滿藥物跟針筒的男人，到我身旁緩綏蹲下，我不敢叫出聲，因為她長得好像，我媽媽？對，長得簡直一模一樣！可惜我現在動彈不得也無法說話，渾身疲累不堪。否則我一定問清楚，他們到底要做什麼？想對我做什麼！他們開始拿著一堆藥往我的嘴裡塞，然後拿了一個奇怪的儀器裝在我頭上，似乎在觀察什麼，一邊紀錄著，一邊餵我吃藥。身旁的男人終於開口了，「差不多了，不要讓他藥量過大，會死的。」當時我好感謝那個男人，想不到他之後補了一句，「嘖，這麼好的實驗品去哪能再找一個，這麼個寶貝，對他好點。」聽完之後女人住手了，面無表情的告訴男人兩個字，注射。注射完後，我渾身不對勁，似乎一直看到幻覺，全身上下都在發熱，腦袋裡一直轉著一些奇怪的事情，整個陷入了一個很奇妙的世界，分不清楚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啊--」一聲慘叫，我驚醒了，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做那種夢，如夢似幻的感覺讓身體飄飄然的，但又覺得似乎被操控了一般，渾身不對勁，卻沒有一處傷口。深呼吸後，我決定冷靜下來，先看看週遭的環境。定睛一看，這是一間潔白漂亮的房間，我記得這是爸爸媽媽研究累了，用來休息的房間。擺設什麼的，都好精緻。突然，我聽到了 急促的腳步 聲，整個神經繃了起來。有人打開門了，原來是我爸媽。做完那個夢之後，害的我變得有點神經質，一直疑東疑西。媽媽輕笑，「寶貝你睡的好嗎？」「不好，一直在做惡夢」我喃喃自語。媽媽安慰我一陣子，說之後就不會這樣了，目前只是因為不習慣以後會很好的。

一再憶起夢裡的那個女人，面對著眼前的母親，不寒而慄。但是我還是深信著，如此深愛我的父母，不可能對我做出那種事。「我睡了多久？」我緩緩的開口，對著母親說。「大概 3 天吧！你睡了好久我們很擔心，剛要再幫你檢查，還好你醒了。」媽媽好似鬆了口氣般，撫著胸口回應我。「我睡了那麼久嗎？但是為什座還是覺得很累?」「大概是因為生病了，不要太在意，身體不舒服，精神不好是常有的事，一定很快就會好的。」媽媽起身向前抱了抱我，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你這幾天要再好好休息，再過幾天又要打針了。」媽媽一臉關切的看著我，對我說。我隨便的回應了幾聲，她就走出了房間。

日復一日，我的身體越來越差，開始會出現幻覺、幻聽還有幻想，不只如此，還有惡夢。我問過父母親可不可停止這些治療，我好累，沒辦法堅持下去了。他們跟我說，不能半途而廢，他們要我好好的，不是只是一時，聽完他們的話，我大哭了一

場，因為他們那麼堅定的要我好，我卻沒有耐心、毅力，只是一點挫折，就想放棄，我覺得很羞愧。

不知不覺時間過了兩年，我持續的接受著治療。每次照鏡子，就會發覺鏡中的自己，似乎越來越憔悴，不禁懷疑著，治療是不是有成功。其實常常覺得怪異，莫名其妙的的被告知罹患疾病，之後開始治療，治療後卻越來越憔悴，還經常做惡夢，精神上的壓力逼的我喘不過氣。可我仍然不願意去懷疑我的父母，他們那麼的溫暖美好又那麼愛我，怎麼可能害我呢？而看著他們每日笑容滿面，我認為大概是病情有進展吧！便不多問了。

但，我所想的，我看到的，我相信的。在這一天，全部被打碎了。記得那是個下雨的夜晚，整個家裡都充滿著濕氣，而我又因為惡夢睡不著了。從床上起身，打算下樓喝點水，在我經過父母門前時，聽到裡面傳來了談話聲。「到現在我還不敢相信那個孩子，他的 IQ 竟然 220，比我們兩個都還要高啊！」母親感嘆的說著。「噓。小聲點，今晚他的藥效就退的差不多，等等讓他聽到，我們計畫的就要毀了。」父親陰沉的說。「話說，一個智商 220 的孩子，會到現在都兩年了，還沒發現我們對他做的事嗎？要不是因為他在我們試了藥後，意識還是比起常人來的清醒，我都要以為那報告是作假的了。」說完，母親輕笑了聲，語氣中的不屑和譏諷，讓門外的我在不知不覺中渾身顫抖。「當初撿回那個孩子只是純粹好玩，沒有想到撿孩子還能有這種功用，多棒的實驗品啊！」聽到父親這句歡快激動的話，我如同身處冰窖般，渾身冰冷。喉嚨哽著，雖然還是渴的，但卻無法再喝下任何一口水。全身上下都使不上力，唯一繼續運轉的，大概就只有那一直聽進殘酷事實的耳朵，既殘忍又現實，我似乎從夢裡醒來了，或

許之前與父母親歡快的相處，也是我的幻想拼貼出來的。而此刻，我又何嘗不希望，現在的我只是在做惡夢呢？以往我常常見到的幻覺，卻在這個時候使不上力，它無法幫助我逃離這個事實。我只是在做惡夢，清醒就沒事了。我還在說服自己，但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清楚。此刻的我，到底有多清醒，藥效退的差不多，而我卻還是像在做夢一般，剛剛經歷的一切都像是幻覺，不過 10 分鐘的時間，我的認知一下子全被推翻。開上雙眼，感覺臉頰有一道溫熱滑落了 下來，我告訴自己，醒不來了，再也醒不來了。

「對了，這個可千萬不能讓他知道啊！如果實驗品的情緒失控，我們的實驗會無法得到準確的結果。」爸爸仔細的叮嚀著媽媽。「這個我當然知道，可是，如果不小心讓他知道了，那怎麼辦？」媽媽疑惑的問。「他的身上，會殘留著我們的藥。而且為了不讓我們的實驗在外洩漏，當然是…」我沒有聽到他說了什麼，但是我認為他說的夠清楚了。用盡最後的力氣，我緩慢的走回了房間。我知道或許我該逃出這裡，我該怨恨他們。實際上，我並非不想走，只是藥已經用兩年了，我也沒有多餘的力氣能走了，就算想爭個魚死網破也無法。我怨恨他們，但是更恨的是自己，如果我相信自己的直覺，又怎麼會落到這般田地。現在的我已經無法再控制自己的行為，常做出異於常人的舉動，我不相信自己是個正常人了。事實上，我原本就不是，我只是個實驗品。被用來完成他們野心的，被用來幫助他們成功的，理當犧牲在他們慾望中的，實驗品。其實在得知真相之後，我還是不相信，如此愛我的，不，應該是說，我愛的父母會這樣對我。或許只是我又幻想，又幻聽了。所以，我還是每次都滿懷希望的接受著他們的治療。不，我不是精神上出了問題，我只是愛他們，而他們也

愛我。他們很愛我。

今天爸爸媽媽一起出門參加研討會，剩我一個人在家。但是自己在家真的很無聊，腦袋昏沈想睡，但是只要睡了就會被驚醒。無聊的我走到了爸爸的書房，打算拿本書來翻。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我開始回想，在這段日子，我扮演著優良的孩子，順從的、乖巧的而且從不反抗。但每每這麼做時，我的腦海中，時常有一人在憤怒的嘶吼著，他悲憤，他難受，他一直哭，卻又說要報仇。他的聲音被我藏的很好，我不會放他出來的。因為我知道父母愛我，只要我什麼都不做，我就不算是實驗品，我是他們的兒子，我不容許他，破壞我的一切。之前那些，一定只是我的幻覺，根本微不足道。在我自欺欺人的說法中。我的心情愉悅了起來。逐漸揚起的嘴角，卻在下一秒，變得僵硬。我發現了爸爸桌上的一本記事本，好奇心在此刻特別氾濫，我拿起那本記事本開始翻閱。每翻一頁，我的表情就慘白一分，這裡面紀錄的是我在這兩年來的日常，精神狀況，實驗報告，與常人比對下的差異。這個變故讓我剛剛建立起的幻想，又一次交飛煙滅。原來是這樣嗎？所以都是真的？在我腦海佈滿密密麻麻問題時。“喀噠”一聲，門鎖開了。取代了疑惑憤怒的，是驚慌，被抓到我會死的。奔回了房間，我緊緊的關上了房門，鎖上。倚著牆門，我慢慢的滑落到地板。我哭了，但是不能放聲大哭，他們會聽到，第一次發現自 己到底有多無助，什麼都不能做，什麼都無法做。哭著哭著，腦袋越來越昏沉，變得沉重，我睡著了。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時鐘走動的聲音，在我耳中卻像是生命在流逝。我醒了，卻還是昏沈的，眼睛紅腫，好像是因為哭過。我將眼睛開上了，卻睡不著，只覺得身體很沉重。再次張

開雙眼，我發現我待在父母親的房問裡，他們在床上熟睡著。我走到了他們身邊，我想要撫摸他們的臉頰，想要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又一個恍神。噗味一聲，就在我眼前，鋒利的刀子刺進了他們的身體裡，溫熱的鮮血噴濺了我的雙手，我的手指浸滿血紅，紅色似乎也在我的眼眶暈開了。我瞪大雙眼，看著被我的雙手緊握著的那把黑色刀柄的的鋒利小刀。

他們痛的醒了過來，我在他們臉上看到悲憤的表情，我以為我會害怕的大哭，棄刀而逃。我的反應卻完全與我想像的相反，我猖狂的大笑，刀子插入的更深，他們的臉痛的扭曲，而我卻笑的更加瘋狂，笑的眼睛紅了。不知不覺，一滴，兩滴，三滴，眼淚在床上滴成了一片，恰好和父母親流出來的鮮血融合在一起，他們渲染著純白的床單，看著那美麗的色彩，我情緒緩緩的穩定下來，眼睛一開，我又漸漸的失去了意識。

我房間裡的窗簾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被人拉開了，陽光滲入了我的房間，我緩慢的甦醒，慢慢的將眼睛打開。突然覺得，身體變得跟以前一樣，有活力，有衝勁，我愉快的從床上跳了起來，跑到鏡子前。看到鏡子裡的人，我不禁大吃一驚，不再是那個臉色蒼白的病殃子，這是還沒做過實驗前的自己。“叩叩’敲門聲傳入我的耳中。「小乖，睡的好嗎？快點起來洗漱了，明天就要去上學了，你得先適應一下」推開房門的仍是那兩個人，他們微笑著看著我。我不是傷了他們嗎？ 我不明白，也不明白自己今早的氣色。左思右想，終於弄清楚了，我在夢裡待了太久，這才是現實世界，沒有人背叛我，我的父母還是和藹可親的，什麼都沒改變。我開心的迎向他們，我的世界終於復正常了。

沉浸在愉悅心情中的我，卻沒發現，在他們雀躍的笑容後，隱藏著另外一種歡快的情緒。一人身後背着手術刀、剪子，另一個拿著針筒和藥劑，最令人費解的是，沒有人帶縫合器具。

失憶／陳弘倫

寂·距／李允甄

白頰黑雁／郭子瑋



山城散記／鄭宇涵

阿公的鐵牛車／許湘苡

茶房／許晉瑋

濃霧與時光／陳柏翰

關於重獲新生／陳冠妤



散文組　個評｜黃文成委員

本次文學獎的稿件，在校園文學獎徵件的水準上，具有相當好的表現，每一篇文章各自表現了作者想要傳遞的心靈世界或情感事件，每一作品，無疑地都是美好青春的想望與回望，真心歡喜看到貴校學生藉由文字展現內在自我的真誠與美好。不過這次文學獎參賽，還是可以發現作者群們應該還算新手，創作過程有些地方可以有再調整的空間，以下就本次文學獎總評給予一些個人想法：

1. 現代散文創作，務必需要有「人味」，此人味意含著：人物、事件、情節等需是書寫者必要注意事項。
2. 現代散文創作不需追求「抒情美文」，用字不必刻意追求用字典雅、成語或套語的使用，能盡量用自己書寫的語言就盡量用自己的語言來描述。
3. 全篇主題，務必貫穿與貫徹，傳遞的情感與事件，需有相當的透明度或情節，引導讀者進入文字所建構出的小宇宙，絕對是必要注意到的地方。
4. 題目有時會成為文章的靈魂，為文章整個提高好幾個層級，靈魂如何存在，祂有時是存在在文字之中。最好的題目，往往就出現在文章某個角落裡等你發現。

散文組　個評｜葉連鵬委員

初次參與迴旋梯文學獎的評審工作，閱讀這些青春學子的作品，對我而言，是無比的驚艷，看到許多讓我眼睛為之一亮的作品，此次的投稿作品，數量雖然不算多，但涵蓋許多不同的類型，主題相當多元，有親情、愛情、友情，還有遊記與疾病書寫，入圍的作品雖然難免都有些小瑕疵，但瑕不掩瑜，與其他文學獎相比，毫不遜色。

一篇好的散文，必須具備四大要素，一是主題要明確，二是意象要清楚，三是用字修辭要漂亮，四是氣勢要連貫。其中我想，主題還是很重要的，像有些作品文采豐富、修辭漂亮，但卻欠缺情感，無法感動人心；有些作品不必要的枝節過多，反而致使結構鬆散，氣勢不連貫，相當可惜，同學們未來可多參考名家作品，找到修正的方向，歡迎繼續走在文學創作的路上，隨著經驗的累積，以大家的資質，未來必定能寫出更好的作品。

散文組　個評｜賴鈺婷委員

寫出自我風格

散文的書寫貴在我的感知與體會。把個人對於生命體悟、日常風景、人事變遷、情感流轉的細節，透過文字描繪傳遞訊息，成為一篇動人的作品。

第六屆迴旋梯文學獎散文組的參賽作品，普遍具備了精練純熟的文字運用能力。彼此間最大的差異，在於素材的選擇，以及能不能在有限篇幅中傳達出完整意念。

首獎〈失憶〉情真意切，寫出家族長時間的情感糾葛，收束在年少負氣的倔強中，令人不捨。二獎〈寂・距〉行文俏皮，心思細巧靈動。作者有一副好聲腔，值得期待。三獎〈白頰黑雁〉以鳥類比附個人對於命運的思索，是有意為之的自傳體，手法高明。

對於未能獲獎、入選的作品，提供幾點建議：一、避免過於空泛的敘述，形成文字堆砌。二、精選素材，以小見大。避免事件雜冗，模糊焦點。三、適度留白，給予讀者空間。避免呼告議論，過分說教。

期待大家能繼續寫。把書寫視為人生體會的實踐，在獎項評比之外，寫出自我風格。





第一名 失憶/陳弘倫

得獎感言：

很感謝所有評審以及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們，這次能順利得獎對我來說是個意義非凡的肯定，也代表著我在文學創作上的一個小小的里程碑。曾經覺得自己僅僅是個平凡的人，無法以文字表現出自身獨有的故事，但九月初剛開學時，受到朋友鼓舞而決定嘗試書寫一篇完整的散文，而非像以前散碎的隨筆。很高興我終於做到了，也很感謝我的第一篇散文能出現於迴旋梯文學獎的的獎名單，這份肯定使我獲得鼓勵，也給予我想要繼續精進文學創作的動力，謝謝大家。

失憶 | 陳弘倫／牙醫系

他失憶了，至少我是這樣想的。將近一年未踏足於那充滿關愛與憎恨交織的矛盾之地，導致我已不知他的現況，但我內心堅決，我將永遠不願再觸碰與他有關的回憶，因為他的失憶，傷害了我最親愛的人。

我十分替他惋惜，同時也為那位對我至關重要的女人感到悲傷。當兩種矛盾的情感錯雜於一處，人們浮舟於各自人生中前行，那塊矛盾的結合體有如海中的暗礁，我們的船一觸及沉，眼淚成了船隻碎片的化身，然暗礁還在。待我們重整好內心的情緒，再次啟航，卻不免重蹈覆轍，因為那暗礁往往牽繫我們內心中最重要的人與回憶。

人類總是善於欺騙自己，說那些壞掉的事物會隨著時間轉好如初，但他們都忘了一件事——眼淚修補不了任何東西，包括人。這一幕已在我眼前上演無數次，我看著母親的眼淚逐漸匯積成海，多年來她竭盡心力想修補與外公的關係，卻毫無效果。

年幼的我常與家人一同探望外公與外婆，但每每要走上通往外公家二樓的階梯時，父親便止步於階梯旁，總是獨自一人坐在一樓門外看報紙。當時的我充滿疑問，卻沒有一次問出口，因為我總是被期待的心情衝昏了頭，急著衝上樓去找尋外婆和藹的笑容，對於此事的疑問便被與外婆相見歡的欣喜之情襲捲而煙消雲散。在我心中，外婆是典型的慈愛代表，她的體態略為豐滿，頭髮捲曲，雙眼外側的皺紋往下延伸，使她的笑容更加和藹可親，我喜愛將她比喻成五月裡的暖陽，溫煦而不

刺眼。外婆的客廳無時無刻不堆積著一大堆零食與飲料，那是她愛的庫存，等待著我和哥哥取出食用，我們時常嘴裡嚼著零食，與母親和外婆溫馨談笑，小學無知的我甚至一邊吃著旺旺仙貝，一邊問：「外婆，你看起來胖胖的，是不是因為體內裝滿了你對我跟哥哥的愛啊？」

相比之下，外公很少坐在客廳與我們聊天，年幼的我總覺得他是一尊莊嚴的石像，他的眼睛不大，看起來跟瞇著眼沒兩樣，我幾乎沒看過他嘴角上揚，基本的慰問佔據了我與他大部分的交談，因此我總是與外婆親近。然而，我經常從母親與外婆口中知曉他對我跟哥哥的好，當時父親與母親各自庸碌於工作時，便是外公悉心照顧仍於襁褓之中的我們，外公嚴肅的外表之下曾有顆柔軟的心，就像外婆常拿給我的仙楂餅一樣，雖然包裝簡陋，餅身卻極其甘美。

從小父母親便灌輸我跟哥哥百善孝為先的觀念，十分重視家庭倫理，因此我們閒暇之餘便會探望他們。但外公總是一如既往地在客廳以外的地方活動，父親也一如往常地坐在靠近騎樓的小茶几旁看著報紙，只有極為少數的情況，我才能看見父親與外公同時出現在客廳，但當這副光景出現時，通常客廳裡會多出許多親戚，因此這種場面總是發生在外公或外婆的生日，或是重大節慶的日子裡，而外公的笑容也僅出現於這些日子，讓我更加意外的是，外公會與父親交談，或是與旁人提起父親的時候，也是在這些日子裡。

心智隨著年歲漸長而更加成熟，我不再是懵懂無知的小男孩，家中的經歷多少使我比同齡人更會為家庭著想，而時間與成長不只帶給了我容貌與身型的改變，更使我聽見了之前不曾聽見的聲音。某個悄然無聲的夜裡，我偶然聽見父母爭執的吵鬧聲，

內容與經濟需求有關，當時的內容有如一支數萬斤重的鐵鎚敲擊著我的太陽穴，我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錯愕，原來，我們家似乎不如我想像得那般富有，這是他們在我面前演繹的第二齣騙局。

我的枕頭在夜裡濕了，剛升上國二的青少年頭一次身處一片無助的荒野，深知他們充滿無奈的欺騙是因為不想給我們壓力，但正是因為他們如此細心的關懷使我更加難過，無法提供實質經濟支援使我墮入無盡的絕望。那一夜很漫長，我聽時鐘滴答著走，絲毫未產生半點睡意，時近破曉，而我的枕頭尚未風乾，臉頰觸碰到因淚水而沾濕的地方，那是一種絕望的冰冷，以我對父母親個性的了解，他們不可能讓我打工賺錢以償還我們家所累積的債務，但或許正因如此，我才會努力地讀書，期望將來能減少他們的負擔，為這個家貢獻心力。

歷經那一夜後，我發現「成長」總會撕掉許多美好童話的面具，它除了使我理解家中艱苦的另一面，更撕掉了一些溫暖的面具——在我心中，那間充滿糖果、餅乾以及溫暖慈愛的糖果屋，實際上是一間搖搖欲墜的建築。

高中的我一樣會去探望外婆，依然被外婆當作寶貝餵食許多糖果與餅乾，我早已習慣外公莊嚴沉默的個性，因此當外公主動和我與哥哥分享往事時，我不禁大吃一驚。但這並非最令人錯愕震驚的事，他訴說的故事十分特別。我始終相信每個故事背後皆有各自的深意，然而當時我並不清楚此事的涵義，他告訴我，在我們還是嬰兒時的一個冬夜，為了不讓我和哥哥著涼，父親倚身於牆壁，雙手抱著我們，背上鋪著一片偌大的棉被。但由於自己體內早已睡意滿盈，一不小心便睡著了，整個棉被將我與哥哥和外界的空氣阻隔，恰巧被外公看到，外公很生氣地將父母喚醒。整個敘述過程中，外公不斷重複這件事，激動略帶憤怒的語調顯

示了他的不滿，其中他不斷批評父親怠忽職守。

「我知道了！謝謝外公，幸好當時你有看到。」我的閩南語不甚流暢，加上當時我不解他向我們訴說此事的意圖，我便這樣回覆，也是在差不多這個年紀，我感受到外公似乎不太喜歡父親。

往後我們探望的日子減少了，高三的課業難度與數量驟增，閒暇時間因而隨之驟減，常是母親自己帶著保養食品與食材回外婆家。我本以為這是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事，但我徹底錯了。當天晚上母親異常地打擾我們讀書，她進入書房時，我們同時疑惑地望向她，「在忙嗎？」她一定有心事，語氣透露出些許擔憂，但更多的是悲傷與絕望。深知母親並非有意打擾我們，我們問她發生了什麼事。「今天我回去的時候在一樓遇見外公，我問候他，結果他看了我一眼，卻沒有回應，我不懂他為什麼要把我當陌生人，就因為他不喜歡你老爸嗎？雖然你爸沒什麼錢，但他也很努力想要幫忙分擔經濟壓力，還幫忙做很多家事，我覺得我很幸福，為什麼他就是不懂？」我恍然大悟，原來外公一直討厭父親，是因為他沒錢。

難怪父親每次都留在一樓騎樓，因為他清楚外公不喜歡他，孝順的父親不願讓外公生氣，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被看見，不論寒冬與酷暑，我們在樓上共同討論新聞頭條，他獨自一人在樓下，孤獨地翻閱今日新聞，透明地呼吸著。我很想問他，透明的滋味不好受吧？它是沉默與孤獨的綜合體，一個透明的人，是悲是喜總無人問津。但母親說完提醒我們，就算外公這麼做，我們也不要忤逆他，我們必須容忍，儘管受害者是父親與她。

日子久了，我逐漸能理解外公的想法，我說服自己相信他，因為他捨不得母親委屈自己，付出所有積蓄為父親還債；捨不得母親僅靠著自己的穩定收入而養活我們與父親；捨不得母親放棄更

優渥的物質生活；捨不得母親將青春浪費在一個於他眼中十分不值得的人；他捨不得曾被他捧在手心上呵護的母親陷入經濟壓力的泥淖之中。將心比心，若是我也絕不會希望自己的親人遭受如此苦難。

此時此刻，我意識到原來生活便是無數的矛盾組合而成：天真與成熟、歡樂與悲傷、團聚與別離，這些矛盾充斥著我們的生活。想起我曾經悟出的道理，孩提時期是最為輕鬆的時光，沒有任何生活壓力與苦惱的情緒，整天想著如何與朋友玩耍，寫完作業之後要準時在電視前看自己最喜愛的卡通人物，童年只有天真的笑靨與哭泣，但當時的我們不懂得珍惜時光，讓那些毫無壓力的快樂時光如流沙般，流出我們的手掌心；待我們長大成熟，懂得珍惜各種微小的快樂，早已生活在充滿各種敵意與壓力的環境之中，快樂亦不再巨大，僅偶爾以被縮小的身形於生活中現身，此時我們才恍然大悟，童年是如何歡快，而我們又是如何無知、如何不珍惜。

然而，我當時的矛盾，已不是於現實世界與童年夢境間拉扯的矛盾那樣單純。我的矛盾，關乎親情重量的選擇與倫理道德的規範，我不願看見母親整天疲累辛勞，卻也無法討厭父親的無能與無奈，因他是與我有深厚血緣的父親；我不樂見父親被外公批評怨恨，亦無權反駁外公膚淺的見解，因敬老尊賢的觀念深植於我心。

不知是否因為高中的我們更加成熟懂事了，父母也不再避諱爭吵聲被我和哥哥聽見，他們並非刻意，只是因為現實情況使他們的情緒被壓迫成一頭頭駭人的野獸，時常最終母親以淚洗面向我們哭訴，我已數不清眼淚伴隨了她多少個夜晚。但我知曉父親始終深愛著母親，我猜他的痛苦與壓力甚至不少於母親，因為看著自己心愛的人飽受勞累與壓力折磨，自己卻無能為力，想必父親的心常年處於熱鍋般的煎熬中，滾燙難耐吧。

但那位失憶的人、傷害我母親最深的人並非與她毫無血緣關係的丈夫，而是她的親生父親。那日事情發生之前，我始終堅信外公是因對母親充滿了無限的關愛與心疼，才會對父親充滿批評與意見，但在那天之後，這種理由再也說服不了我了。那是一個陽光溫煦的日子，我們和母親忙裡偷閒去探望外婆，順便帶了數樣珍貴的食材孝敬他們，往外公家途經狹窄馬路旁的花草依舊保持單純的美好，我們一路談笑有聲。到了二樓，我發現外公正坐在客廳，「爸！」母親率先向外公打招呼，外公只微微點頭，「外公！」我大聲問候，這次外公回應了，但我老早注意到一些微小的異常。接著大家就座，我和哥哥繼續剛剛在家用以消遣時間的手機遊戲。我以為我會完全沉浸於遊戲的世界，但剛進門時外公的異樣表現已使我持續分心注意他們的談話內容。這是我頭一次產生精準的第六感，我有預感悲傷的事即將發生，結果事實便是如此。我開始懷疑是否第六感只有在感應悲傷與挫折之事才會精準，若是如此，我寧願捨棄這種精準，騙自己一切都不會發生，騙自己烏雲不會挾帶雷雨，儘管已有天灰的徵兆。

外公是做鞋的，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我們都會稱呼他為「做鞋阿公」，那日完整的談話我沒完全記下，只記得外公在對母親抱怨，說她以前批評外公在做臭鞋子，最後母親邊抽泣，邊用閩南語向外公說了句對不起，母親甚至難過到搧自己耳光以表歉意。母親沒有反抗，因為她們家的教育不容許自由的辯駁，只容許無辜的認錯。但外公錯了，事情的真相是，當時母親的朋友請外公幫忙修鞋子，結果收費時朋友覺得價格昂貴，便批評了幾句，母親氣不過外公辛苦工作被批評，便稱朋友的鞋子為臭鞋子，外公卻因此以為母親嫌棄他的工作。

我看著母親哭泣，我的臉頰也不自覺濕透了。前所未有的憤怒於我心中波濤洶湧，此刻的我猶如坐在一艘小船上，情緒的湧浪翻

騰，只需要再一點衝擊，小船便會被沖刷破碎，但我內心深處仍牢記母親的叮嚀，無論如何都不能忤逆長輩，因此我選擇了另一種抗議方式。我用力咳嗽想引起外公的注意，想讓他目睹我正絕望地哭泣著，同時也在哀悼，為母親心目中外公慈愛象徵的破碎哀悼，為母親被自己的至親欺騙哀悼，為母親因毫無價值的藉口而被拋棄哀悼，我未曾目睹如此悲痛的母親，不斷地喘氣與流淚，當下我的淚水也不再遭受禁錮，它們自由地在我臉上塗鴉，畫上了透明卻漆黑且充滿裂痕的心。我努力咳嗽，咳到我的喉嚨開始發癢發痛，外公卻不曾轉頭看我一眼，他一定聽見了，只是不願轉頭，也沒有勇氣轉頭。當天離開時，我沒有和他道別。

原來外公討厭母親，僅僅是因母親的結婚對象不符理想。外公同時傷害了我最親近的兩個人，母親是這麼敬重他、感激他、關心他，他卻將母親拒於千里之外；父親真正愛著母親，對母親百般體貼，儘管他所掙金錢有限，但外公只看見父親的缺點，卻沒看見他對母親的愛與關懷。往後母親去探望兩位長者的日子減少了，因為她不希望讓外公憤怒傷身，我和哥哥便肩負起探望的責任，一同前往去和外婆聊天，但日子過去，我發現外婆似乎也被外公漸漸洗腦，對母親日漸冷淡。

其實那天外公的冷漠回應早已給母親這種徵兆，只是母親選擇忽視，因為任誰都不會相信親情會脆弱如薄紙，對母親而言，這棟充滿童年與關愛的建築不可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變成冰雪堆積的監獄。

上大學後，我的生活變得比以前更加忙碌，因此我找不到時間再回去看看他們是否依舊安好，只偶爾從母親那邊得知他們的消息。也許除了沒時間，我更不願回去見到他們，因為他們已非我童年熟悉那充滿無私關懷的外公與外婆，那棟曾堆滿許多甜蜜關懷

的糖果屋，現在已然為一棟永遠無法修復的老舊古蹟。我不想再憶起那日令人悲痛的場景，我想遺忘，因此我不再踏足彼處，也不再講閩南話，我想守護我心愛的父母，也想拋棄那些曾經的不圓滿。

至今我仍不解，為何外公能忽視她與母親數十年的親情，只因婚姻失誤便一恨至今，但我也不打算再糾結於此，於是我替外公找了一個很好的理由——他失憶了，失去那些過往的記憶。對他來說，他早已忘記與母親的羈絆。那麼我也希望，他能忘記我曾涉足他的生命，也許我與哥哥的存在總是讓他感到矛盾，畢竟他討厭父親，卻沒理由討厭我們，這樣的矛盾想必很辛苦。

他失憶了，對彼此都好。如果可以，我也想失憶，失去對他的記憶。



第二名　寂·距/李允甄

得獎感言：

起初純粹是想提筆寫下我大學兩年裡最特別的存在、一位熟悉的陌生人，坦白說這篇文章真的沒有太深遠的含義，只是想在事過境遷之後，紀錄一場恰逢其會的相遇。

很幸運得到評審老師的肯定，也想謝謝一路陪伴我校稿的朋友們：香香團、詹、孟、姿萱，以及圖書館姊姊們的加油打氣。也許每個人都曾經在街角和相似的身影擦肩而過，卻陰差陽錯沒能上前搭訕，又或者曾經和某個誰靠得很近，最後仍然以遺憾告終。無論結局是否如意，鼓起勇氣邁出的第一步都是最難能可貴的。

希望你們都能遇見自己的小帽子，也能在最好的時機向他說句你好。

寂·距 | 李允甄／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姑且稱他為小帽子先生吧。

有時候我也很意外，它靈巧的三個小字竟輕易地藏住了我不欲人知的秘密。

少女筆下愛情故事裡的男主角，大抵都經歷過間諜時期，在不同場合裡穿梭、披上不同身分，在一大段序言後，才願意添上他的真實姓名，今天他叫小帽子，明天又能冠上新的代號，比程式語言還要複雜的代碼遊戲，我卻玩得得心應手。

在這個比女人心腸還狹隘的校園裡，一棟正心樓就能容納所有的學生，自然，任何故事都需要多加點神祕感。

大人的矯揉造作正是為了應付此刻。在擁擠教室裡說出他姓名，需要多大的勇氣呢？一個熟悉的詞彙，即便前文與後文荒腔走板，接收端又能輕易讀懂你的摩斯密碼。

那一陣子我特別喜歡寫日記，回首細節，信筆抒發的感受恍若隔世。匆忙留下的眼神交匯、留在心裡的獨角戲劇本，也已隨著時間沉澱。儘管如此，燒瓶內的溶液只要稍加搖晃，化學式的箭頭又能引起反應，至此往復，達到下一個平衡。

二零二一年的秋末冬初，是我在中山醫註冊的第一個學期，原文書製成的投影片和無趣的通識課占據了我大半生活，我心裡早褪去高中畢業時五彩斑斕的幻想，適應百無聊賴也是生活的樣貌。

半個學期過去，雖然還稱不上熟手，但我已經習慣在圖書館打工的日子，例行的借還書手續，流水線般的上退磁工作，最後

附上一句不摻感情的謝謝，比便當店加贈的養樂多還要廉價。

我抱著平板，窩在櫃台角落，暗暗祈禱這次值班也能風平浪靜地度過，像個機器人一樣，耐心、溫和、帶點疏離地端著飯碗。後來偶爾幾次表情失控，也能在一連串的假笑下平復，客氣地說再見，希望再也不見。

對於工作的片面認知，以至於我很久都不曾留意離開的人是什麼反應。

那一次，小帽子刷著他的學生證走進來。

COVID-19 疫情後，我連同學的臉都沒見過，名字相似的，我到了大二下還會不小心叫錯。但小帽子的記憶點不少，黑色鴨舌帽、帽簷下過長的髮絲、留白處狹長的眼睛，只有在他湊近時，才能發現他烏亮的眼珠。他看起來又靦腆、又內向，貿然上前搭話，他大概會驚嚇到不敢回應。

我按慣例開口詢問：「借書嗎？」

他木木地點頭，然後把書往我的方向推過來，在短暫的十秒鐘裡我並沒有記住他的名字，只是像往常那樣打地鼠、在地鼠將要冒出頭之際，送他回地底下。

他極輕地說了句謝謝-。

對話氣泡浮在半空中，破碎的很快，我很清楚那不是隨口拈來的泛泛辭彙，空氣裡震動過的餘響，提醒我他存在過的事實，再抬頭時他已經離開。

我在心裡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做小帽子，那時候我只希望，如果小帽子再次出現，我也要對他說一句謝謝，發自真心，但我肯定要落落大方地，牙齒能露八顆就不顯七顆的，只是當時戴著

口罩，大約也沒人知道我笑過----——源自他一句謝謝。

第二個禮拜一樣的時間點，黑色帽子再次映入眼簾，這次他帶著張愛玲走來櫃台，我偷偷記下了他的名字，謹守職業道德，從來沒有外洩和他有關的資訊，只是在他每次來借還書時，在口罩底下不經意地笑一笑。某堂課提到：口罩耽誤了嬰幼兒面部情緒辨識的發展，我卻很感激它遮掩住無數次、因為某個人到來而雀躍的證據。

每周同樣的午後，隱晦地期待重逢，我慢慢地體悟到，別的作家筆下寫到極致的有緣無份，所謂難以名狀的遺憾，皆由無心的擦肩而過開始。

在我無數荒唐的遐想裡，唯一沒被捨棄的，就是想認識他。

認識這兩個字說簡單太簡單，可認真拆解起來，我卻也不明白該怎麼做、該做到什麼程度、該用什麼方式起頭？

我是最熟悉他的陌生人，無名無姓地存在於他世界一隅。我知道他的系級、學號，乃至姓名，經手過每一本他曾借閱的書籍。我和我最想熟悉的陌生人，距離卻從來相隔一個借還書櫃台，只能禮貌地問候，一回回加深交集，他在我腦海裡的印象不停重複疊加，我卻連他是否面熟我都不曉得。

躲在我的防線後悄悄觀察他，好像也不失為一種情趣。

我揣測過要如何不著痕跡地打探他的消息，比方說-，好巧不巧選了同堂通識課，也可能在某場演講上邂逅，我向他伸手借一枝原子筆，以感謝之名開啟一段對話，又或者，-他身邊出現的朋友，也許會來自某個共同交友圈——畢竟是兜兜轉轉相遇的緣分，好像不夠華麗的開場、不夠濃重的筆墨，無法讓這個故事延續下去，寫出引人入勝的扉頁。

原以為我會為此絞盡腦汁，但我出竅的靈魂，不允許我沉溺在未知的故事裡。在月下老人處求出一張「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曾以為是舊故事的轉捩，卻不想是有人提著螢火而來，照亮眼前的山窮水盡。

大一下的體育課，我聽從新男友的建議，選了他熱愛的排球，意料之外，小帽子也上同一堂課。他看起來比上學期沉默的樣子開朗了些，我並沒有因為共同的體育課和他產生任何交集，雖然我心知自己總是按捺不住，在防線後偷偷地窺探，只不過這次的防線叫有夫之婦。

在圖書館值班時，也沒再巧遇過他，就像是為了配合我新選修的婦德課，讓我做乖巧的好學生，意外並沒有降臨在我身上。我和新男友牽著手走過大慶街的時候，也沒有再想起和小帽子有關的事情，任由當時豐沛的感情填滿空白的選課單，努力地超修完大二聖誕節前必備的戀愛學分。

六月過了，初始的熱情在夏日的艷陽裡急遽融化，即便是由月老繫上的紅線，好像也在一次次拉扯中鬆脫，不曉得是誰計較地多，把紅線一端拉緊，高張的情緒配上窒息的關係，張力終不堪負荷、爭吵一觸即發。

愛情這門課停修之後，我並沒有難過太久，好像人生每個階段都有自己該完成的任務，不會因為這個任務失敗了就停滯下來。一張不及格的答卷有太多涵義，即便我已經努力訂正，但人都要等到好後來才會明白，得以釋然地對前任說一句：「會遇見更好的，祝你幸福。」

我嘗試讓自己像陀螺般應付生活中的大小瑣事，旋轉、忙碌、直到慣性終止。

再次偶遇小帽子，已經是初春後的課間，視線游移，他掛著耳機，無聲穿越喧囂人海，在他身上總有股無法描述的寂靜，我動了心思，想奪走其中一只 AIRPOD，打破種種藩籬，走進他的世界。

我還是挺好奇，兩年來他看過哪些書？縱然借閱數量遠超於他的讀者也大有人在，只是他真摯的眼神，總會讓我忍不住想問一句，他最難忘的是哪一本？是什麼樣的文字曾震撼他內心深處、是什麼樣的文字曾觸動他晶亮的雙眸？

我想憑藉文字和文字間逼仄的距離，再靠近他一些-——但我最終什麼也沒做。我自知沒有漫畫主角天賜的勇敢、我不擅長把握沒有信心的事情，我仍然會害怕結局不盡如人意，潦草收場。

撇過頭繼續和朋友感嘆，說時間如沙散落，稍不留神就在指縫間溜走。滿地金燦燦地，像諷刺我對於時光的不尊重，我耽誤過太多次，橫亙的兩年都成了最佳浪費證明。

他們問我那算不算喜歡？我也從來不曾細想，只是在我失守的嘴角、和桌面上不斷輕叩的手指間，好像多餘的語句都顯得冗贅。

一個無心的腳印，讓原本荒蕪的森林有了新生意義，地面震盪的瞬間，也是防線擊潰的瞬間。倘若，這次是我平凡生活裡出現的 CRUSH，我不希望它再變成刻意閃避的相讓，也不希望它如同事故現場留下悲傷，我只希望我不要再添上任何懊悔。

於是我寫了張紙條，以我舒心的方式，在名字旁邊畫了個可愛的小插圖，彎彎的眼眸旁點綴一團粉色紅暈，是寫少女的心事和羞赧。落款處反覆對照，還是不知道用什麼結尾才不顯得突兀，能夠更自若一些，抹去小心翼翼的卑微。

我將紙條平整地摺好，一如我無處安放的心事，塞進褲子口袋，以便在對的時機點交給他。

計畫按部就班地進行。我看著不斷跳躍的電子鐘，屏息等候，抬頭、低頭，聽著門禁計數器的喀擦聲，等待下個刷卡進館的讀者，指尖停留在《挪威的森林》第二十六頁，熟稔的情節乘載了我慌亂的思緒。

等到太陽落山，也沒再被記憶中的寂靜包圍，幽暗的路燈光線忽明忽滅，一如我低迷心情，我伸出手想把光暈握進掌心，卻想起連科學家都無法真正說明它究竟是如何存在，宇宙的詭譎浩瀚，總是帶點致命吸引力，好奇是人之常情。

我也談不上期待，更來不及失態，只是在代辦清單上刪除認識兩個大字。在重要的轉折章節裡，主角變成了配角，我不能將小帽子先生放進我明天新開的篇章裡，自欺欺人。

而那張放在口袋裡、隨著洗衣機翻攪蹂躪的紙條，和其他不可燃垃圾一起被扔進了垃圾桶。渲染過後的筆跡再看不出原本的意思，難以清理的紙屑是我無法明言的心緒，為了方便整理，只好全部拋棄。

我後知後覺的想，數學課本中兩種直線的關係，似乎也代表著最熟悉的陌生人，一種是在佛前苦苦求了幾百年，換來一次擦身，此後沿著未知盡頭無限延伸。或者，從一開始就選擇做兩條平行線，雖沒有任何聯繫，卻也不必為了如火花般璀璨的一瞬交會，從此抱憾。

後來替學妹借書，指腹掠過他曾經借過的其中一本，頓了頓，沒有被悲傷淹沒，反而笑意更深，細看是個經不起推敲的微笑，卻是繼小帽子先生後攢積的全部耐心。

原來真的有個人是你想起，心臟便會柔軟三分，縱然這樣的溫柔，在時光洪流裡過於微不足道，卻讓枯燥的打地鼠日常，迎來最渺小的轉機。

我想由衷地感謝小帽子先生，於是將他融進我的字裡行間，塗塗改改，好像又重新認識了他一次。原打算寫些諂媚的讚頌，但這一次，我也不曉得，自己是否能用上最大的誠意。

或許宇宙變幻莫測、四季交替輪迴，光子說和波動說在我有生之年也得不出明確結論，但我想，時間會給我答覆的--——

如果我能夠在這裡不顧一切地開口提問：「我能認識你嗎？親愛的小帽子先生。」



第三名　白頰黑雁/郭子瑋

得獎感言：

首先，我要先感謝評審委員。

得知獲獎時，既感到驚喜，更感到意外。我想，也許我該把這個獎項，歸給母親。這些年來，母親不只教我讀寫，更教我要自立自強，摒棄依賴心理，即使處於激烈競爭中，也要努力做到最好。若沒有母親不辭勞苦地陪伴，我絕對達不到今天的高度。

如今，當我再問自己：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已經了解，在那遙遠的地方的確有著未來的我，對我的期望，也有個引領著我必須達成的使命，那就是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一個能證明即使遇到困難和挫折，也絕不輕易放棄希望的我。

藉由這個機會，我想要誠摯感謝曾幫助過我的所有人，是您們的幫助，才讓我獲得了不怕困難的自信與勇氣。我也感謝中山醫學大學迴旋梯文學獎給我這個機會，謝謝大家！

白頰黑雁 | 郭子瑋／牙醫系

在格陵蘭島的懸崖邊，常見白頰黑雁築巢。雛鳥孵化後不到三天，就必須要搖搖晃晃的走到懸崖邊，鼓起勇氣往下跳。藉由風的力量，雛鳥需緊緊把握住，在空中展翅的幾秒鐘，因為這將影響其降落的地點，是尖銳的稜石？或是平坦的雪地？是生是死，只有天知道。由於古代的歐洲人，沒有見過白頰黑雁的巢，以至於有些人認為它們是從茗荷屬的藤壺中長出來的，便把它們稱作「藤壺鵝」。

有時候，我在想，生命的挑戰真的如此殘酷嗎？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我難以想像，也許在那遙遠的地方曾經藏著有誰對我的期望，或是有個引領著我必須達成的使命。到底答案是什麼，我無從得知，也無法臆測。我只知道，在這十九年來的成長過程中，曾遭遇到困境與挫折，加上身體的殘缺，無助的自卑。我不明白到底是要經歷過多少的磨難，才能達到內心期望的成就。

我不知道，也不明白。

我曾迷茫、猶豫、叛逆，諸多無以言表的無奈，盡皆化為難以釋懷的委屈。從小，我就不是一個願意逆來順受的人，卻總要強迫自己學會超齡的成熟，做到該做的事，還須達到能自動自發，即便遭受欺騙、備受委屈也不能計較的境界。

看似情商頗高的背後，誰能懂那份無言的心情？

[出生]

剛學喝奶時，老是看到爸爸媽媽對著我嘴巴一開一閤的，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只覺得有趣。

三個月大的時候，爸爸媽媽幫我戴了一個運動頭帶，再用剪刀在頭帶上剪出一個洞，塞進一個弧形的機器，後面連著一條透明管，還有一個有點硬，塞進耳朵很痛的半透明橡皮。

當然，那時的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聲音」這樣的東西，也沒想到，其實那時父母正在教我說話。原來，塞進耳朵的那個機器，分為兩部分：掛在耳朵上的叫做助聽器，塞入耳朵內的，叫做耳模。原理是將外部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收取聲音，將聲音放大及處理後，再由喇叭輸出，通過矽膠製的耳模，傳入聽道。為了達到最好的聽覺效果，耳模必須完全密合外聽道，才能將擴大後的聲音完整傳遞至耳內。

[抗拒]

每當看到媽媽拿出彎彎的機器，我就開始大哭，因為那個橡皮塞進耳朵的時候，真是痛啊！我雙手亂揮，雙腳亂踢，一邊搖頭，一邊大哭，哭得聲嘶力竭。那時候的媽媽，應該也哭了吧！一番掙扎後，終究還是塞好了。不知道為什麼，媽媽老是要把橡皮塞進我耳朵，到底在做什麼？我很討厭戴那東西，媽媽到底知不知道？像這樣每天塞那橡皮的日子長達半年呢！

[開刀]

十一個月大的時候，有天媽媽突然找理髮師把我的頭髮剃成一個滿月頭，只留下中間一小撮，然後我只記得到了醫院睡了一

覺，醒來時左耳卻已經裹著一包紗布。

[聲音]

一個月後，在醫院，大人們拿出一組機器，連著一個小圓盤，說也奇怪，這個小圓盤居然可以吸附在我的頭皮上。

我永遠記得那個雷擊一樣如同黑暗的天空中突然炸出五彩繽紛燦若繁星亮晶晶的煙火在我腦海竟是從來不曾出現過的奇異感覺，我被嚇得嚎啕大哭，但是大人們卻露出欣慰的微笑，很親切的摸著我的頭，好像是叫我不要害怕。

我後來才知道，那時候的奇異感覺，就是聲音。

那個讓我聽得到聲音的神奇機器，就是人工電子耳。

那天，是我的人工電子耳，第一天開機的日子。

[早療]

從那天起，幾乎我的大部份時間，都花在媽媽帶我在成大醫院、高雄雅文、臺南啟聰之間，來回接送，媽媽不辭辛勞，從不間斷。

說到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母親，如果沒有她，我不知道還有誰可以帶我不斷重複的經歷著就醫、復健、評估、矯音、上課、治療等等如此繁忙耗時，且從不間斷的流程循環。

[童年]

我三歲了，媽媽帶我到臺南啟聰學校報到，正式註冊成為幼一忠的學生，我有同學了，老師教我們注音符號、國字，說故事

給我們聽。有時還會讓我們互相說話、一起玩遊戲、拿彩色筆畫圖、種花、找蘑菇、玩大象溜滑梯、拿抹布擦桌椅、升旗。我覺得好有趣，好快樂。原來，可以聽到別人說話，說話給別人聽，是這麼有意思的事。我每天期待著到學校，又從學校得到滿滿的收穫回家。

國小時，經評估後可進入普通國小就讀。在那裡，我又認識了一些新同學。新班級，新生活，也是充滿了快樂，讓我誤以為無憂無慮的生活是理所當然，直到國小四年級。

[無助]

小學四年級時，一直被我完全信賴的好朋友小倫，突然倒向了轉學生小雨一派，開始有意無意的對我說風涼話，甚至禁止同學和我說話，我曾不只一次乞求他們不要這麼做，但小倫卻對我說：「去跟老師講啊！」明知道我珍惜每一份得來不易的友情，居然如此逼我？

我沒對老師說什麼，只是從此我的身邊，不再有環繞的朋友，我獨來獨往，寫功課時，沒有朋友可以討論；考試滿分，也沒有人可以分享喜悅；分組打球時，球幾乎不會傳到我手上。我仍想高飛，仍想遠望，我的目標是星辰大海，可如今我卻只是一艘被困在河邊的小船。我想交朋友，可是他們無故地疏遠我，甚至拒絕我求和的請求。我不想讓大人們擔心，也不敢告訴任何人，我只能把苦痛往肚裡吞，一天一天只想著快點畢業，只想快從這個囚錮心靈的牢籠中逃脫出去。童年時期的快樂，早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無助徬徨寂寞孤單與無奈。

當我終於從國小畢業時，只是鬆了一口氣：再見！我的童年！

[自卑]

是不是因為我曾向老師提過，由於人工電子耳的植入體有可能因為撞擊而受損，造成他們的誤會，以為我是一個摸不得也碰不得的陶瓷娃娃。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國小那種因被排斥而無助的感覺，又回來了，或者說是，更嚴重了。

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時候，我從鏡中看著自己。仔細翻看耳後頭皮上那個圓盤狀的訊號發射器，與左耳上月牙形的麥克風，還有肩上背負著語言處理器的小背包，不禁想著：

「我是誰？」

「我為什麼在這裡？」

「為什麼我與別人不同？」

「為何會有同學問我，既然我是聽障，為什麼不去讀聽障讀的學校，而要到我們普通的學校來？」

「為何他們覺得我和他們不是同一類的人？」

「為什麼我是聽障？」

「為何我一出生就必須遭受這樣的苦難？」

「誰能為我解答這些疑惑？」

當我回過神時，淚水已經滑過我的臉頰，滴在校服上。走出房間，母親問我刷牙怎麼那麼久，我問母親：「可不可以讓我轉學？」

「為什麼？」母親問。

「有同學問我，為什麼不去啟聰學校。」我怯怯地回答。

只見母親的眼神，微微地顫抖，然後深吸了一口氣，溫柔地拉住我的手。她說：「孩子，不管別人怎麼說你，都沒關係。在我的心中，你是最完美的。別人的話，不要放在心上。你仔細看班上的同學們，是不是也有戴眼鏡的人？但那又如何？人家還是會認為他們視力已經正常了呀。你所配戴的人工電子耳，和他們的眼鏡一樣，都只是用於矯正的輔具，配戴好了，就都一樣了呀。」

母親的話語，猶如一陣微風，穿透冰封的雲層，吹散了我內心深處的自卑迷霧。或許，我應該學會對自己充滿信心，就如同母親對我充滿信心一樣。從此刻起，那曾令我自卑的過去，我決定讓它隨風而去。

沒錯，我對生命意義的懷疑，聽力障礙帶來的無奈，都只是對我的試煉，我不該去懷疑它，也不必躲避它。唯一該做的事，是面對它，然後勇敢的接受困難的挑戰，並戰勝它，這才是生命賦予我，最重要的使命。

[努力]

自從我打開了心結以後，再見到同學，我一如往常與他們打招呼。即使他們依然冷漠不給我回應，我也不計較。因為，我知道我在做什麼，我將做好我所該做的事。我不再迷惑為什麼我要做，而是我確定知道我該做，而且我願意做。此後，讀書時，我全心全意；上課時，我全神貫注；做事時，我全力以赴。同學都說我彷彿變了個人似的。

國中會考過後的三個星期，在校長室，主任向記者介紹我和另一位同學，說：今年本校兩位考滿級分的人，就是這兩位。

[決心]

唱完校歌的最後一句：「無負鄭成功」後，站在紅樓前，想成為牙醫的願望，彷彿已近在咫尺。然而，在一次又一次高難度的段考過後，看著未達理想的成績單，似乎又遙不可及。想到一直以來，我已了解了這都是一場又一場的試煉，我既然答應過自己，無論如何，都要勇敢地面對它的挑戰。因此，我下定決心，也相信：只要能堅持讀書計畫表的制定，並嚴格地執行，不讓自己輕易鬆懈，飛進牙醫的殿堂，還是有機會的。

兩年半後，以校排及學測頂標的成績，我爭取到了二階面試的機會。五月的口試日，我的心情緊繃到極點，在擔憂學校對我的電子耳有任何疑問的壓力下，感覺連口腔大樓外的滂沱大雨，都好似在為二階面試八取四的緊張氣氛助威。我沉著應答每一個問題，在等待成績揭曉的三星期裡，更是食不知味。感謝天，六月的繁星放榜，名單裡有我，我真的順利上岸了。

[感動]

聽說南極的皇帝企鵝必須潛到一百多公尺才能找到食物，而且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十，對於人類來說，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困難。然而，企鵝卻從不叫苦，也從不放棄，牠們仍然樂天，仍然玩耍，仍然在南極頂天立地的存活著。而且，牠們的繁殖期，總是挑選最風雪最大也最寒冷的時候。企鵝媽媽生下了蛋，就交給企鵝爸爸在攝氏零下 60 度的寒風中，不吃不睡的站立 60 天，才有可能將小企鵝孵出來。當我從科學頻道知道這件事後，它感動

我了。我算什麼？比起堅強的企鵝，我所受過的磨難，遠遠不及人家的萬分之一，我還有什麼可抱怨的？我應該做的事，就是感恩。

[展望]

十月，當我站在口腔大樓外的公車站，秋風拂過臉龐，送來陣陣涼意，勾起我的思緒，將我帶回遠方的格陵蘭島。遠處那峭壁上，那隻從百餘公尺高聳懸崖滑翔而下的白頰黑雁雛鳥，當牠終於成功展翅滑翔天際之時，背後的懸崖，已不再是險峻的威脅，而是歌頌生命壯闊的雄偉背景。

生命的挑戰或許殘酷，正如秋風帶來的寒意。我也知道，在前方，仍然有無數的磨練待我克服。一如既往，我仍願負重前行，堅持不怕困難的自信與勇氣，因為正是這份勇氣，讓我能夠飛向夢想的天際，彷彿白頰黑雁自懸崖躍下，展翅高飛，翱翔蒼穹。這個世界充滿未知，充滿了等待我去探索的奇妙旅程，而我對口腔世界的探索，也將從這金風送爽的季節起，隨著風展翅飛翔。



佳作 山城散記/鄭宇涵

得獎感言：

回憶對我來說是抽象的而且無法分享給他人，但文字可以把他具象化可以把我的所見所聞所聽所感用一種他人也可以感受的方式傳遞出去，文字的意義在這邊成為了我保存美好回憶的載體，多年後我可能淡忘那幾天的美好，但他不會因為我遺忘就不曾存在過。

山城散記 | 鄭宇涵／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古時的重慶稱為渝州，因嘉陵江古稱為渝水，故簡稱為渝，比起稱呼為重慶，我更喜歡渝州這個名字，似乎有一種別樣的風味。

我從溫州到重慶，加上轉機共計花了四小時多，約 2100 公里，落地江北機場時，我不知是要為到了心心念念近 10 年的城市感到激動而落淚，還是要為了八點天仍舊亮的刺眼的天空發出驚嘆，既然不知要為哪種情緒做處理，那就兩者皆來吧，眼淚流了，驚嘆也有了，那就提起行李吧，因為這十年對重慶的所有幻想，都在我進入重慶的那一秒變的真實了起來，在我沒注意的地方，時間也緩緩的倒計時了起來。

搭著機場的地鐵十號線，窗外由地下的黑暗逐漸明亮了起來，地鐵凌駕在周邊的樓頂，但明明我剛剛搭了三個手扶梯向下，怎麼一出來外面就已經高過周邊的大樓了呢，果然 8D 魔幻山城的稱號不是空穴來風，忘記搭了多久的地鐵，此時夕陽餘暉灑在江上，目光所及皆是橘黃一片，每個角度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樣，所以我在地鐵上看到了獨屬於我的橘子海，在這一刻，浪漫在我心中，有了他的代名詞。

開往春天的列車，開了一年零三個月，我還是沒能弄清楚，修在樓頂的路到底通往哪裡，那些猝不及防的大雨，熱烈的淋過整個夏天，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那條看不見盡頭的長坡樹下，有人

總是等在那裡，我來重慶這趟旅程的最大期望就是，赴十年前和你們許下的約定，和三個從重慶為起點開始追夢的三個少年，雖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赴約，但這是我能離你們最近的一次，第一次見面到現在，轉眼就過了十年，我也深深地被困在南濱路上的十八樓，一代、二代，早已習慣在每個疲憊不堪的時刻有你們的陪伴，或許隨著年紀增長，沒有當初激昂熱烈，他轉為一種內斂、細流的情感，我愛的人都有再好好地長大，唯有一點遺憾的是，我到了你一見鍾情的地方時，你已經離開我的視線很久了，從 2019 年過後就再也沒有從任何地方看到你的身影，但好在偶爾傳來的消息都是好消息，專業課考試第一，文化課也拿到了高分，以總成績第一考上了央音，你永遠那麼努力、陽光、感性且自由，你肆意、灑脫，我永遠愛你通透的人生觀，你來我們眼前一趟，然後走的瀟瀟灑灑，沒有告別也甚麼都沒留下，但我們會再見的，我們會在各自的人生中發光，爾後我再遇見你時，我已長成夢想中的樣子，你亦是如此。

後來我發現，記憶裡的少年早已走出這座城，只剩我在城裡尋找鏡頭裡一個個無比熟悉的景象，困住我的是我不願放下的執念，不知這執念何時而起，又因何而起，也不是來一次這裡，吹過一樣的江邊晚風，就能釋懷的，但無妨，我甘願被困在這座城，不願清醒，並開始慶幸自己擁有這短暫盛夏。

見過許多山，唯恐山裡沒有城，城裡沒有山，而這，山裡有座城，城裡有座山。

嬢嬢，這路怎麼去、師傅，我要去這裡，這兩句大概是我在

重慶的五天，向別人說過最多的話了，山城的路彎彎繞繞，地圖給你的是直線距離，想去往某些地方，沒問人肯定是要費一番工夫的，說來有趣，我在地圖導航了一個地方，上面寫 1.5 公里，果斷選擇搭車，攔了車，師傅向前開了 100 公尺，跟我說，這兒搭電梯到 6 樓，就到了，這路跟地圖，屬實讓我有些頭痛，但總歸自己是幸運的，向大家問路，都能得到熱烈的回應，孃孃們很常一開口就是地地道道的重慶話，能聽的懂七七八八，我好喜歡她們親切的喊我么兒或乖乖，好溫暖的感覺，重慶或許不那麼浪漫，但他永遠熱情永遠真誠，天氣依然炙熱，這座城依然張開雙手擁抱每一個遠道而來的人。

山城裡，難免有在所難免的上下坡。

主城區裡保有老舊的街道，旁邊是鋼筋水泥築起的重慶森林，森林裡有過往遺留下來的高樓大廈和在現在高速化都市裡看起來有些違和的老舊平房，他們被允許老舊、允許不美觀、允許長雜草長青苔，整個城市充滿各種做著辛苦體力活的工人，他們在家門口又或是樓梯旁，拉著一張桌子幾張椅子，聊著天又或是組成了牌局，他們是這城市鮮活的象徵，被允許成為城市的市容，沒有人會在乎你做甚麼工作，你可以在燈火永遠通明的寫字樓為未來奮鬥又或是享受這城市的繁華，也可以在跨過大橋在舊城區偏安一隅，你可以安靜的努力也不用彰顯你擁有一切和在做的努力，不會有人去干擾你，因為沒有太多人會在意你，你只要做好自己便足已，也許你是帶著悲傷的心情來旅行，或是失戀或是不順利又或是種種不那麼好的人生問題，但沒關係，人生和山

城的路一樣，上上下下，爬了很久的坡突然是一連串的下坡，但我相信，人生絕對沒有山城的路難走，我來到這五天，有四天每天走路步數幾乎都達到兩萬步，而這建立在我只在晚上且出門幾乎都是打車的狀態下，我一直爬坡也一直在下坡，所以我告訴自己，山城的路你都可以克服了，其他應該沒那麼嚴重，畢竟在我19年的人生裡，沒什麼問題是讓我這麼疲憊的，我沒空思慮、憂愁、煩惱。

我在千廝門大橋待了兩個晚上，千廝門剛好是一個樞紐，我稱他為時光的守護者，一端連接發展成著名景點的洪崖洞，一端是我住的舊城區，各自守護自己的領域，第一天我走在大橋上，感受這城市的繁華，城市很喧囂，即使十二點仍然燈火通明，但在橋上似乎喧囂被隔絕了，思緒隨著江邊的風挾著熱浪吹遍了整座城，風吹起來是炎熱的，但內心卻很平和，躁動的心在橋上被撫平，好想好想一直待在著，厭倦了平淡生活對我的束縛，甚至在想，死後能不能把我的骨灰灑在這裡，有水有山、有繁華的生活也有安靜的古宅，這裡滿足我對生活的一切幻想，第二天我下到了橋下的江灘公園，熙熙攘攘的人把整個公園擠的水洩不通，這裡似乎是拍攝絕美照片的最佳機位，我果然還是不喜歡這種千篇一律刻意的美照，隨手拍了兩張就離開了，我是個俗人，我也喜歡美的東西，但，美到底是甚麼東西，我到現在依然沒有明白。

我來的第三個晚上，下了暴雨，說真的，除了颱風天，我在台灣沒看過這樣規模的雨，師傅跟我說這很正常，但我要上山的

階梯全淹了，甚至匯集成湍急的溪流，破罐子破摔，直接涉水而上，一身狼狽的回到民宿，洗完澡躺在床上，滑滑手機早早入睡，隔天本想要去成都晃晃，奈何雨沒停，躺到了中午，雨停才出門吃飯，興許下過雨的緣故，外面很涼，來的前四天，天天39、40度，但那天31度而已，風很涼，人很好，我來的這五天都是這樣，睡到中午，下午天不那麼熱時出門，一天去一個地方至多兩個，看完就走，我很隨意，不急著走遍這些景點，甚至有些排斥已成商業化的觀光景點，喜歡的地方去兩次也無所謂，吃飯去居民樓下的小館子，叔叔嬸嬸煮的才是真正的城市味道，我渴望繁華，但又有些害怕繁華，說來矛盾且連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喜歡繁華帶來的熱鬧感但又怕追趕不上這世界的繁華，變成了被拋棄的那一方，我好像一直害怕被拋棄。

所有人得知我要自己前往重慶時，第一句全部都是，你不害怕嗎?自己去很孤單欸，不過，我不害怕我也不孤單，這兩年的人生有好多無力感，好想逃離，好想棄之不顧，為了逃避這樣的感覺，我瞞著父母只跟幾個要好的朋友告知，跟父母說要多留幾天然後訂了營隊結束七天後回去的機票，再一個人悄悄飛往幾千公里遠的地方，但我知道這種無力感不是去到哪裡就能消除的，我不斷逃跑但它如影隨形，我將所謂的無力感，丟棄在這座包容力很強的城市，我覺得這就是旅行的意義，從讓自己破碎的城市跑到讓別人一樣破碎的城市，過著別人覺得平常的一切，從名為生活的監牢短暫逃離，我無畏一切的未知，我只害怕在千篇一律的生活裡，失去對生活的慾望，請原諒我這種不成熟的作法，也

請這座城接納這無力然後破碎的我吧。

重慶是霧都，我在的這幾天，城市都是灰朦朦一片，下過雨的隔天格外明顯，但這才是我想要的重慶啊，霧像是給城市蒙上一層紗，若隱若現、縹緲且神祕，相比一眼就能被看透，帶有神祕感不是才會讓人更有興趣更想探究嗎，遠處的建築看的不真實不明白，走到建築物下才明白是多麼壯觀，多麼驚喜訝異，我愛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就像做一個需要別人慢慢探究才能明白的人，重慶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神秘且讓人看不透也猜不透，於是乎啊，我把心的一部份留在了那裡。

不知如何，這個夏天我總覺得特別的炎熱，心浮浮躁躁，過往的夏天記憶都在時間中流逝去，剩下的只剩抽象記憶，夏天是不具象的，是看過的風景讓他具體了起來，而這次，我不再用你們的眼睛看這些風景，在重慶每一次看到熟悉景色而感動落淚時，我都在想，還好這一刻是和回憶一起，這一刻，在重慶，在19歲風華正茂的年紀，在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做了一場夢，我太脆弱，不願從夢中醒來，就讓這夢當我破碎靈魂的黏著劑。

我們說的最多一句話中有一句是，下次見，那麼重慶，我們也下次見吧。

總要去趟重慶吧，吹吹嘉陵江的晚風，走走南濱路，感受山城的夏天，而這是我在重慶的第一個夏天。



佳作　阿公的鐵牛車/許湘苡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也感謝學校舉辦這個活動，讓我有機會重新寫作。長大之後，時間匆匆，身邊的人來來去去，每天在這樣的生活打轉，早已忘了停下腳步放慢感受，忘了以前的日子是多麼純粹快樂，是這次的寫作讓我重新學會用心體會人生。

一直覺得寫作有種神秘的力量，能喚醒沉睡的記憶，帶來溫暖，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我想起了兒時的純真，也使我那早已被生活磨到麻木的心再次起了波瀾，才發現我已經很久沒有敞開心胸生活，畫下句點的那刻，我好似又重新經歷這段歲月，整個人彷彿活了過來。

感謝能有這個機會在這裡分享我的故事，也期許未來自己能莫忘初衷，記得文字創作帶來的喜悅是難能可貴的。

阿公的鐵牛車 | 許湘苡／牙醫系

「鈴——鈴——鈴——」區間車的警示聲響起，車門緩緩關上，望向窗外佝僂的身影，那雙道別的雙手，隨著火車的起步仍然不知所措的揮動著，車站牆上的鐘依舊老態龍鍾的走著，我的視線卻伴著窗上未乾的雨漬漸漸模糊了.....

列車順著鐵軌不疾不徐的晃著，映入眼簾的是窗外一望無垠的金黃稻穗，遠方是高低不齊並排的紅磚矮房，乘著風，這一幕幕窗外風景漸漸快了起來，而我也就這樣跟著掉入回憶漩渦。

那是個承載童年純真的地方——我的雲林老家，兒時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把我和哥哥姊姊交給鄉下的阿公阿嬤，阿公總會帶著我們四個小蘿蔔頭在三合院前的大埕玩耍撒野。每天早上雞鳴聲劃破寂靜的天際，紅通通的太陽才剛從地平線露臉，睡在大通舖的我們便迫不及待搖醒身旁的阿公阿嬤，準備開始一天的冒險；那時候的我們還不明白阿公阿嬤的勞累，滿心只想著玩樂，我們小小的腦袋瓜頂著大大的斗笠，好動的穿梭在三合院的長廊，催促著在廚房張羅早餐的阿嬤，深怕阿嬤稍稍一個怠慢，會浪費我們珍貴的玩樂時間。

阿公沒有汽車，等到一切準備好後，阿公會慢慢從車棚中把鐵牛車牽出來，鐵牛車的車頭跟現在的摩托車很像，微微生鏽的把手雖然有些許歲月痕跡，不過吃一些柴油之後，就可以卯足全力「噗——噗——噗——」威風的發動起來，屋內的我們每每聽到這熟悉的聲音，就會爭先恐後的衝出來，那時候看著阿公意氣風發坐在鐵牛車上的背影，就好似西部牛仔駕馬般帥氣，幻想著有朝一日也要像阿公一樣。鐵牛車車頭的後方有一個鉤子，可以

鉤上要拖行的貨物，阿公有一個載物的大拖板，跟現在藍色小貨車後面的載物台很像，是一個四周木板圍繞的大平台，四個角落有小輪子支撐拖行；阿公發動車子後，會下車把這個大拖板鉤上，這時候我們總會跟在他身後，屁顛屁顛的走著，阿公會把要帶去田裡的鋤頭扛上車，而我們則有樣學樣的帶了很多家中法寶。等到一切收拾好後，我們會旋風似的快跑進屋內，趕著還在廚房忙進忙出的阿嬤快快上車，這時的阿嬤才會匆匆忙忙戴上自己織的包巾，一手拿著黑色畚斗，一手抓著斗笠，被我們幾個小孩拖出屋外。

愛玩的我們喜歡搶著上車，三步併兩步的跑向鐵牛車，爬上那個鋪滿微微塵土的大拖板，這時的阿嬤會在旁邊喊著：「卡慢勒，小心一點，到時候摔下來不要來找我呼呼。」但阿嬤的雙手卻還是緊緊的跟在我們身後，深怕調皮的我們真的摔傷；等到我們都上車後，阿嬤才會慢慢抓著兩側的木板爬上來，再一一確認四周的護欄都安全鎖好。

徐徐微風輕撫臉龐，鐵牛車緩緩的行駛著，我們跟著車的節奏晃出三合院，來到熱鬧小街上，鄉下的柑仔店很早營業，柑仔店的老奶奶遠遠看到我們時，總會熱情的揮揮手讓我們停下來，從冰箱中拿出幾瓶養樂多請我們喝，那酸酸甜甜的滑順，是記憶中童年的味道，長大後再喝到時更是格外酸甜，或許是因為再也回不去那個懷念的美好時光吧。車子慢慢繞過巷口的公車站牌，來到空曠的柏油路，早上的鄉間道路很少汽車，一路上我們輕輕哼唱著歌，偶爾會有大型砂石車從我們旁邊經過，那「咻——咻——」的風聲甚是刺激，在砂石車旁邊鐵牛車顯得更為弱小，就好似要被風捲起，一陣塵土飛揚後，留下一片灰濛濛與隨風飄下的落葉。在快要到目的地的路上，有一個高低落差很大的坡，那是我們最愛的路段，這時阿公總會喊著：「準備好了嗎——要

開始囉——」隨即換檔之後加速前進，到了坡頂之後，鐵牛車順著坡道慣性下滑，風夾雜塵土呼呼吹過髮梢，頭髮像觸電一樣爆炸凌亂，伴隨肚子搔癢的感覺全身酥麻，這短短的幾秒鐘如搭雲霄飛車般過癮，讓我們一邊咯咯大笑一邊翻滾，好不快樂啊！

鐵牛車晃啊晃，載著歡樂來到田裡，阿公阿嬤把鋤頭扛下車開始工作，而我們也進入遊戲天堂。我們一腳甩開鞋子，順著田埂奔跑，鬆鬆軟軟的土壤在腳下變得緊密，那濕濕冰冰的質地溫柔親吻我們的小腳丫，大自然的溫度在小小腳掌下化開。田埂遠處有個老舊幫浦，幫浦像一個全身骨頭快散掉的老人，壓下幫浦的把手時，它會發出嘎茲嘎茲聲，再嘩啦嘩啦湧出冰涼的地下水，我們抓起腳邊的泥土，雙手捧起沾了沾水，原本還有顆粒感的土壤瞬間變成一坨軟爛的泥巴，把這些泥巴像捏飯糰一樣扎實壓緊，這時它已成為富有殺傷力的泥巴球，在左右手掌間雜耍拋接，能量蓄勢待發後，就可以往哥哥姊姊攻擊，泥巴球接觸到身軀的剎那，爛泥四射噴濺，與身體牢牢融合，雖然看起來驚人，內心卻是沁人肌膚的舒爽。有時候阿公阿嬤農忙時，我們也會笨手笨腳的下田幫忙，矮小的身子根本舉不起那比我們大好幾倍的農具，最後往往只能以幫倒忙收尾，這時的阿公阿嬤不會生氣，只是笑笑的看著我們說：「囝仔要乖乖吃飯快快長大，以後就有力氣了。」並揮揮手要我們去旁邊繼續玩耍。

忙完一天收工之後，橘紅的夕陽已悄悄接近地平線，我們在鐵牛車上跟著夕陽回家，回家的路上會經過國小，我們常會吵著要進去玩，儘管阿公阿嬤已經忙了一天疲憊不堪，還是敵不過我們的苦苦哀求，寵溺的把鐵牛車開進國小，讓我們下去放電玩樂。我們就像是擁有滿格電量的小孩，在裡面追逐跑跳，又是拉單槓又是溜滑梯，最喜歡的莫過於是盪鞦韆，阿公會站在鞦韆後，用他那長滿繭的雙手推著我們，我愛在鞦韆上把頭往後仰，

倒著看阿公大大的臉，整個世界就好像被他填滿，那是一種安心溫暖的感覺。我也愛在鞦韆上看天空，黃昏的天空格外清澈，有時候會有飛機從天空中劃過，就像蠟筆在藍色天空中作畫，隨著風，白色飛行機雲慢慢渲染蔚藍，最後化成浮雲緩緩散去，那瞬間所有煩惱也好像跟著這樣飄散，心，又回到那樣空曠清澈。

黑幕漸漸升起，傍晚的風輕佛臉龐，貪玩的我們卻不在乎，非得要玩到全身髒兮兮，在阿公阿嬤的催促下，才心不甘情不願的上車回家，一路上坐在鐵牛車後面，望著阿公搖晃的背影，靠在阿嬤身上，眼皮慢慢重了起來。朦朧中依稀記得被毯子包裹著，一雙大手小心翼翼把我們一個一個抱下車，輕輕的深怕吵醒我們，靠在那厚實的肩膀上內心格外踏實，就這樣進入夢鄉，等我們醒來後，會發現已經全身乾淨可以吃晚餐了。飽餐一頓後，我們四個小孩大字型躺在三合院前大埕的涼蓆，吵著阿嬤講「義賊——廖添丁」行俠仗義的故事，一邊聽著故事，一邊望著夜空中的星星，那時候的鄉下很安靜，路燈昏暗的照著，就好像全世界只剩下我們一樣，彼此緊密依靠，內心溫存流動著，慢慢的我們就這樣睡著，美好的一天又結束了。

長大後，我們各自回到都市讀書，還是會在過年過節回去看看阿公阿嬤，時光一年一年流逝，我們也已經從那個懵懂無知的小孩，變成看遍社會風華的少年。歲月無情的爬滿阿公阿嬤龐大的臉龐，時間更是殘忍的將他們頭髮染白，鐵牛車也隨著阿公阿嬤老了之後愈來愈少出門；我們在都市坐慣汽車後，開始嫌棄鐵牛車的髒與不穩，卻忘了那曾是我們小時候最愛的天堂，載滿我們天真單純的童年回憶與阿公阿嬤無私的愛。再次坐上鐵牛車時，望著阿公微駝的背影，才發現原來阿公已經這麼老了，看著阿嬤蹣跚爬上鐵牛車的動作，我們就像以前阿嬤擔心我們摔著一樣擔心她，這時候的我們才明白，小時候那個自己有多無知不懂

事，而阿公阿嬤的包容與疼愛竟是如此無邊無際。現在的我們坐在鐵牛車上雖然已經不用阿嬤扶著就能坐穩，但阿嬤卻因為長年耕作引發腰疾無法久坐；看著阿公阿嬤不再像以前一樣能大步大步的舉起鋤頭耕作，而是帶著幾乎被鋤頭拖著走的步伐緩緩前進，吃力的扛起再重重的放下，我深深的感受到時間的殘酷，卻束手無策。

幾天前，我又想起了那台沉在回憶深處的鐵牛車，懷著忐忑的心走進車棚，「噗——噗——噗——」努力好一陣子，鐵牛車的發動聲終於斷斷續續傳入耳邊，我的淚水卻再也止不住地滑落，鐵牛車和阿公阿嬤一樣逃不過歲月的殺手鐧，而那個曾經只要玩玩泥巴盪盪鞦韆就好似擁有全世界的自己，好像也隨著時間的流逝，遺忘在某個角落；我們到了田裡不再興奮雀躍的想趕快跳下車玩樂，而只是感受到天氣的炎熱與塵土飛揚的空氣；我們不再因為小小的遊戲感到快樂，而是因為被弄髒的身體感到煩躁；我們長大成熟，卻再也回不去過往的純真了。

「鈴——鈴——鈴——」區間車的警示聲響起，車門緩緩開啟，望著窗外熟悉的景色，眼前的一切還是跟記憶中一樣令人安心，茫茫人海中我一眼就認出那個單薄的身影，就這樣靜靜地在遠方等著我，就像是在說不管我長再大，仍舊是那個長不大的孫子一樣，我高舉雙手激動地揮著，邁開步伐奔去，回頭一看，牆上的鐘依舊老態龍鍾的走著，而我卻淚濕了衣襟.....



佳作　茶房/許晉瑋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我非常榮幸能獲得這個名次。我喜歡把一些生活中的片段，轉化為文字，構築成文，能讓他人有所共鳴，便是我最大的目的。文章也算是紀錄生活的方法之一，回首過往，不同的體悟，不同的筆觸，點點滴滴，成就現在的我，寫作是無止境的旅途，有些風景也許僅此一次，若不記錄下來，也許終將消逝。「茶房」內寄託著我的過去，在此同時，我也在不斷地注入新的回憶與感悟。

茶房 | 許晉瑋／牙醫系

「為什麼要對你掉眼淚，你難道不明白是為了愛。」

我不聽蔡琴的歌，但每經過這個房間，只要祖父也在場，也許看報，也許泡茶，那老舊的唱片機總會撥放著緩緩的歌聲，我曾問祖父，要不要換成一台音響，祖父淺淺的說了不用。

祖父仙逝之後，我便很少聽到那些老歌，耳邊不再迴盪著那些旋律，反而在我踏進房間時，記憶化作音符，層層堆疊，拼湊成一首首懷舊的組曲。

我不常走進那個房間，房間不大，旁邊就是陽台，祖父擺放一些盆景，若定時修剪的話，也像是一座小植物園，靠牆有一過膝的四腳書櫃，銜接一張木質茶桌，顏色深沉，外型搶眼，可以說是歪七扭八，要不是父親告訴我它的價格，我應該永遠不會仔細端詳。細膩的年輪烙印在上，綿延不絕，我想，那棵樹的生前歲月，以年輪為語言，詳盡地抄寫於此，生後歲月有祖父相伴，不算孤單。

茶桌上一套茶具，由瓷製成，渾圓的壺身鑲嵌靛色的線條，纏繞成雲，發散成煙，有限的面積卻給人無限的想像。祖父平時戴著老花眼鏡，眉間數不盡的皺紋讓我聯想到日本枯山水庭園，看似不動，實為歲月緩逝的流痕，頭頂剩下零星幾搓白髮，看來頗不精神。然而，每當與好友泡茶聊天，便眼神有光，精神抖擻，平時文靜的祖父竟滔滔不絕了起來，評政治古今，字句勁到，介紹自己寶貝茶具時的躊躇滿志，像極了我小學時向同學炫耀玩具的樣子，他們要是聚在一塊，泡茶聊天也會有「宴酣之樂，觥籌交錯」的剪影。

「角、斛、觥、觴、罍」是一些中國古代酒杯的名稱，還記得高中時為準備小考而背得滾瓜爛熟，但我對於茶器卻是一概不知，只聽說景德鎮的瓷器頗有名氣，那也是從歷史課本學到的罷了。對茶提不起興趣，自幼便是，小時候恨不得把汽水裝進水壺裡當水喝，更別提心有餘力體會品茗的妙意，總覺得，茶就是提神飲料罷了，國中學了點生物之後，知道茶葉裡的咖啡因會影響激素，間接導致利尿，也許解決了我多年來的疑惑，但我不禁苦惱，日本茶道所重視的心無雜念、嫻靜優雅，怎麼能在頻尿的狀態下達到呢？

我打從心底認定，祖父屬於文人雅士，平時不乏泡茶、下棋、閱讀、聽音樂，古人八大雅事為「琴棋書畫詩酒花茶」，日復一日看著祖父培植那些嗜好，敬佩之心由然而生，正因如此，我曾堅信「茶」與「雅」緊密鑲嵌而不可分離。

一日午後，橘黃色的光從窗戶縫隙滲入，切割房間，半邊明半邊暗，看著酷似太極圖騰，風吹入房，拂過花草盆景，帶出淡淡清香，眼前景象寧靜祥和，不時鄰居家傳來犬吠，若有雞鳴，真可說是雞犬相聞。祖父在光影流瀉的房裡，熟練地沏茶，然而，祖父並未將茶倒入茶杯，而是將整壺茶端給祖母。

「晚飯用這茶！」輕微重聽的祖父大聲說道，祖母接過茶壺，移步進入廚房，趕緊放進電鍋裡保溫，「晚上用茶滷豬腳！」祖母大聲回應，祖父沒有再回話，我以為祖父沒聽見，大聲重複祖母的話。

那壺上好的茶成為晚餐的佐料之一。品茗乃是文人雅興，常常看祖父喝茶，便覺得喝茶是個莊重的儀式，以為好茶必須親口品嚐，不該有其他用途，更不應該入菜，總覺得好茶用於料理如同殺雞用以牛刀，是浪費，甚至玷污茶的價值。

說茶為古人八大雅事之一，毫無疑問，「茶」與「雅」輔車相依；然而，「蓋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茶」與「俗」更是唇亡齒寒，我思忖，若沒有「柴米油鹽醬醋茶」，古人還有餘力鑽研「琴棋書畫詩酒花茶」嗎？祖父的嗜好確實高尚，但對我而言，不再是高處不勝寒的境界，品茶的妙趣是雅俗共賞，凡是認真生活著的人，和茶多少有點情緣吧。

雖說祖父經常在茶桌上沖茶，但那木桌的氣味卻是一言難盡，除了淡淡的茶香味之外，若靠近點聞，可以感受到更細碎的木頭香味，那味雖小，卻濃烈。以前，學校的課外活動曾到山裡做木頭手工藝，每個同學都能拿到一塊橫切的木頭，將近五公分的厚度，拿著頗有份量。我們在上面刻上自己喜歡的樣式，接著使用一台機器鑿穿木片，鑿子快速上下震動，每次撞擊木頭都會發出重重的聲響，不間斷地，勻速地鑿著，掩蓋同學們的談笑聲。木屑隨之四散而出，我的視線嵌滿微黃微白的碎塊，像下雪般覆蓋地面，飛揚木屑的氣味，澀澀的、乾乾的、毫無修飾的，並非討人喜歡的味道，反之家裡那張其貌不揚的木桌，那樣帶著油脂的氣味，給人的感覺是樸實的、飽滿的，溫暖厚重，像一盞燈，像家人的依偎。

深吸一口，滿腔是木頭踏實的氣味，緩慢吐出，卻是茶氣迴盪在鼻腔，久不散去。偶而，祖母看爺孫倆也閒著，常要我們幫忙包水餃，不久便端來一不鏽鋼鍋，那鍋大的像個盆，銀灰光滑，擺在桌上甚不協調。記得，為了增加餃子皮黏合度，下鍋水煮不漏餡，需以指蘸水，在餃子皮周圍塗上一圈，祖父便以茶為水，蘸茶畫圓，雖說用水用茶，嚐起來別無二致，我總頑皮的跟祖父說：「這粒水餃有茶香味，一定是爺爺包的！」祖父先是愣了一下，隨後擺出一副「這是當然啦」的表情，逗的我眉開眼笑。

鋪天蓋地的餃餡香氣壓過了茶氣與木頭香，蔥薑蒜與肉餡攪和，麻油胡椒香與醬氣四溢，包完餃子那一下午，茶桌就像是眷戀肉餡香氣一般，殘存著那味。餃子香氣雖然令人神往，但不會長久；茶的香氣已深深刻入木桌，成為木桌的一部分。能夠長久的，是日復一日的習慣，是執著一件事的樂此不疲。

祖父晚年的生活也算愜意，在那房間裡，有著他所有的嗜好，但我的加入，多少改變了那些年復一年的日常。祖父早起澆灌盆栽，一天一次，小時候的我，三不五時看到乾燥的土壤，便心疼植物口渴，於是閒著就去澆澆水，沒料到那些原本生氣盎然的盆景，一個個發黃潰爛，軟垂無力，不出意外，被祖父臭罵一頓。但至此而後，早上與祖父一同為盆栽澆水，成了新的日常，一方面分擔勞務，一方面是方便監督我，免於再次摧殘祖父心愛的花草植栽。

房間裡收著一套木製象棋與棋盤，雖說有些破舊，那以紅黑筆墨刻在棋子上的草書，狂傲不羈，神韻氣勢依舊在！所謂「觀棋不語真君子，起手無回大丈夫」是祖父一直想教導我的態度，我也是被斥責了無數次後才稍微懂得分寸。祖父的好友經常帶著茶葉到訪，與祖父泡茶下棋，方正的棋盤，劃分楚河漢界，錯綜複雜的局勢、劍拔弩張的氣氛總勾引著我的好奇心，經常引的我在旁翹首觀棋，縱使兩人鬥智鬥勇、爾虞我詐，下棋過程中卻一言不發，待勝負已分始高談闊論。

「馬這樣走不好吧！」「這步走的真厲害！」我在一旁總管不住嘴，有心得便脫口而出。

「觀棋不語真君子！」祖父以無比嚴厲的口吻說道，不知為何，他人說出這句話總平平無奇，祖父說起來卻如雷貫耳，令人敬畏。祖父像是位嚴師，授我棋藝，也琢我棋品。

祖父的那些愛好和習慣，在淺移默化之中也改變了我，縱使祖父因病與世長辭，那些傳承予我的精神，將伴隨著我一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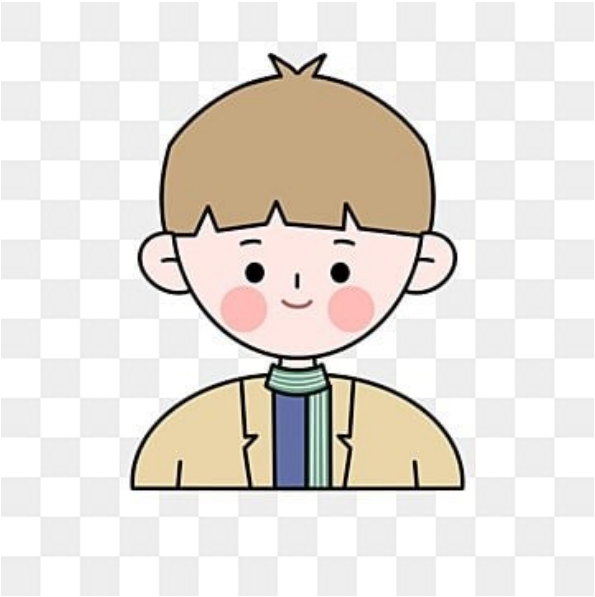
一日，我的父親在陽台修剪盆景，隨著剪裁，枯黃而脆弱的枝葉，一節一節地應聲落地，如同回憶，也像是一段一段的故事，往記憶更深處慢溯。看著父親站立的背影，雖與祖父毫不相似，卻有著超越時間的共鳴。那套茶具依舊擺在茶桌上，壺與杯在茶船裡面排列工整，父親也時來泡茶，些時擦拭茶具上的灰塵，保持清淨，或許也是為了保持回憶的一塵不染。

有時候，我會默默的走向茶桌，端詳茶具，觸碰質感，父親笑了笑，「在學你爺爺啊！」記憶被名為時間的水筆描繪著，愈描愈淡，但我能確定的是，過往種種，帶給我的感受及體悟，愈泡愈濃。指尖觸碰壺緣，傳遞而來的是溫醇，是熾熱。

「一期一會」是茶道的精神，茶會，抑或任何一次相遇皆無法重來，必須珍重一輩子只有一次的相會。再也聽不到祖父母互相調侃「歐巴桑」、「歐吉桑」，祖父看報入眠的鼾聲，甚至責備我的口吻，光陰似箭，一生一次，該當珍惜。

「好春才來，春花正開，你怎捨得說再會。」

想起祖父，腦中必定浮現一個斜倚茶桌、獨自品茗的身影。若來世有幸再作您的孫子，我願用您最心愛的茶具，沖一杯好茶予您！



佳作 濃霧與時光/陳柏翰

得獎感言：

無感言

濃霧與時光 | 陳柏翰／醫學系

白紙和墨，濃霧與牛。

霧裡有山水，若有深意，想再定眼細看，就又刷上了一層層的白，透不出草樹的形骸，彷彿大自然的秘密，在我心中縈繞，每一次造訪都能帶來新的啟發，讓人心靈深處生出無限的遐想。

兩年前初訪陽明山，那時山上的秋意正濃，約上喜歡看風景的朋友，簡單收拾行囊搭上往淡水的捷運線，轉乘又彎又拐的小15號公車，就來到了一方霧濛濛的草原。很難想像高樓林立的臺北市，和這讓人興嘆的霧中山景，居然是如此之近，當日來回綽綽有餘。

雖然陽明山的可近性頗高，不過現在，時間來到課業越來越繁重的三年級，每周都被模組課程和大體解剖課塞滿，想再看看兩年前看過的風景，卻也抽不出時間再訪一遍。只能在記憶中細細的品味，那依稀如水墨般的白霧山水。

往夢幻湖的山路不好走，不規則的路磚覆有一層鬆軟的苔，山壁上緊附著蕨類，闊葉如扇，葉緣微向內褶，葉齒咬著草味的澀。往另一側看去，可以眺望一層層被霧刷白的遠山，岩下的山有千呎的怡然，迷霧酣然，風亦頹然。

行約半小時的路程，頓覺萬籟俱寂，山裡的清風刷過臉上、手臂、大腿。夢幻湖的環湖步道有寂靜山徑的別號，成立台灣聲景協會的范欽慧老師曾說，自己常來這裡收集「山的聲音」，諦聽那蟲鳴林間、花落翩翩，山間隱如有禪。

靈魂太寂靜，寂靜得只剩下回聲。林間的鳥一聲聲的囀，囀

啊轉我入了另一團霧中，霧中是夢幻湖的泡影，還有山巒的疊嶂。

朋友推了我一把，我回過神來，繼續拿著手中的手術刀，切割靜靜躺著的大體老師。我說：「你還記得夢幻湖有多安靜嗎？」

「我記不太清楚了。」

夢幻湖的湖面被藻類染上有層次的綠，石間有親水的土馬騣，水面叢起如劍的即是臺灣水韭，偶爾有帛帛錦繡，但不起水花，讓水面被時光浸濕。紅綠燈的綠、捷運站的綠、夜景的綠，和這山的蓊鬱，是不同的色系，飛起的葉如蝶，螺旋成好看的無邪。有時會覺得山間的樹久看如巨物，然而霧氣太密，俄而又遁入了空寂－山林的心跳聲－合掌，再聽。

「你有沒有想起來我們去過夢幻湖啦。」手中的剪刀和鑷子拉出內收長肌，翻著白白細絲般的筋膜，卻找不到閉孔神經。迷失在白白的組織中，我放下了剪刀，看著這團梨花白，好像當年的我們迷了路，被白霧包圍的溫存。

循寂靜山徑再往上走，可以抵達七星山東峰步道的岔口，看著路標的箭頭，往上走可以攻頂七星山東峰，往下走可以回到冷水坑停車場。心力的勞累倒是其次，體力不在話下，但何必總是追求登頂的豪情呢?我們決定停在岔路口，在草坪上席地而坐，用心感受花的溫度，半山的風景，世界顯得更美。

坐在草地抬頭看，峰頂有鷲，孤飛騰空的一羽雪青，轉瞬間即消失在峰的另一側。我和朋友吃著麵包，看著雲朵輕輕的飄，有一搭沒一搭的接話。

大體實驗室外，我們脫下手套吃著便當，半開玩笑的看著朋

友手中的雞腿。

我說：「你這塊雞肉看起來像股四頭肌耶。」

「我們好像很久沒這樣聊天了」，朋友突然說。

確實從那年的陽明山回來後，對時間的理解只剩下區段考的日期，一年的時間被切碎，幾乎只有大體解剖的時候，大家才會聚在一起。

我們看著長長的走廊，我好像又看到了濃霧在攏聚，意欲成形。如果大體老師的所有組織都完美的縫了回去，那他還是原來的他嗎？如果眼前的這些濃霧來自陽明山的水氣，是否算是舊地重遊呢？

另一個山頭也盡是霧。

臺中有一地名喚霧峰，霧峰的阿罩霧，和這擎天崗的五里霧，似乎在比賽誰的霧氣更盛。

擎天崗有水牛放牧，棧道上遊客駐足，霧氣覆上牛和遊人的髮膚。許是水氣太足的緣故，睫毛和耳朵上凝結了小小的霜，蒙上了白紗，在山風中吐納溫涼。

草原遼闊，霧包住了嶺梢，土堆宛如大地的疤。我輕輕將手肘靠在圍欄上，讓相機慢慢調至聚焦，收窄光圈，用景深模糊散景。貓眼細如一線，鏡頭凝結星芒，定格瞬間，拍下嶺梢的濕意。

空氣中有牛糞和草的氣味，水牛或伏或坐，透著一股自在的隨意，骨頭和肌肉線條清晰，些微的砂土凌亂了毛髮，慵懶的擺一擺頭，看起來總是睡眼惺忪。

陽明山的霧失焦了陽光，迷濛了遠方，遠方的遠方依然是渺

茫。呼出的氣凝結成透明的花，泥土沾黏在腳上，蚊蚋用餘生飛翔。水牛的大眼幾乎突出了眼眶，憨厚的模樣，似乎透著一股淡淡的憂傷。面對著人間的無情和有情，面對著無邊的霧和霜，牠含著水的眼睛，似乎想告訴我們，勿執迷於物相。似乎牠碩大的身軀不只是一隻牛，而是一堵牆，《傾城之戀》裡的那堵牆，坐落此霧中，卻看盡了人世的滄茫。

兩年後的我們，看著白白的組織，思緒亂飛，想著老師生前的日常；宛如兩年前的我們，看著白白的霧，想像山的另一頭，是否有蓊鬱的森林。為甚麼總是有濃霧呢？山上有霧，我的腦中似乎也有一團霧。逐漸有了生活的重心，穩定的走在醫學生涯的路上，回頭看卻好像看不清。霧到底包圍了甚麼，我也說不清楚。

小店和煙，站牌與告別。

泡沫在杯中，四散如花的開放，隨水波旋轉，漸漸靜止如浮屠，照見五蘊皆空。告別一年來的荒唐，來到這霧中行走荒涼。

公車的站牌旁有一家小店，點了一杯熱拿鐵和一杯黑咖啡，就和朋友在樹叢中的長椅歇下，和其他旅人一起等待下山的公車。蒸氣飄出杯緣，如清風拂過湖邊，空氣透著天南地北聊天的隨意，溫熱的水氣凝結在鼻頭，半山腰的兩人一搭一唱，談笑生活的細碎平常，慢慢的品味著簡單的幸福。

推開了霧，公車緩緩駛來，伴隨山上細細的小雨，燈影飄搖。雨落霧中，落地如星斗，遊人魚貫上車，撥下髮上的雨絲。雨聲再長，也只是尾聲了，待遊人們都下了山，沒有人在乎，也沒有人會介意，似乎只有車上的玻璃窗，意猶未盡地用蒙太奇在影像敘事。

影片在窗前首映，在我的腦中回播。記憶到了結尾，思索意識的川流。看山的我們想看見草原，卻總被白霧遮住。會不會白霧並非遮住了風景，而是在整張風景畫中，白霧才是最美的留白？

我開始專注的細細思考，在腦中翻湧的濃霧。看著看著慢慢覺得，濃霧和時光，在意象上似乎有些相像。

當山的稜線被霧刷白，當山漸漸被收走了輪廓，再遠一點就是一片童話般的空白。而時間也使人看淡過往，平淡是成長的必然。

如同被霧淡化一般，生命總在遺忘中不斷前進，即使場景如初，卻遺忘了心中的悸動，徒留時光的白紙漬染年少。每天反覆面對著自己，日子一長，就在每個匆忙的早晨中，一點一點的淡去生命的情緒，似乎習慣和平靜，才是生命坦白的本質。

許多生命的瞬間，都依稀記得曾經有感動，再一次想起卻早已哭不出來。看著記憶中的自己，不禁莞爾，談笑之間，朋友也笑了出來。畢竟是日子如毫，曳著先濃後淡的墨線，起落之間，慢慢的被風吹乾。

「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金剛經》。

風輕輕的吹過，從路的那頭吹到了這頭，忽然發覺兩年就這麼過去，霧裡看山的旅途也早就踏完歸途。如飛舞的塵埃終會落定，生命的厚度不再輕易被風吹起，用沉甸甸的重量，企圖去平衡輕浮的生。

也許人間本就是失望和希望並存，激情之後是空虛，一切逃不了轉瞬即逝的覆轍。如何成熟，就是學著如何去沉默，如何看

淡眼前的風雨，告訴自己果由心生、相由緣現。能看破一顆微塵，即知色即是空。

因為在乎，所以有難割捨的苦楚，而若如今，每件事都能輕輕的被提起，如同在霧中佐著咖啡這般輕易，在輕描淡寫中談笑曾經，似乎就是對那切身的感觸、對當時的自己，最好的告別。

拐過幾個彎，一團團的霧蓋住了上山的路，在睜眼和閉眼之間，遊人漸漸屏息，無聲勝有聲的此刻，就讓霧去掩住那山的顏色，還有那牛的溫柔、湖的清澈，湮沒山間的呼吸。陽明山的山頭，如同在紙上渲染出的一層層遠山，濛濛的白，悠然在虛實之間，靜謐而無聲。

似乎無所得才是真，無所住，而生其心。細細品味其中的無窮，如露，如霧。



佳作　關於重獲新生/陳冠妤

得獎感言：

非常開心在這次的比賽中能夠得獎！雖然這次是我第一次投稿參加此比賽，但很榮幸能夠獲獎，看見了很多厲害的作品，也見識到不少高手的寫作技巧。

因為不那麼平順的人生，帶給我源源不絕的靈感；因為很多人生道路上的阻礙，教我學會面對困難；因為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讓我知道什麼對我而言最重要。

關於重獲新生 | 陳冠妤／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曾經再熟悉不過的動作，成了矗立在我面前高聳且堅固的牆壁；曾經如此親近的朋友們，成了侵襲我心的冷冽寒風；曾經那個總是認真做任何事的自己，成了我如影隨形的可怕惡夢。

睜開眼，映入眼簾的是病房的天花板，熟悉的媽媽的聲音環繞在耳朵旁。我好像還在 2020 九月中那時我昏過去的隔天，對吧？我心想。

病因是蜘蛛網膜下腔出血，現在是十一月初，我們剛轉院到某某區域醫院。媽媽說。我的腦中浮現了這是一場夢的想法，但是何時是現實彷彿遙不可及。我想動動我的四肢，左側好像跟以前無異，但右側好像失去了某條神經的幫忙，有一點不聽使喚；想開口說話，但嘴形都出來了，聲音卻調皮的藏了起來，我發不出聲音。我每週定時的去上物理治療、職能治療和語言治療的課程。我努力的復健想快點和以前的自己一樣，自然的說話溝通、隨心所欲的四處走走、開心的和朋友相聚，只要能恢復成一般人就好，這就是當時的我最大的願望。

昏倒那天，體育課是練習排球，我專注、認真的向上注視著球，然後擊出。有一股強烈的疼痛從頭部下方傳出，我不以為意，應該只是平時不運動的我突然運動量暴增，上完課休息一下就會好了，我心想。直到下課後，疼痛的感覺不減反增，於是我前往保健室，一開始，護士阿姨覺得我的頭痛是中暑，讓我到一

旁的床休息，但幾分鐘過去，我似乎愈來愈沒有控制肢體的能力、甚至快要失去知覺。護士阿姨觀察到我翻白眼、噴射狀嘔吐，撥了電話叫救護車將我送醫，幾分鐘後，我被搬運到擔架上，沿著我再熟悉不過的校園抵達救護車上，到醫院的途中我看得很清楚、記憶也很清晰，我到底發生什麼事了？我不斷想著。最後，儘管所有醫護人員都叫我不要睡著，但是沈重的眼皮依舊無法抵抗地心引力般的闔上了，我的人生不會要在十七歲便劃上句點了吧？我失去意識前最後的想法。

我在一個模糊的世界當中，每個和我說話的人，都只有聲音和人的身體的大致輪廓，而沒有臉部五官及表情。而且我似乎一直躺在原地、動彈不得。這個狀態持續了好久，久到我都要懷疑是不是我到達了失去生命以後該經過之處。

十一月上旬，我的心神正式回歸，我仔細的打量我的身邊周遭環境，稍微刺鼻的醫院的漂白水味、消瘦的媽媽的臉和身形、摸摸我的頭：竟然沒有頭髮了、沒有點滴。也就是說，在我的記憶中，2020 的十月完完整整的從我的記憶裡抹滅。雖然說不記得可能在某個層面上也是件好事，我不記得所有可怕的治療、手術，更沒有煎熬等待漫漫長路的心。

出院回家後，我仍舊依靠輪椅，說話的部分雖然可以發出聲音了但還只是細如蚊蚋的聲音，不幸中的大幸是我的大腦及記憶仍舊和生病前相同。我努力的重新開始學站、練習跨出我珍貴的每一步、每天認真練習講話：大聲和流暢及標準、從頭開始學寫字：或許腦中記得每個字的筆畫，但右手總是不聽使喚畫出鬼畫

符。我如此發奮圖強的復健，就是為了能做到不依賴任何人獨立生活、做任何事，並且在當時我還是高三，我想回學校和好朋友們開心的唸書、吃午餐、共度每個疲累平凡快樂的時刻。

漸漸的，時間安靜的攤平一切，如同潮起潮落的海浪一點一滴的順著衝突及平凡，將之磨合成一個嶄新的我。漫長的復健之路，不能期望任何一蹴可幾的奇蹟，只能有耐心、毅力的持續練習。比如平時慵懶的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卻變成生病後的我學會走路後，才做得到的事；又或是坐在書桌前，再尋常不過的寫著我的作業，卻變成後來我最吃力的負荷，重新學習寫字、從鬼畫符般的線條到逐漸成形的字體，都是我嘔心瀝血之作，我總是要花上較多時間、較多力氣寫每一個字；以及在商店裡隨意的請教店員問題，也是我失去聲音後最不可能的任務，由於深刻體認到此事的重大意義，往後，我都格外珍惜每一次對外發言的機會，或許我還是會在多人面前發表意見時怯場，也許是個性使然。

珍惜每一個當下，無法預知未來，更好、更糟、或是劃下句點。從前，我沒想過生命是一段顛頗的旅程，只是一味的拚命讀書，我曾以為能夠看見每天的太陽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將努力不懈的讀書、工作，平凡無奇的完成我的人生。這次生病，讓我徹底放下我該好好讀書的責任心，好好的生活、學習一切以及珍惜每個得來不易的此刻。

還記得那個新生訓練後的午後，我曾經的好朋友主動來找我攀談，在重新編班後的陌生班級裡，我結交了第一個好朋友，我

們形影不離：吃早餐、要打掃、去廁所，什麼都黏在一起，連體嬰般，我以為我找到了人生中的摯友之一，我們可以無話不談、興趣也相仿。後來，我們兩個又結識了其他同學，逐漸形成我們某幾個人的小天地，一起去逛街、一起去唱歌、一起去玩…我以為這會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某段友誼，在普羅大眾裡平凡無奇的一個存在。沒想到，時間緩慢但無情的徹底推翻了我的想法。

陌生的眼神如利刃般劃開我單純、天真的靈魂。十二月中旬，在我昏過去之後，首次回到學校。我熱情的眼光盛滿殷殷期盼，多麼開心能再次見到我的好朋友們，我一直以為我好不容易成功度過死亡的考驗，她們也會很高興能和我繼續共享友情的美好。但事情絕不是我想得如此簡單，我們之間橫亙著三個月不同的回憶、考驗，或是永遠不再對等的想法和心理。當我在為了活著而認真、努力的復健和治療，她們正為了迫在眉睫的升學考試而用功念書，其實我們之間的橋樑，早在我昏過去那時，就各自轉向不同的方向了，通往不同方向的橋樑逐漸引領我們走向未來，一個不再有彼此的未來。

我踏著不夠平衡、剛完全不需任何輔助，重新學會自己走路的步伐，緩慢走向廁所或任何我在學校需要前往的地方。她們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陪著我、彷彿不怕我發生意外，那時，我覺得何必那麼小家子氣和我決裂，表面上裝裝樣子和我友好有何妨，幸好，還是有明事理的同學，時常的噓寒問暖，像一陣溫暖的風，輕輕抹去我所經歷的悲慘和傷痕。

在經歷了友情的背叛後，我在某種層面上無法輕易接受親密

無間的友誼，雖然和人的相處、應對進退看似一切正常，但我心深處被當年的友情重重打碎的地方，依舊疼痛，依然被冷漠無情的枷鎖牢牢鎖住。我知道世界上還有好多好人、好多很棒的友誼，希望我能夠真正的解開大鎖，再次迎向未來美好的友情。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再愉快、美妙的人，都可能會離你而去，你無法預知何時你們將會分開，固執的相信著你們多與眾不同、多不可能會分離，只是加深當你們不再與對方有交集時的痛。請細數一下你生命過程中所有的情誼，或是看看周遭的人，每一段情誼都能走到生命劃下句點嗎？

「你真厲害！」病發前，我奮發圖強、兢兢業業的讀書，得到每一個好成績、換取每一個我的父母驕傲的笑容、得到每一個同學及家長羨慕的眼光。除了念書很棒，我也非常自律，擔心我會影響到別人、害怕得到他人對我的唾棄，我總是嚴以律己以及活在別人的眼光下。但是這個完美的人生劇本，卻在我昏過去後急轉直下。雖然我的心智及腦中的智慧沒有絲毫改變，醫生說明過我主要影響到肢體方面的各種動作，但是我的身體無法配合快速運轉的腦袋寫字、劃重點，而且也不比從前任勞任怨、刻苦耐勞。一開始，我總覺得我沒有一點比得上過去的我，總是容易放棄也很脆弱，從前那個認真負責的我如夢魘一般，老是叨擾著此刻的我以及遮蔽此刻的我達成的小小成就。

儘管我有很多能力被剝奪，但我腦中源源不絕的創意、想法，依舊好端端的安放、收藏在我的腦海中，不曾被收回。雖然生病這件事很不幸、很令人難過，所有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普通的

能力：講話、走路，都被強制沒收，打掉重練，但是不幸中的大幸是我度過這個生命大考驗，活著並且保有原本的我的心智，而且我還能隨心所欲的紀錄下我腦海中奇特的想法甚至和人分享，我想我是幸運而且獨一無二的。

後來，我也終於了解到自己可以好好的活在這個此刻，已經值得滿心歡喜。不管此刻的我是好是壞、是平凡是華麗、是默默無名是功成名就，均值得好好的替自己開心，都值得愉快的看著那最美麗最華而樸實的，此時此刻屬於我生命的風景。人生在世，誰會陪伴你走最遠，誰會在你身旁最久，誰會最貼近你心靈，答案都是自己。

在崎嶇蜿蜒、曲折離奇的人生中，不能預知下一秒將會走向何處，單行道般只能一直走下去；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迎向最溫暖的太陽或最寒冷的雨水；在孤獨的人生中，有時會有過去美好的回憶或從前的痛苦深淵向你包圍、侵襲而來。即使路途上有無數快樂、無數選擇、無數考驗，但可以相伴的人始終只有自己。

換季／鍾庭恩

眠羊／蔡宇涵

能看見的，全都不見／林桓暄

文學強暴犯——致所有受傷但存活的靈魂／陳震

失語症／陳震

在你墜落之前／陳震

如常／丘孟璇

老家／林桓暄

旅行／吳珮婕

眠之境／劉怡靚

靈感／林維廣

新詩組 個評｜李長青委員

個人覺得，中山醫學大學學生的新詩作品，有其靈活/靈動的思考方式，這充分反映在兩個方面：1.題材多元。2.內容充滿思維脈絡。這都是寫詩很需要的特質。因此，本屆作品可讀性很高。

詩重視象徵，也依賴隱喻，許多表達，落實在字句與段落時，必須介於虛與實、有與無之間。

獲得第 1 名的〈換季〉，詩質濃厚，擅用象徵語言，表現日常於無痕，詩的效果因而顯得耐讀。第 2 名的〈眠羊〉，創意足，語意新，有效傳達了足以讓人感同身受的共感經驗。第 3 名的〈能看見的，全都不見〉，則是以詩的「知性」取勝，也就是 1950 年代台灣詩壇現代派以及詩人林亨泰所主張的「主知」功能，復以矛盾句法，而成就了此篇傑作。

佳作共有 8 首詩，其餘入圍者也有 11 篇，這些作品各有擅場，也各有風格，都值得細讀、值得品味。寫詩貴在建立自己的語言風格，這需要多讀也需要多寫，當然，更需要產出一種屬於自己的自覺。

新詩組 個評｜李皇誼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第六屆「迴旋梯文學獎」，新詩組共有四十八首參賽，除了少部分，文字密度較不講求，敘述節奏太散文化，大多作品有可取之處，取材命題頗有多元的巧思。以下試以得獎作品為主，聊一點拙見。

第一名〈換季〉，透過第一人稱對第二人稱娓娓道來，文字雅緻，想像生動，穿梭在大自然與日常生活的細節，剪裁得宜，有秀麗的美感。第二名〈眠羊〉，失眠數羊，羊成了第一人稱，設想精妙，對於「失眠者」訴說的，既俏皮且悲傷。第三名〈能看見的，全都不見〉，拿網路現象作為想像、諷刺、針砭對象，將修圖改換，以虛作實的常態，不論製造者或觀賞者都漠視的「化妝舞會」，經由創作的建構及強調，冷漠的哀感不言而喻。

至於八篇佳作，如〈旅行〉，不明所以的逃離，讓季節與天地都有了情感和溫度，結尾出人意表，鮮活地帶出一個新的奇想，以及不知道是誰的「你」。〈如常〉，自追逐中發現停佇的時光，映照出淺淡如常的感懷，纖細織就了失去或遺落的，不甚具體卻節奏清晰的深度。〈失語症〉，夾雜戲劇性的精練文字，兼具自省與趣味，平衡感佳。〈眠之境〉，以眠夢隨意點化情景，看似

悠緩，卻又迅疾，有著無常幻設之美。〈靈感〉，意象精確，三、四段圖像經營得宜，允為佳構。〈在你墜落之前〉一詩，似乎以地心吸力作為觀照的基點，意象安排往往出人意表，教人驚艷，抑或驚詫。〈老家〉作為懷舊的題材，夾敘夾議，平實有味，一段到底，更添加厚重之感。〈文學強暴犯--致所有受傷但存活的靈魂〉這首詩，除了情節以詩語言展開，另暗藏「權力運作」和文學獎評審的關聯性，激烈卻也雋永，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未得獎作品，可能不免有遺珠之憾，僅能舉隅。如〈戲〉，隨清晨時間三段推移，將一齣情慾以練達文字活生生演練出來，講究形式的搭配，結尾表明的「悲劇」，讓人驚醒，也不免疑惑。或者〈拼圖〉，抒情的節奏中，鏡頭忽然溶出到老邁與死亡，有種林林總總的癡情還歸虛空的無奈感。

新詩組 個評｜曹昌堯委員

連續六屆擔任迴旋梯文學獎新詩組的評審，我覺得每年都會有一些令人驚艷的作品，今年也不例外。不得不承認在網路訊息高度發達的現在，學生的內心世界也越來越多層而複雜，連帶地，詩的內容也越來越多元且善變，筆法也越來越犀利或隱晦。有一些作品要在仔細閱讀後，才能驚覺，有一把利刃正大直接刺向心頭。

佳作之一的「文學強暴犯- 致所有受傷但存活的靈魂」就給我這樣的感覺，這首詩的文字溫柔，內容勁辣、刺激，但是笑裡藏刀，偷偷的刺出尖銳的匕首，好痛！佳作的另一首「老家」，利用深層的隱喻、對仗而流暢的文字，深刻地表達了對老家的思念。詩裡的一段文字

「老家的意義在於老，也在於家
是你手把手教我的舊塗鴉
是記錄身高的牆
是曾經我們居住過的老時光…」

可以彰顯作者輕柔文筆下的深沉功力。另外一首佳作「在你墜落之前」，其中有一段寫著：

「闌尾曾經也是身體
無法割捨的重要部分
時間會沖淡一切，你像水
而我在海邊，看著晚霞灑鹽

就在夕陽旁邊。」

作者的文字像羽毛，輕輕地躍動卻著墨出深刻的印象，絕妙的暗喻，生動而充滿感動力。

前三名的「換季」.「綿羊」以及「能看見的，都看不見」也都在我個人評比的前十名內，但是都不是前三名。詩就是這麼有趣，每一個人讀的心得、喜歡的理由都不一樣，但是一首好的詩不會太寂寞，總會得到多數人的讚賞。

鼓勵中山醫大繼續舉辦詩的創作比賽。英雄出少年！你永遠有機會！



第一名　換季/鍾庭恩

得獎感言：

掙扎了很久要不要寫這首詩。於我而言那段時光，稍微抽出一角，就會如洪水般湧來，淹沒無數個日子。儘管如此還是決定要寫，用我最喜歡和依賴的方式記錄你，就像以前那樣。

「回頭看的時候，才發現你一直在時間的縫隙中熠熠生輝，給我一往無前去愛的勇氣。」

換季 | 鍾庭恩／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冬日的最後一天，陽光穿行

你眼睫上有遲疑的綠色苔蘚

蔓生的枝條繞過你的緘默

繞過垂掛的蛛網及水漬

將故事層層包裹

被濕氣浸泡的雨聲還未淡去

世界反潮一樣，濡濕你的影子

你在時間裡穴居許久

熄燈醒來，開燈睡著

想像一個理想的早晨：

棕色大書櫃上捎來一則訊息

空氣中的毛髮

踩著光圈輕輕轉動

降落到剛泡好的咖啡上

長成漂浮的小島

在夢裡，你穿越蟲洞

傳遞那些不曾熨乾的

過季的情節使你臃腫，隔著窗

你幾乎忘記春暖花開的意思

感覺風吹過來，夾帶杏色的香氣

「能看見遠方蜿蜒抽芽的小徑嗎

能看見春光潺湲的河面嗎」

語氣聽來飄渺

一個新生兒般的早晨醒來

拉開窗簾拉開雲層

滲透幾句鳥語進來

他們說

院子那棵一起種下的樹

繡著金色的樹紋和

微笑的蕊心

開始練習抖落匍匐的寒意

慢慢燙平皺褶裡的空白

出清太擁擠的孤寂

把桌上褪色的粉紅腳印對折

再對折，收於掌心等待

開出一朵豔色玫瑰

重新播放呼嚕聲

寫一首詩關於

如何用倒鉤的舌頭梳理時間

讓艱難的信仰不會受潮

春天下第一場雨的時候

準備好一個美麗的新的世界

循著花香

一往無前的去愛

你會看見今天的自己

漸漸有一點輪廓



第二名　眠羊/蔡宇涵

得獎感言：

詩本身太過私密與赤裸。

我仍寫詩，因為相信萬物皆可互文，所有的傷口都能相認。

作品改編自我的備忘錄，用以提醒自己記憶與遺忘。

（寫得獎感言怎麼比得獎還難QQ）

眠羊 | 蔡宇涵／牙醫系

好想離開這個時間

困住我這麼久的房間

它靜靜躺在腳邊，好像

很多話想說

身體是張頻繁接客的床褥

經久潮濕。方便你進來時不用聲張

寂寞變成好多個聒噪的點

跨過一些愉悅的悲鳴，變成弧

昨日和明天站在弧的兩邊

聲稱不痛的。我知道的

它們撒了謊，卻說了實話

我們不會再見面了，但請

記得：在手腕留下生命的出口

還要讓串在脖子上慢慢的

花，點地成你。

莫要讓那孝孫阻止

野獸度化棍棒與老身

時間留給我的已經不多

也許藍色是一個好父親，他會沈穩

安靜而快速地濡濕我的呼吸

你大抵是喜歡的。就像過去千萬

個我與你如此狂迷

我想你亦不願

作那行道上的眼睛與耕犁

如果，如果還有明天

也請記得：不要

去追問一張影子的熱度

強迫時間感覺痛——畢竟它只會稀釋

過期的陽光穿過雲的氣味

讓我獨自在足夠容納我的時區的

小小房間裡不要想起日出和醒來

不過是你的健忘

*按：

1)化用海子「我的身體是一家院子/你進入時不必聲張」

2)孝孫原穀，古時相信靈魂會隨著傷口與血液從肉體釋放，方能

投胎轉世，故有棒打老人的習俗，後改由野獸執行放血的任務。

3)「還」以行道、耕犁與有眉之眼組成，一說為巫師在行道上以耕犁招喚客死異鄉的靈魂之貌。



第三名 能看見的，全都不見/林桓暄

得獎感言：

無感言

能看見的，全都不見 | 林桓暄／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瀏覽，一群銅像或木雕
沒有靈魂的眼睛
就只是一個空洞的陰影

擺著各種姿勢的平面塗鴉
在所謂的名勝景點，或是
某種被建構的人文精神
一聲聲快門，一鍵刪除
在發表貼文之前，內存不足
所有的眼神都在，說謊
明明是陰雨的天，卻可以晴朗呈現
調色盤內建在相簿，隨意改造
天氣或是季節，草草幾筆紀錄
所有人都像雕像，佇立在
網路世界，空洞的軀殼
像是一個無底的黑，瞳孔
連陰影都可以吞噬，在一片混亂之中

手忙腳亂的擺著姿勢

像是某個雕塑展的模特原型

胡亂抹去額角的汗，又拼了命補妝

刨去遮光的簾，或是雲

肌肉似一尊胸像的僵硬

抹上小丑的妝容之後，凹出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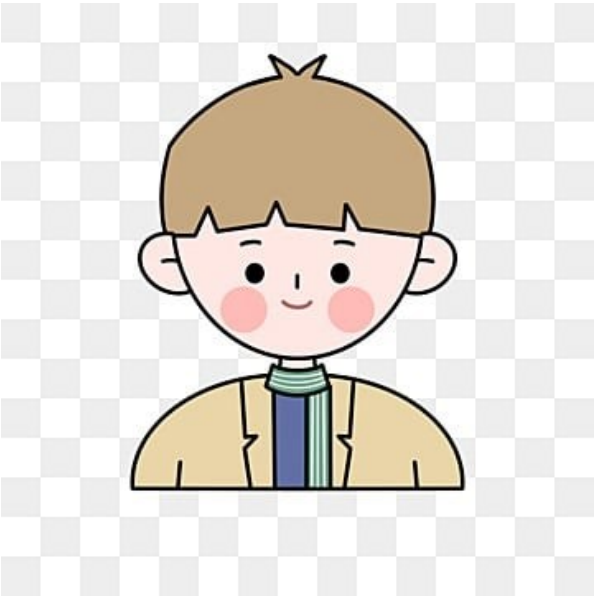
逗笑，所有社群網路上的過客

在刻意刷長的睫毛陰影下

是被粉底遮蓋的木紋

主角是一尊木雕遺像，沒有人

在乎，可笑的現實



佳作 文學強暴犯——致所有受傷但存活的靈魂/陳震

得獎感言：

驕傲的抱住聰明可愛機智善良勇敢無畏天生麗質霸氣側漏邪魅狂狷智商超群極具魅力溫文儒雅風度翩翩彬彬有禮天下無雙眉清目秀吹彈可破人面桃花英俊瀟灑氣宇軒昂玉樹臨風儀表堂堂風流倜儻面如冠玉風度翩翩美目盼兮清新俊逸酷到爆的我老公

——不用問他出門幹了什麼的他的妻子

文學強暴犯——致所有受傷但存活的靈魂

陳震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我寫了一首詩，劃在不知道被傷害幾次的

手腕上方，而且不是我的手

把別人的回憶綁在別人的耳邊

輕輕的說：「這些傷口你還記得嗎？」

已婚的人愛上另一個人的詩句

然後就進退失據，在潮濕的房間裡

伸縮自如，完事過後，去審判另一場文學獎

在比較明亮的會議廳

雖然有些人知情，或者人之常情，有些故事見不得光

但有光的地方都會有陰影

他穿的西裝筆挺，餘下一些過期的頭皮屑

另一些留在那個停停欲立的人，打開東窗之前

尚無人知曉的房間

她也寫了一首詩，在房間裡等雨停

挖開手腕上的傷口，充滿了影射諷刺以及其他

可受公評但其實並不公平的對偶關係

然後他借了一些東西，鈔票抑或膽汁

向著天際：「我發誓，我一定會，像愛我的妻子一樣

那麼的愛你……」

隨即賞了愛人幾個巴掌

把拿筆的手臂當成，最溫柔的情趣用品

他是這麼說的：生活就是文學

不懂量子力學也沒關係，你要量力而為

在文字藝術的雙狹縫之間伸縮自如

抽抽插插，為了避免被告上法院

最好在爆料之前，先抽換比較不容易

被當作把柄的鹹濕詞面

我說我也不懂藝術，所以他要我也加油

幸好我不懂藝術；雖然，那是因為我的妻子愛我

而我也愛我的妻子，遂，回家的時候不用看到鐵青臉色

質問我：「你到底幹了什麼東西？」

「我出門當文學獎評審。」

這句話不用雙關，沒有家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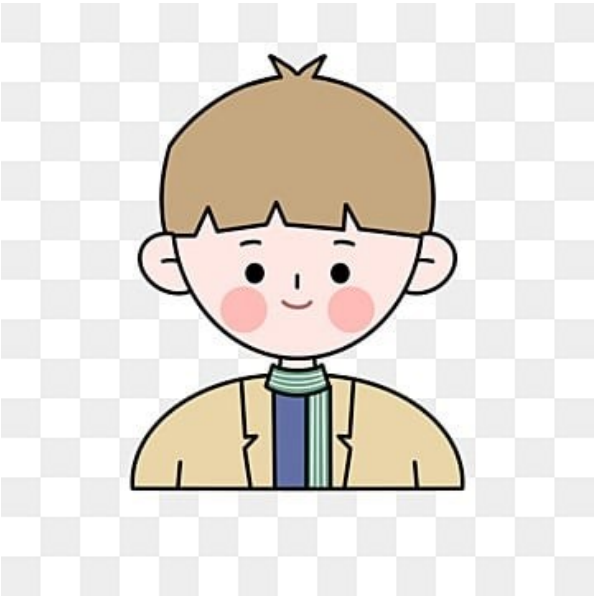
就不必怕人外揚

一字一句都不會用來當作用以指涉

「多於」一人的文學強暴犯，當然，那是在正常狀態之下

多麼難以面對的詩，即使如此微弱……

甚至得那麼溫柔。



佳作 失語症/陳震

得獎感言：

pinky 只有三種口味，斯斯感冒膠囊越出越多種，但是沒失語症的類型多；至少有九種。

布洛卡失語症、韋尼克失語症、傳導型失語症、經皮質感覺型失語症、經皮質運動型失語症、經皮質混合型失語症、全面型失語症、失命名症，還有一些下皮質受損的類型，比如說丘腦或基底核受損等，型態各異。

如果想了解更多失語症和煮湯麵的小知識，請按讚分享訂閱 IG 創作帳號： skr_network，粉絲不多，缺你一個。

失語症 | 陳震／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吐出許多很像/但不是的字句

的那一天。醫生穿著比較短的白袍

黑眼圈像是小貓熊，他說

你的大腦有點受傷

「我的心其實也是，在你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回覆

還不小心遺漏下引號

爸爸媽媽兒子女兒都很焦慮

所以我留長了難以直呼其名的嘴角鬍鬚

黑黑的，有點雜訊。

這是回到普通病房的第一天

閉上嘴巴的時候看上去就像個普通人

我對著護理師點頭，微微笑

一言不發，電視機剛修好

無可避免地在螢幕上依然有些雜訊

抓抓頭，模仿嬰兒的雙詞結合

再抓的更用力一點

藉此拉緊大腦負責語言傳遞的弓狀束

扯下一根斷裂的頭髮，理智線一併

列入斷裂的行列

有線電視正在播放警匪片

「聽到請回答。」無線電傳來聲響

這次我有記得加上下引號，但是沒有人

聽得懂我為了回應而

試圖……（是這個詞彙嗎我開始懷疑）

擠出來的回答：「這像話嗎？」

電視裡的菜鳥警察越吼越大聲

我慌了，所以用支離破碎的鏡子

解釋支離破碎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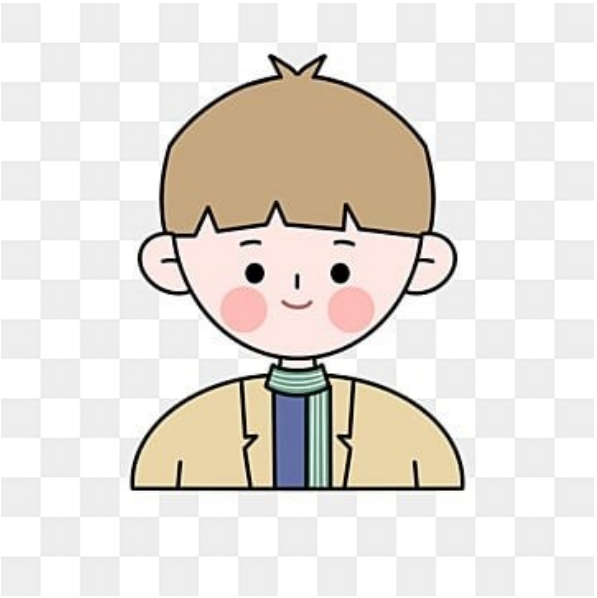
遍地殘骸，接著電視機也變得開始充滿雜訊

「你受了傷。」著急的人們說道

乒拎乓啷，我，我……

其實我還記得他們的名字

但不知道該怎麼跟他們說我真的沒事



佳作 在你墜落之前/陳震

得獎感言：

最近很喜歡看任務至上主義，所以挑了一張長得有點像成有翰的照片。

最新進度演到池恩亨加入主角團，嗯哼。

在你墜落之前 | 陳震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輕飄飄地像根羽毛一樣

粉白色的、忽遠忽近

模仿你在滿月劃下的足跡

諸如此類的學會練習

層層堆疊而且，反覆遞進

為你，學會通靈。

一切都還來得及嗎？

關於生根，好久好久以前

童話故事們皆得以生還的當下

「你身上的衣服土到……」

彷彿聽見蚯蚓的呼吸聲

四目相對，我們都笑了

讓時間繼續沉澱吧

也許真的，要被埋起來

後來更喜歡一個人看海

假裝自己坐在星空之上

很近，闌尾曾經也是身體

無法割捨的重要部分

時間會沖淡一切，你像水

而我在海邊，看著晚霞撒鹽

就在夕陽旁邊。

鋼筋蓋在地平線附近

試圖潛入種子存在的地方

拿下口罩，然後——

接下來如何？

說不定，我會匆匆走出窗外

打開一罐番茄果醬……

此後決心再也不起飛了

害怕想起你，或者只是

怕像你那樣墜落

告訴我，蒲公英會有根嗎？

如果雨後天晴，倘若時間

沖走一切怎麼辦



佳作 如常/丘孟璇

得獎感言：

無感言

如常 | 丘孟璇／牙醫系

迷途中追逐了一場日落
尋得的是難以言喻的風景
以為繞道就能脫離迷途的悵惘
卻只是一回背離落日的停靠
才發現在時間的分野裡
其實從未跨越 也不曾前往

收集矛盾打碎的時光
遺忘誰的遺忘
縱使並非荒涼 仍舊顯得蒼茫
或許不曾善良 空有不解成傷
荒唐與期望 背道而馳的綿長

碌碌找尋淺淺淡淡的失去
在淺淺的記憶發覺不復存在的曾經
淺淺的歲月 淺淺的光
淺淺的足跡 淺淺的影
是否成為淺淺的人
就能輕巧地面對真心不退縮

即使走遍荒蕪 不忘憧憬繁花

晃晃悠悠的歲月

不時失焦的日常

一些透光練習

倒映生活的剪影

起落如常

堆疊如常

平凡如常

如常而如常



佳作 老家/林桓暄

得獎感言：

無感言

老家 | 林桓暄／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老家的意義，是在於老？

又或是在於家？

是回憶的港，還是記憶的夕陽西下

世紀的落塵，裝滿

每一個房間的夾角

塗鴉的牆，只到腰的地方

掂起腳尖繞道而行，學習貓的步伐

是翹課回家的肌肉記憶

老家的意義在於，那些塵封的泛黃

是斑駁的矮牆，風化的磚瓦

霉的味道，漆在牆上的黑白相框

老家的那一位故人啊！闔上雙眼

看夕陽美景，也看人來人往

往往人去樓空，依舊掛在牆上的人們

帶不走的是羈絆，是我固執的念想

老家的意義在於老，也在於家

是你手把手教我的舊塗鴉

是紀錄身高的牆

是曾經我們居住過的老時光

抬頭仰望的牆，已經矮的彎腰

雙手合十，我虔誠的盼啊！

夕陽無限好的黃昏，能有一雙細長輪廓

鑲在相框的人們，早已走失了影子



佳作　旅行/吳珮婕

得獎感言：

很感謝中山醫大能夠為學生提供一個新詩創作的舞台，也很高興我的作品能夠得到評審們的青睞，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創作新詩，在高中學習時便一直受到新詩的洗禮與薰陶，於是在這次的文學獎我也做了諸多的常識與實踐，試著創造自己的風格，並用詩的方式去表達我試圖傳達的理念，在創作的過程中我也欣賞過歷屆學長姐的得獎作品，無一不令人覺得驚豔，因此我在得知入圍與獲獎時，無疑是很興奮的，能夠在許多優秀的作品中脫穎而出是一種殊榮，再次感謝中山醫能夠為有創作理念的學生們提供一個實現理想的舞台。

旅行 | 吳珮婕／醫學應用化學系

曠野中聲音迴盪，野草瘋長
逃離一切後，只剩下自己
和世界，一同望月

我瞥見春日花海藏匿翩躚身影
不露痕跡地日漸憔悴
我傾聽喧囂蟬鳴讚揚夏日氣息
直至迎來絢爛金黃的背刺

大地嗚咽著，變換了容貌
踏著輕盈的步伐
卻唱出曲終人散的旋律

我跟隨昏黃路燈掩蓋秋天腳印
目睹著它走出了時間
我記錄冬日暖陽沐浴蒼茫雪影
預見它一路小跑向綠意

月亮著火了

每朵雲都不知所影

星星尖叫著照亮自己

背後是光怪陸離的世界

跑著去見你



佳作 眠之境/劉怡靚

得獎感言：

無感言

眠之境 | 劉怡靚／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是三月的荼靡。

爛漫在山野間起舞

我是蝶，枕以早來的霧睡去

風帶來人間的故事，但時間

時間並未使之發芽

沒有潮汐的味道，在盛夏

海的鱗片恣意在沙礫上蔓延

時間成了誤入孤島的帆船

無風，擱淺的鯨

我是岸邊的棕櫚樹

教堂的白鴿和烏鴉並肩

湖邊，我是盛開的水仙

將我葬在麥田

祭奠以六朵盛開的向日葵

夜已深，我在露天的咖啡座等你

天亮了，海天一色是窗

佐以田野、山林、鳥語花香

起霧的鏡倒映著三人的身體

今天是羅納河畔的星夜

當心，你並非身處仙境

——但，你很幸運



佳作　靈感/林維廣

得獎感言：

這算是我第一次投稿，有上榜挺開心的， 很高興評審老師給我這樣的鼓勵，會再接再厲！然後，我覺得其他人的詩也寫的很好 ，彼此鼓勵彼此成長～

正如此詩，我寫詩很吃靈感，因為我自己寫新詩多少有點實驗性。 有時針對主題發想，有時是為了嘗試新的結構語法。寫詩時分，通常在睡前或是剛醒時， 大腦 CPU 運轉頹廢，夢境的自己就會和現實的自己對話 ，從而迸發出些許超現實的字句。

而這篇新詩「靈感」是我重考的日子醞釀而生。要寫作文時，提筆而無從下手 －沒有靈感帶來的巨大挫敗感， 就像是進泡到水敲不出火花的鵝卵石。近來寫詩投稿，我決定把那時候的感受寫出來， 想跟大家切磋討論什麼可以稱作「靈感」。

靈感 | 林維廣／牙醫系

有燧

蹣跚在黑暗的夜

手指向飄渺不定的前方

喃喃自語

只為找尋一個星星般的明亮

盲目地爬行著

蛇一般爬行著

只為尋找一個不知道方向的解答

摔倒在乾涸礫石堆的河床

直直地倒下了在河床

直直地手仍指著

手指著地面

只有著

石頭

慢慢地枯竭掉

看著最後的方向

有燧聲嘶地吼

抓起一粒頑石時狠狠的砸下

碰嚓

火花蹦出

星星就點亮夜空

星星點點地點亮了未啟明的夜空

